

周禮正義

詒澤題

肆

周禮正義卷之二十一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瑞安孫詒讓學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為州論語曰雖州里行疏謂之夏州其州

之教治政令之灋者州長之官法也教者與鄉先生以鄉三物教於州學也教治政令四者平列猶鄉大夫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也賈疏謂治政令之法者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非

經義阮元云賈意於經教字一退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者衛靈公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二千五百

家為州五家為鄉五鄉為里亦據鄉遂為說又引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者左宣十一年傳云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杜注云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引之者證侯國亦有州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疏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者以下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並掌當州教治之事賈疏云謂建子之月

一曰對眾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也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也德行道藝等黨正以下各有所書此官又總校攷之說文方部云勸勉也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也

者與司教為官聯也過惡即司教之衰惡過失糾戒亦與司教誅讓防禁事略同注云屬猶合也聚也者說文尸部云屬連也引申為合聚之義屬聚遼大夫六行人注並同云因聚眾而勸戒

之者欲其善者為其聞之者衆將以助其向善之志此與鄉大夫合衆與實能意同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

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射義曰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疏若以歲時祭祀州社者賈

疏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案賈說是也州社蓋亦有仲春仲秋兩祭黨正祭祭族師祭醜

皆以春秋蓋禮有隆殺而時則同此經不著時者以下文云春秋會民而射始於州序變文以避復重也凡社歲二祭詳肆師疏州社者州之官社鄉遂之制二千五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也祭法云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疏云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特牲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

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家以上雖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參綜攷

之鄭意蓋謂周時有公社有私社公社斷自鄉州縣都此經州社是也其私社則大夫士庶人皆居百家以上得立之祭法置社是也厥異義謂有國及治民大夫有社稷自指國邑公社之孔

祭為百家以上之治民大夫非鄭指也公社之祭王侯及治民大夫以上尚不得立社也孔唯引鄭駁義而不詳許說云何攷說文示部云周禮二十五家為社異說或當與彼同但經無此文

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作周禮說蓋此經舊師說如是據彼則闕里二十五家即得立社也孔唯引管子小稱篇尹注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瓚說

管子小稱篇尹注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瓚說管子小稱篇尹注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瓚說

天問云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皆閭里立社之證然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書社五百家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史記孔子世家魯昭王將以書社七百而封孔子以上諸書所云書社或

戮異國或賜諸臣則當為都鄙采地之制都鄙制巨甸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戰國策秦策云關之西兩致千社千社疑亦即千邑也若然鄉遂二十五家而立社都鄙公邑四井而立社與今

我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則周初已有書社竊疑即置社之制與闕里之社不同闕里二十五家立社恐是晚周之法許應所稱雖經師舊義鄭所不從故郊特牲孔疏

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鄭志云月
 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案孔辯民社為秦制深得鄭指管子乘馬篇又云
 方六里為社方六里為積三十六里以一里八家計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疑齊制與禮亦不合
 也云則屬其民而讀禮亦如之者謂正月吉日之外復有仲春仲秋社後兩次讀法亦有致糾勸
 戒之事如正月吉也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禮即鄉射之禮王制云元日習射上功是
 也亦春秋兩行不必與祭社同月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
 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鄉飲酒義云合諸鄉射飲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
 行立矣鄭注云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
 助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合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賈疏
 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云序州黨之學也者鄉飲酒義注義同賈疏云
 案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
 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詒讓案鄉射禮豫則鈞禮內
 室則由櫪外當左物北面揖鄭注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
 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
 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
 學亦非也又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案依鄭鄉射注義則鄉郊之學為庠
 有室州黨之學為序無室序正字當作謝又即爾雅釋宮之榭書秦誓孔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
 也其序為大學東序之專名具有堂室與庠略同不可通於州黨無室之學經典凡說州學作序
 作豫者並聲近假借字此經及學記注並不破序之官彼注蓋並家侯國言之不復析別耳實則
 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注蓋並家侯國言之不復析別耳實則
 鄉遂不得有東序也焦循云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榭蒙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
 無室矣杜預注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如今廡是也歇前正
 無廂與室之屋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遂而易鄉學為庠也以校序庠別於學序乃鄉學之
 名般人尙質其制無室而歇前周立此制於州遂而易鄉學為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

音通用字大學稱序校猶鄉學名序而北學亦稱上序也敬前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段玉裁云
 成周學制鄉有鄉學其屬別為州黨族比閭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學
 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
 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為之習禮於郊
 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於郊學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四學謂周
 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外近郊百里內為六遂鄰里鄙鄙皆其屬別
 也每遂有學學記所謂循有序是也其所屬之學當亦如鄉遂大夫等主之亦大司徒領之此城
 中城外學之大槩也鄉學必在百里之內不在遠處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
 注謂之郊學命鄉簡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禮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
 終乃屏之遠方由近洎遠蓋然可改案段說甚嚴周鄉遂學制依鄭三禮注義鄉學名序六鄉則
 六庠也鄉之次為州州學名序六鄉三十州則有三十序也州之次為黨黨學亦名序六鄉百五
 十黨則有百五十序也六鄉地不逾四同而立庠序百八十有六國學及四郊之學尚不與其數
 教法亦甚詳矣蓋周制自國學外鄉學並名庠序王制及鄉飲酒義所說是也州黨及六遂之
 學並名序此經及學記所說是也左襄三十年傳鄭有鄉校此猶東序之或稱東膠蓋侯國之制
 至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校殷序周庠史記儒林傳同說文廣部則云庠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
 周曰序漢書儒林傳說同文雖差異張並指三代之鄉學而言焦循說甚瑣段玉裁孔廣森說亦
 同遂學亦名序故學記云術有序注異張並指三代之鄉學而言焦循說甚瑣段玉裁孔廣森說亦
 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陳祥道云周禮遂官各
 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州長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案陳
 說比例極是足申鄭孔義若然六遂亦當有六序遂之三十縣百五十鄙與鄉之州黨同當亦有
 學然其名不見於經學記疏謂亦名序未知然否漢書食貨志謂五比為鄰五鄰為里里有序序
 有左塾右塾白虎通義詳雍篇說同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又謂一里八十家中里為校室以此例
 之則似閭族里鄭亦何學經注並無文未知其審段玉裁謂班何所云即學記之家有塾理或然

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是也引射義曰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者證射為正志之義賈疏云釋陳也言各陳釋己志凡州之大祭

祀大喪皆泄其事

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泄臨也

疏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泄其事者祭祀

注云大祭祀謂州社稷也者明與它職大祭祀關天地宗廟者異賈疏云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云大喪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者以鄉吏之中爵尊者無過鄉大夫卒於所治之州里亦得為喪紀之大者明與它職大喪關王后世子者異也云泄臨也者天官世婦注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

於軍因疏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者賈疏云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為師帥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

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司徒也注云致之於司徒也者賈疏云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

因爲師帥者夏官敘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師衆帥一州二千五百家所出州長叙官云每州中大夫一人此又云掌其戒令賞罰故知在軍就爲師帥左傳十五年傳晉作州

兵杜注云使州長繕甲兵蓋亦師帥之事也賈疏云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歲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

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疏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疏歲終者對下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疏正歲謂夏正

一歲之終始也凡此經云歲終皆爲建丑之月賈疏謂周歲終失之詳宰夫疏云則會其州之政令者此正當州之歲會亦州吏之官成也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夏正建寅之月又讀教法此

在周正月後兩月仲春祭社前一月則此官一歲四讀法也注云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者上文正月之吉已屬州民而讀法是建子之月已讀之此於正歲

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也注云祭謂零祭水旱之神者即大祝六祈之祭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
零宗祭水旱也鄭注云宗皆當為祭故此云零祭又左昭元年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痲疫
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說文前部云祭設縣菴為營
以護風雨雪霜水旱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日祭衛使災不生金鶚云大祝六祈三日四
日祭論之祭主於痲疫為之祭主於水旱故祭法云零宗祭水旱雪霜風雨之不時為水旱所由
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祭論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禴祭一類故禴
禴疫亦通謂之祭也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侯祀天地三辰
及其土之山川章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於日月星辰者惟
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祭祭是祭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
祭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鄭注天裁疫痲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
左傳言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於春秋二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
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於春秋二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
略同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
祭社有定時則祭亦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尊於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祭案金說甚嚴此經之祭
祭祭注謂之零祭蓋因祭水旱之神通謂之零其實與祭零不同周祭零有二正零為常禮月令
繫於五月依鄭義則在周六月又有旱零為變禮周秋三月選旱則祭不早則否月令大零帝之
下又有命百縣零祀之文百縣即謂畿內鄉遂公邑則州黨得有常零之祭其早零之祭亦當有
之但二零並無春秋再祭之法則零祭與常零不同明矣論衡謂古有春秋二零其說絕無根據
不足證此也零禮詳女巫疏又晉書禮志引鄭義謂此祭祭即舊之六宗及月令之天宗其說
甚誤但執議以此祭祭與肆師社宗並舉審校文義疑鄭氏所見本祭實作宗或據賈馬王諸家
舊讀故與鄭異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粵人注云祭謂營鄗所祭營鄗
即謂壇之營城也祭與社稷同為地祇故其壇位略同社稷壇位詳大司徒疏

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飲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疏屬索鬼神而祭祀則以正齒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疏屬索鬼神而祭祀則以正齒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禮於黨學之序也黨序亦無室與州序同學記云黨有庠禮非周法義或然也焦循云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案焦說近是互詳州長疏正齒位即王制云習鄉上齒是也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要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陸無自生矣此因蜡祭而行鄉飲酒即會同以此明齒長敬輯睦之事也賈疏云黨正行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禮而不齒者祭義文同賈疏云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在寶東年小在寶西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為齒也再命齒于父族謂父族為寶即與之為齒年大在寶東年小在寶西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為齒也再為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為賓灼然不齒也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壹命則此壹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者釋文云蜡依字作蜡案月令釋文引字林作蜡即蜡之俗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也者案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齊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畜也饗農及郵表蠶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案鄭以此經云索鬼神與郊特牲蜡索之訓

正相會故據以爲說周十二月於夏正爲十月故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月令又云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案據鄭孔說則建亥之月天子先大飲烝於大學大飲之後有蜡祭之後有臘祭臘之後黨正乃屬民飲酒於序正齒位其次蓋如此此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即舉蜡祭以明黨正之飲酒在國蜡後也索鬼神即指大蜡八神而鄭孔據月令以說蜡謂八神之外又廣及日月星辰社門閭等衆神金鶚云月令多禘秦制秦無蜡祭而於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遂勞農休息以傲周之大蜡而不以蜡名之後儒不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於上帝仲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皆於本年之春行之未有預祈於年節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祀於園丘南郊又特祀於二分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於春秋先祖已祭於四時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於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數乎況先祖五祀於禮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先祖祭於廟五祀祭於宮而勞農休息則在於郊其地隔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知蜡祭畢必行燕禮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燕於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蜡亦祭宗廟者也然則祈年於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指爲周之蜡祭殊不思郊特牲明著八蜡之神若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

經云蜡者索也以八神有功於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素而祭之若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何待
 祭之故經云索鬼神與大司徒十二荒政之素鬼神為修廢祀事異而義同也至臘為息民之祭
 與蜡同日行之但有尊卑之別耳通言之臘亦得謂之蜡其黨正飲酒正齒位即在蜡臘之日故
 郊特牲因蜡而及息民之祭月令又因臘而及勞農休息之事明黨飲亦與蜡臘事相因禮記云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彼注亦引此經為說是其證也蜡臘異同詳籥章疏云正齒位者鄉飲酒
 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若案彼
 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
 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鄭彼注云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
 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孔疏云按鄉飲酒禮實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
 乘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實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乘賓賓內年六十以
 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
 北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乘賓立於堂
 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眾賓之年而加之也云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
 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釋文云隙本又作卻案卻即隙之借字白虎通
 義鄉射篇云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茨牆至有子使
 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鄉飲酒義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
 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
 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亦本彼為說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亦謂此也
 賈疏云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闕而教之言尊長養老
 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以今儀禮唯有鄉飲酒禮為諸侯鄉大夫
 禮無天子黨正飲酒之禮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者賈疏云鄉飲酒義唯有五十
 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注義理乃未足

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案賈說是也此象上禮亡而言微失少者謂記雖略見其事而文不備耳云凡射飲酒者賈疏云謂州長春秋行射黨正十二月行鄉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者明此三命再命一命並據當鄉之民仕者而言也賈疏云證此經壹命以率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云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鄉也者鄉飲鄉射二記並有此文故兼引之賈疏云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鄉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為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文子世子云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鄭彼注云齒人壽之數也又祭義注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賈疏云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壹命若據天子之國壹命為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為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於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于亦當作於此猶文王世子云不踰父兄也父族對異姓言之則凡同大宗者皆齒不徒九放也賈疏云以其齒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賈齒所謂齒也與大司寇圍土罷民不齒義異違席於尊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為說鄉飲酒略同所謂齒也與大司寇圍土罷民不齒義異違席於尊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為說鄉飲酒略禮云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席于賓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為說鄉飲酒略公大夫也謂之賓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席于賓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為說鄉飲酒略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又鄉射禮一人舉解後云大夫若有違者則入門左升席于尊東注云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謂之違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違為僎尊東與賓夾尊也案鄉飲鄉射皆酒尊在室戶尊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者賓東即尊東二經義不異也賈疏云案鄉飲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於尊東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頁士

又云天子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又為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鄉三命大夫壹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尊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於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於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於父族父族為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正飲酒有壹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為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案依鄭三禮注及賈疏義則此黨飲酒正齒位雖義主尚齒而實兼貴貴故一命無不齒再命則有齒有不齒三命則皆不齒其鄉飲酒賓賢能則尊賢而兼貴貴故天子中士再命仍齒於鄉里而侯國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子男大夫一命者轉得與天子士同不齒也至文王世子說天子諸侯朝公族於內朝則又親親而兼尚齒故彼文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彼注云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亦引此經為說然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則內朝公族之朝雖三命仍無不齒蓋與此二禮又異矣

其禮事掌其戒禁

其黨之民

疏

注云其黨之民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與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致不可故

黨正皆教其禮事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禮治其政事

亦於軍因

疏

則以其禮治其政事

者法即大司徒之役法大司馬之戰法田法此官受彼法以治之也

注云亦於軍因為旅帥者

人賈疏云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帥亦如州長因為師帥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

其吏而致事

疏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者此正黨之歲會亦黨吏之官成也歲終

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

行道藝

疏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前孟春朔日已讀灋此月之內擇日重

言云書記也謂記其德行道藝於版籍書益稷云書用識記識義亦同以歲時涖校比也

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疏**猶數也此即木囚之字假借為

校數之名夏官釋文謂比校字皆當從手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賈疏云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

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義

同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疏**猶數也此即木囚之字假借為

及其六畜重輦者賈疏云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

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小司徒大比先鄭注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蓋即大案比其小案比不知

以何月呂飛賦云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漢之案比亦

或以三月論讓案高氏所云或即小案比也先鄭以此四時校比對小司徒三年大比為小故舉

漢法為然漢大案比亦每年一行實與周制小異賈疏謂漢小案比亦對三年大比為小非也

及大比亦如之**疏**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疏注云政事邦政之事者此讀政如字與

皆是也鄭司農云百家為族**疏**他職讀為征者異賈疏云謂國之征役

為族者大司徒注義同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故書上句或無事

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者賈疏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疏云黨正所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姻惟據六行

別而言耳詒讓案閭胥讀法已書其敬敏任恤者故此官唯書孝弟睦姻與閭胥互相備也注

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經不著某月明每月朔日皆讀法也吉為朔日大宰注養同賈疏云以

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者段玉

歲十有二月其例正同詒讓案杜云當為正月吉者據州長讀法亦在正月之吉也賈疏云但族

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州長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

讀邦灋者此即與今書同法經例作禮注例用今字故作法蓋故書止有兩本一本無事字一本

則有事字後鄭以有事字者為正本則以無者為或本杜以無事字者為正本春秋祭醴亦如之

醴者為人物殺害之神也故書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醴立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

此世所云蝮螟之醴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贖位如零榮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醴而與其民

以長幼相疏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仲春仲秋月朔既讀法其祭醴之日更復讀之是卯月

酉月各兩次讀通前為十四讀法也注云醴者為人物殺害之神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與

此祭馬步者彼注亦云馬步神為災害馬者鄭引之者欲證故者或作步義亦得通也云則未知
此世所云蟻螟之醢與人鬼之步與者此據漢時民間有此二祭蟻螟之醢即為蟻君之神人
鬼神之步即為人裁嘗之神也賈疏云但此經云醢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蟻君之
醢神又有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醢定當何醢故兩言之徐養原云醢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
說與子春小異惠士奇云封禪書有諸布索臘引爾雅祭星曰布非也大祝六號二曰鬼號布者
鬼號也秦漢之布即周官之醢淮南子汜論訓曰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布猶醢也步也族
師祭醢校人祭步所謂布也醢步布音相近而通詒讓案醢之為祭古書別無所見步為祭名自
校人馬步外又見大戴禮記詁志篇云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則祭川亦謂之步矣又儀禮
經傳通解續引洪範五行傳云惟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惟時洪祀六沚用各于下此步或即
祈禳六沚之祀名與詁志步四川義略同鄭五行傳注訓步為推演天道似失其義至此注蟻螟
諸布人鬼之步蓋漢時世俗祈禳小祀之名今無可考惠氏謂即史記封禪書所載雍諸祠祀之
諸布說近是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亦云日月星
辰布此祭醢雖非祭星辰而鄭謂亦為壇位如零祭則與布散祭於地禮正相類故與祭星同名
續之黨正祭醢亦與幽祭星同名也淮南書之宗布高注云羿古之諸侯有功於天下故死託
祀於宗布祭星為布謂此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案宗布疑亦即
此經之祭醢祭醢法幽祭星零祭字並作宗即其比例祭醢並祈禳災害之祭羿除天下之害神
因託祀於祭醢其義正相應惠氏謂布即醢而不知宗亦即祭也淮南注後二說或即此注人鬼
之步古制茫昧未能定也至枚人冬祭馬步注云馬步神為災害馬者字與此人鬼之步同彼疏
引此注蟻螟之醢作玄冥之步則傳寫為舛不足據也云蓋亦為壇位如零祭云者釋文云祭本
亦作祭下黨祭同案祭聲之誤此謂祭醢之禮約與黨正零祭之祭同也云族長無飲酒之禮
者賈疏云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也云因祭醢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醢焉者明醢與醢事相
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醢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醢焉者明醢與醢事相
因也賈疏云鄭必知因祭醢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醢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醢
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醢旅醢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醢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醢

法錄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徐養原云漢書文帝紀初即位五日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率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此醴又與祭醴不同祭醴

雖亦飲酒然非賜醴也故良耜正義謂因此祭醴聚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醴是聚飲之醴乃後起之義周制醴為祭名醴乃為飲酒事雖相因實則異也林頤山云周制有醴無醴禮

器及注引王居明堂禮有醴無醴說文西都舖王德布大飲酒也醴會飲酒也漢制醴是昭賜曠典族師春秋祭醴乃與醴會飲酒相近詩周頌良耜以開百室鄭彼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必共漁

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醴合獻之歎後鄭箋詩舉合醴以足祭醴之義其故由於州長黨正有飲酒禮飲酒之錢皆官長所供給此之族師本無飲酒禮特因祭醴而合錢飲酒乃合民

閒私錢為之即禮器及王居明堂禮所謂醴也漢食貨志上李悝以為一夫治田百畝社閭嘗新春秋之祠月錢三百又即族師春秋祭醴合民間之錢為醴得一佐證向列女傳魯母師傳醴

醴醉飽則祭醴自古然矣案徐林說是也黃佐六藏流別引尚書大傳亦云仲秋乃命民飲酒之事鄭引明堂禮同鄭以逸禮說醴亦在中秋與此經春秋祭醴時合故謂祭醴後有與民飲酒之事

詩箋所言甚析後世沿襲遂以醴亦專為會飲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而失其祭神之義乃與醴無復區別非其本也

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比之法義同即小司徒云頒比法於六鄉是大夫是也此亦小案比四時行之與小司徒三年大比事異云帥四閭之吏者賈疏云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

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賈疏云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及其六畜車輦者月令季春云犧牲馴犢擊書其數即六畜之校比也六畜之馬牛及車輦所以備田役之用不以共師旅以鄉

遂出兵而不出車也詳小司徒鄉師鄉大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

疏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

埋相共猶相

疏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鄰士師所掌鄰合州黨族閭比

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為十家為

安相受以比追荷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此并比族為聯者欲使之相與佐助保任乃在鄉之常

語公治長篇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穀梁莊九年傳並云十室之邑是亦何為聯不必軍法也周

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族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

也若然在軍蓋亦如二比為卒二卒為聯文不具也賈疏云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

寄託也云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者鄭賈讀相及句斷案當讀相及相共為句賈疏云案趙商問族

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

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請是錯

莊存與云鄭君言非至理也夫罪非一人所能獨為非隣里佐助相與比周則立敗矣故令相及以

之於石厚是也有相及者其惡非一人所能獨為非隣里佐助相與比周則立敗矣故令相及以

孤惡人之黨類也如經所謂造言亂民之等是也案莊說是也又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為什五家

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遷徙者無所容與此義略同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是而任

士師鄰合云以比追荷之事亦其一隅云以相葬埋者釋文云埋本或作埋元云經常用釋字

為族使之相葬也注云相共猶相救相賜者羊人注云共猶給也賈疏云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此所戒勅亦與後同故引為證也俞樾云相共猶相及蓋既

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為句皆非經旨案俞說於義為長若作民而師田行

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疏

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賈疏云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為之云簡其兵器者兵器謂五兵器謂車轡兵器之屬此亦謂田役追胥羨卒竭作民間自備兵器若大師

發六軍其兵器皆官授非鄉里所自共詳鄉師司兵疏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者鼓鐸旗物亦簡閱備具而後帥其眾而至所期之處也亦詳鄉師疏賈疏云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

致司徒也注云亦於軍因為卒長者家上黨正在軍為族帥也夏官敘官云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卒眾即一族百家所出族師敘官亦每族上士一人故知在軍就為卒長也賈疏云亦釋經

掌其治令已下亦非眾屬歲終則會政致事疏歲終則會政致事者此正族軍吏還是自為卒長者也疏史之歲會亦族師之官成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疏各掌其閭之徵令者與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同亦十五家為閭疏通該徵役徵賦二義詳彼疏賈疏云即下文歲時以

下之事是也詒讓案閭胥在軍亦因為兩司馬注不言者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

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記謂州社黨樂族誦也

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灋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征暨為既疏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

賈疏云謂歲之四時閭胥各自數當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即鄉師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此不云可任者文不具亦辨之可知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役政

譯文作政役阮元云注先釋役後釋政釋文蓋誤倒王引之云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政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而誤也數當為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鄭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為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案王說是也此春秋惟據祭祀言凡州社黨輔族崇皆以春秋是也其餘役政喪紀皆無定時凡因事聚衆庶即是屬民故任在何時皆與之讀法賈疏云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衆庶以侍驅使也云既比則讀禮者比亦謂四時小案比即上數衆寡之事亦即族師云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之等是也賈疏云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衆衆庶比之時即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者賈疏云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詒讓案敬即大司徒十二教以祀灋教敬敏即師氏三德之敏德以為行本也是也任恤則大司徒六行之二錯舉此四者以明教民德行條目匪一皆互相備也注云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醜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役事異詳鼓人疏賈疏云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云政若州射黨飲酒也者鄭讀政如字經注皆不言閭有學則當閭無特為射飲之法惟於州長黨正射飲時閭胥則與其事也王引之云役政即政役杜子春讀政為征是也後鄭分使政為二以為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為一事何役政獨為二事乎案王說是也役政即小宰八成之聽政役以比居政亦當讀為征詳彼疏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賈疏云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衆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云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此亦謂小案比四者謂一祭祀二役三政四喪紀與比為五皆聚衆庶則皆讀法以勅戒之依王說政役為一則止有四事經云既比則讀法既當訓為已謂歲時案比事竟因衆庶未散遂留與之讀法也注云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者以經先言祭祀政役喪紀聚衆庶而後云既比嫌比不聚衆庶故云及以類舉之非以比話既比也勅即教之借字詳大宰疏云故書既為暨者說

文取部云眾眾詞與也暨即泉之俗與既聲類同云杜子春讀政為征登為師者皆依聲類
破字鄭讀政如字不從杜而暨從今書作既與杜讀同政讀為征均人注義同互詳小宰疏 凡

事掌其比績撻罰之事

績撻者失禮之罰也績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扑也
故書或言績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績撻罰之事

疏其比績

撻罰之事者小胥注云比猶校也此比為一事績撻罰為一事賈疏云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
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贓酒罰

比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績撻罰之事注云績撻者失禮之罰也者小胥云掌學士之微令而
比之體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此閭胥掌比績撻罰與彼事相類失禮即不敬怠慢之

事也鄉射記云射者有故則撻之亦失禮之罰云績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者小胥注云績罰爵
也說文角部云績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績績故謂之績重文說俗績從光詩周周卷耳篇我

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也左昭元年傳云確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杜注云兕觥
所以罰不敬詩卷耳孔疏云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

升曰緝緝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觸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為人誇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觸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觸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
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觥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舉觥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觥四觥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
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案孔引舊禮圖說與

毛詩義同是也先師說於古無徵疑不足據績以兕角為之故亦通稱角少儀云不角注云角謂
觥罰爵也此與四升之爵異又案爾雅釋獸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宣二年孔

疏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依郭劉說則兕角甚長故可
制爵矣云撻扑也者司市注云撻也二字互訓小胥注云撻猶挾也挾以荆扑說文手部云撻

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重文蓋古文撻虞書曰靈以記之鄉記云司射取扑撻之注云扑所以
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互詳司市小胥疏云故書或言績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績撻罰之

事者段玉裁云所以必從杜者嫌績捷之外別有罰事也詒讓案
績捷並為罰事故以績捷罰連文司市市刑有扑罰即此捷罰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奇表則相及

表猶

疏

五家相受相和親者賈疏云宅舍有故崩

竊相寄託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辜奇表則相及者釋文云辜本亦作罪案
辜罪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辜或非詳甸師疏此即族師云升罰慶賞相及也有罪則刑奇表
則罰不及慶賞之事者文不具賈疏云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莊存與云奇表謂造言亂
比之類也愚不以告故杜及耳詒讓案比長在軍亦因為伍長注不言者文略注云表猶惡也
者表注例用今字當作邪各本並誤宮正注云奇邪誦舛非常司教云辜萬民之表惡過失
而誅讓之注云表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表惡與奇表義同互詳宮正疏

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
疏 徙于國中及郊
徙也徙即越之赫變展雅釋言徙移也不便其居謂不便安其故居則隨時有遠徙也遠遷

此治五家內遷徙之事所以檢察逃亡也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說文是部云徙遠也遠遷
徙也徙即越之赫變展雅釋言徙移也不便其居謂不便安其故居則隨時有遠徙也遠遷
風碩鼠云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詩箋
蓋以三年大比釋詩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詩箋
必三歲大比之年乃有遷徙固矣云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者賈疏云周法遠郊
百里內并國中其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案鄭賈意鄉地互國中及四郊
此徙於國中及郊並詁同在一鄉屬地之中對下文徙於他為異鄉為文然其說非也六鄉七萬
五千家計家定里蓋內不及中不盡四郊書費誓說魯三鄉為三郊明國中非鄉民所居遠
人鄉里郊里兩舉明鄉里之外別有郊里此徙于國中及郊者謂出鄉里而徙於國中及郊里
也詩碩鼠又云適彼樂郊毛傳云郭外曰郊彼詩即謂徙於郊以毛義推之郭內即國中郭外即
郊蓋國中及郊里雖不出當鄉者亦有授可知矣鄭賈說並非經義又泉府朝士賈疏謂國中即
其自此鄉徙彼鄉或不出當鄉者亦有授可知矣鄭賈說並非經義又泉府朝士賈疏謂國中即

六鄉郊即六遂亦非是凡六鄉不及國中與郊里互詳縣師鄉士遂士疏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家
明無罪者鄉長注云授猶付也所處之吏謂所徒處當地之官吏比長以徒者付之若然五家
之內既有出徒則不成伍當於比外更徙入一家以補之亦自有彼處之吏來授此比長則受之
矣賈疏云若有罪惡則不授無節園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付授明
無罪惡直是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也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旌節而行之者與
不便其居耳

掌節爲官職也注云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者賈疏云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言徙
於他明是出居異鄉也案鄭賈說亦非也此徙於他者謂由鄉遷於六遂及都鄙公邑者也以其
距鄉道里較遠不可徒授故必待旌節乃行者如鄭說出居異鄉則仍不出六鄉界內上文徒鄉
中及郊已足除之矣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賈疏云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
非直有授亦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遇所則問問禁之園

土考辟之也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賈疏云上釋出鄉有
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關於出之投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賈疏云上釋出鄉有
雖兼有授直舉節以對鄉內有授也云過所則問問禁之園土考辟之也者葉鈔本釋文呵作
荷案葉本釋文是也宮正注楚荷字亦作荷荷即詞之段字呵俗體也詳宮正疏葉之園土謂歸
之司園使繁治之賈疏云謂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虛實
難明故知呵問也繁之園土謂繁在獄中詳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園土者獄

城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關於出之者釋獄城園之義
詩小雅西水彼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孔疏引援神契云春執規淮南子天文訓云
東方木其帝大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中庸注云木神則仁是規與仁於五方同屬木故規生
仁也漢書刑法志云孔子曰今之繩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繩獄者求所以生之開於出之亦謂
求所以生而宥之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壇謂壇及壝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疏

掌設王之社壇者賈疏云

謂王之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社皆設置之直言畿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

者專指王社非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此與掌固為官聯也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賈疏云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案賈說樹

專屬畿封據掌固文也今攷凡社稷亦皆有樹經樹之當冢社壇畿封二者而言魏書劉芳傳引此經以明社稷之有樹可證互詳大司徒疏注云壇謂壇及壝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凡委土

為壇及卑垣之壝壝通謂之壇周書作維篇云封人社壇下即言大社備五色土之制蓋謂壇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是鄭亦謂大社備五色土若然王

社土依方色則西都以白土東都以黃土與互詳大司徒疏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封起土界也崔氏古今注云封疆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

封之間又為壝壝以畫分界域也依鄭賈義此畿封據距王國五百里大界言之實則近郊遠郊及甸稍縣都亦皆有封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五十里而封蓋王國近郊之封也經唯云畿封者文

不具爾云不言壝者稷社之細也者魏書劉芳傳引此注不言稷者下有王主於社四字疑劉氏所增賈疏云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按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

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案稷為穀神鄭賈以為原隰之神非也但穀生於土穀神自舉於土神鄭此注義自不誤宋書禮志引

晉傳咸表云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周禮土祭社稷凡則締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義與鄭此注同

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
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疏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者建侯國亦立

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蓋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稷四方是封諸侯立社之法也案賈引書孔傳說亦本周書作維篇彼說大社

備五方之士云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士蓋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白虎通養社稷篇史記三王世家引春秋大傳說並略同白虎通又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此並邦國社稷之制云封其四疆者夏官敘官注云疆界也此以侯國之界為疆別於王國之界為畿通言之王畿亦曰疆蓋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賈疏云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謝之注云封國建諸侯者以下列出都邑明封國指畿外侯國不關內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亦據侯國大界而言實則侯國皆有郊縣等亦各有小封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疏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者此建內諸侯采邑之法與縣師量人為官職也膳夫注云造作也謂作立都邑賈疏云

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之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詒讓案都邑亦有社稷經不言設其禮者文略又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種注亦以封人為釋若然此官掌造都邑并掌治其築作城郭之役不徒正其封域矣

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注云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里唯為社田國人舉作唯為社稷乘其乘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引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者鄭俊注云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孔疏亦謂據采地言之案依

鄭孔說則此為祭都鄙之社與下丘乘之制相應賈疏以此為據六鄉州長之社與下為三處之社非也但都鄙制已乘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制鄭彼注說亦微誤云唯為社田國人舉作者鄭

彼注云舉作人則豈行非徒羨也賈疏云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此當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案依鄭說此亦

都鄙之社賈謂據六遂亦誤云唯為社三乘其乘盛者鄭彼注云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穀一乘賈疏云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已甸井田之法案小

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一成或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其乘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其乘盛

也案賈謂一升九夫八家治之據侯國都鄙制也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一升當九家治之其反

亦依能說皇氏則云國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案郊特牲疏載皇極二義不同

案本始文義畧同皇祿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絰共其水橐也鄭謂治絜清之

所以福持牛也絰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福

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立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後狀也水橐給養時洗薦牲也絰字當

以豸凡祭祀飾其牛牲者天地大祭用犢它大祀中祀用大牢皆有牛牲也賈疏云謂王之

糾正字絰別體詳後云其水橐者橐唐石經誤橐葉鈔本釋文同今依宋岳本婺州本嘉靖本

借字釋名釋言語云絰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爾雅釋詁云

拭刷清也郭注云杖拭掃刷者所以為潔清拭節聲義亦同大輿節中小子節牲羊人節燕校人

節幣馬飾黃駒凡云飾者義並如是陳祥道會釗並謂飾為文飾引莊子列禦寇篇犧牛衣以文

衡所以福持牛也者賈疏云司農意以衡為持故云所以權持牛以福衡其一物解之與于春同

後鄭不從之矣詒讓案說文角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木部云柱以福衡其一物解之與于春同

械也又告部云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曷日僮牛之告據許說則福衡與櫛告異名同

而櫛衡傳云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鄭彼箋云福衡其牛角為其觸人也陳祥道云福衡以木

為之橫設於角則福幅其角猶射以福幅其矢也會釗云福逼也衡櫛也橫連於角以防牛觸衡

虞翻云格謂以木福其角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格又引侯果云格福也以木為之橫施於角上止其觝之威也並同毛許先鄭義云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原本應氏玉篇糸部

云絲字書亦矧字也說文糸部云紉牛系也讀若秩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注云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紉孔疏云紉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又少儀云犬則執紉牛則執紉馬則執紉注云

縹別約皆所以繫制之者廣雅釋詁云紉繫也又釋器云紉索也云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謂漢時名牛鼻繩為雉與紉音同段玉裁云紉字系彖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雉與古音豸在支

佳部雉在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太子中生雉經而死蓋謂以繩自縊也會釗云紉說文無之蓋即紉字又謂之雉從矢聲爾雅矢雉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紉亦

可謂雉蓋皆一物也案曾說是也匠人量宮城之度以雉亦紉之段借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謂節馭及設福衡置紉三事皆在夕牲時夕牲即充人之辰牲也賈疏云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

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案賈謂正祭時亦有此事是也但據魯頌閟宮文則牲始繫時即設福衡是亦應有置紉而先鄭謂此經專屬夕牲時者以牲始繫宜充人設置

觸之此祭前一日夕牲則封人更特設設之以隔祭肅敬謹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賈疏云子春意福衡唯設於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云立謂福設於角者即先鄭

子春所云福持牛之木也云衡設於鼻者賈疏云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駝猶然故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論讓案後鄭以衡別為一物與福所設異處然此義經典未見說文木部云

養牛鼻中環也此別為穿牛鼻之環與鄭說衡為橫木不同云如根狀也者賈疏云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根故舉之以為况惠士奇云根一作枷馬融廣成頌曰赫天狗三素記曰鹿山西有

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案惠說是也管子戒篇云管仲曰東郭有狗噬噬且暮欲噬我根而不使也尹注根作枷云謂以木連狗枷即根也說文是部云遯遯互令不得行也根枷並遯之借字云

水彘給親射性殺之此官則共水以洗牲體又以彘薦之祭統說祭祀君迎牲事云士執芻注云之後王親射性殺之此官則共水以洗牲體又以彘薦之祭統說祭祀君迎牲事云士執芻注云

芻謂彘也殺牲時用薦之亦引此文為證賈疏云其牛將殺不須餉之又充人已餉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彘飲飼水所以洗牲彘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紉字當以豸為聲者正其字之

形聲也段玉裁云釋文經本又作劓案少儀牛則執劓祭統君執劓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豕為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為聲也鄭意蓋駭說文說文糸部有劓無豕

毛炮之豚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歌神也者說文欠部云歌神食氣也明封人隨牲後歌舞為求

謂二課之後王迎牲入廟門時也賈疏云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

神之歡享舞蓋亦以手袖為威儀若樂師之人舞也云毛炮豚者闕去其毛而炮之者謂封人助

燭毛之事也賈疏云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其毛而炮之者謂封人助

之以瑾塗執乃擊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并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

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詒讓案內則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又禮運注云炮裏燒之也祭

義注云湯內曰爛鄭意蓋謂炮與燔同為燒肉惟炮以有包裏為異依禮運注義凡牲皆先豚

解而腥之後體解而爛之則亨豚常法腥時解為七體已薪去其毛此毛炮之豚則不解鬻而爛

之湯既爛乃去其毛而包裏全體燒孰之此經炮豚與內則炮豚同物而經言毛炮明是以

湯火去毛而後裏燒之與內則義互相備也說文火部云炮毛炙肉也毛詩小雅瓠葉炮之燔之

傳云毛曰炮又魯頌閟宮毛魚載羹傳云毛魚豚也廣韻五善云魚炮字同尋毛許之義當亦以

毛為去毛詩之毛包即此經之毛炮也蓋凡燔炙之屬皆割肝肉而後火熟之炮則不制割而

以全體包裹燒之其豚之屬有毛者則先去其毛而燒之謂之毛炮及詩禮並特著毛文以示
別異毛許亦皆隱據毛炮為訓實則炮外包以聲義當以鄭訓裏燒為正凡單言炮者不必皆
有毛故詩小雅六月大雅韓奕並云魚鼈韓奕箋云以火熟也孔疏及陸釋文並讀為烹大射儀
注引作炮鼈釋文載或本作炮無詩疏又引字書云魚毛燒肉也無悉也通俗文云燥爇曰魚明
其義別陸孔意蓋泥於毛許毛炮之訓謂無炮同字烹煇同字燻燻無毛不可言無故改讀從魚
不知豚有毛須去則云毛炮鼈無毛可去亦不妨云無其字實同或作無者乃通借字故漢書楊
惲傳云烹羊無羔顏注云毛炮炙肉也即今所謂燒也齊民要術作鱸魚脯術云草裏泥封諸灰不
燻之漢書之無羔顏注云毛炮炙肉也即今所謂燒也齊民要術作鱸魚脯術云草裏泥封諸灰不

瑞安孫詒讓學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音聲五聲疏四掌教六音

之聲者賈疏云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賈疏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

之縣鼗也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也賈疏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鼗也其

晉鼓當教鍾帥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下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詒

讓案此所教雖鼗也賈疏云然鼓人亦自教其徒屬鄭大射儀注說獻樂人有鼓人則此官非徒

教而不奏可知矣其大司馬大閱之鼓亦鼓人鼓之鄭彼注以鼓人為中軍之將非也況鼗祭饗

師皆樂官專掌奏樂其非樂事之鼓及金則亦鼓人自掌之矣賈說未備云以節聲樂者謂祭饗

作盛樂以鼓及金為節也云以和軍旅者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田獵

謂起徒役以田獵亦職諸功作力役之事詳大宰及後疏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田獵

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注

云音聲五聲合和者大司馬云文之以五聲播之以五音是也賈疏云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

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教為鼓而辨其聲

用教為鼓擊鼓者大小之

疏注云教為鼓擊鼓者大小之數者明為鼓謂擊鼓與鞀人

之專者天官敍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則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

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用各不同是也

下鼓為擊鼓小師注云出音曰鼓通言不別也大司馬作雷鼓說文鼓部引周禮同雷即雷之隸

省此疑當經作雷注省作雷與大司馬樂經注字例同今本蓋後人依注改經非其舊也大司馬樂

有雷鼓靈鼓路鼓蓋小師教瞽矇眡瞭播之非此官所教故經不具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

極鼓周縣鼓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亦云主地法文而王樂縣鼓則此六鼓當皆為縣鼓大

僕亦用建鼓者賈疏以爲用般法禮器說諸侯祭樂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蓋指軒縣北方一

列應鼓在鼓東也孔疏引熊安生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案依熊說則周制惟祭樂當用

縣鼓其他或皆建而不縣如大射法詩周頌有管敎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而云應田縣鼓是亦

祭樂用縣鼓之見於經者互詳大僕疏注魏書禮志崔逸說並同大司樂先鄭注云雷鼓雷鼓八

謂六面有革可擊者是也先鄭謂雷鼓六面與後鄭異賈疏云雖無正文案韋人爲阜陶有晉鼓

鼓肅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雷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

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案雷鼓靈鼓路鼓二鄭並以爲一鼓而有數面大僕賈

疏謂軍事王執路鼓王與大僕戎右各擊一面是多面皆可擊矣然其造作之度與攻擊之法無

見文聶崇義三禮圖則以雷鼓爲八小面儼而共抵靈鼓六面路鼓四面亦然其制蓋不經文獻

通者載宋祁議謂此三鼓雖擊之皆不成聲則前制必不如是胡彥昇謂三鼓並止二面制與韋人

人晉鼓同未知是否云神祀天神也者若大宗伯禋祀實柴燔燎三祀皆祀天神也大司樂圜

靈鼓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

表地祇其寶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金鶚云天子大社祭九州地而王社祭畿內地而亦

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特

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通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

祭地之通名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

知案金說也是也經典凡言郊社者有二義中庸所云可該方工北郊大地后土之祇禮運云祭帝

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地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則專指大社言之若方工北郊則不得祀於國中

也此經雖不對郊為文而義以路鼓鼓鬼享鬼享享宗廟也疏注云路鼓四面鼓也者說文

與中庸略同互詳大宗伯疏以路鼓鼓鬼享鬼享享宗廟也疏注云路鼓四面鼓也者說文

聲音篇同大司樂先鄭注云路鼓兩面與後鄭異云鬼享享宗廟也者六享所通用也大司樂宗

廟大禘亦用路鼓賈疏云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禘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

辜先公為次祀祭為小祀皆用此以鼗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鼗疏注云案大司馬云春辨鼓

路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以鼗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鼗疏注云案大司馬云春辨鼓

鑼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執鼗鼓向之於諸侯則在軍以鼗為正無妨

非軍事所重經文不具也注云大鼓謂之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從鼓賁省聲重文贖鼗或從革賁不省

鼓晉鼓皆兩面又云大鼓謂之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從鼓賁省聲重文贖鼗或從革賁不省

尺為尋尋有四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注云晉鼓長六尺六寸者賈疏云亦尺即丈二尺也

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鐘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又鍾師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也案金奏於樂始作時奏之故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綜攷鄭義蓋先擊

編鍾次擊鍾而後以晉鼓和之詳鍾師疏賈疏云案鍾師云擊編鍾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鍾師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

云主擊晉鼓則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不編之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不編之

鍾亦有鼓即晉鼓也案賈說是也鍾之不編者即鍾亦謂之編據詩小雅鼓鍾云鼓以金鐸

和鼓鐸鐸于也圓如確頭大上也以金鐸和鼓者以下辨四金之用者與鼓相將軍事所用

者賈疏以為此名制並出漢大予樂官釋文云確本又作椎案說文石部云確春也圓而大上小

或本及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述此注義並作椎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亦云鐸于形如椎頭蓋

皆傳寫之誤椎頭即玉人之終奏首玉藻注說庭云方如椎頭是其形微方此注云圓則不得如

椎頭矣國語晉語趙宣子曰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傲其民也章注云鐸于形

如確頭與鼓相和唐尚書云鐸于錫也非也錫與鐸于各異物又吳語云吳王乃秉袍親就鳴鍾

鐸于說文金部鐸字注說同案章說亦作確頭此經金鐸其用各異唐固說誤章序之是也

節樂也又後周書斛律徵傳云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眾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蓋道廣川書跋引干

注云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案董所引與南史及後周書所說正同然宋時干注已佚非董氏所得見書跋所引疑即撫拾二史為之非干

注舊文也又御覽樂部引樂書云鐸于者以銅為之其象鍾頂大後掣口弁上以伏獸為鼻內懸子銅鈴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似此說又與鄭于小異未詳所據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者小師掌六樂學音之節與不和注云和鐸于則鄭以和鼓專為作樂之事賈疏云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鐸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陳祥道云國語曰戰以鐸

于丁寧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寧鐸于則兵法固用鐸矣案陳以金鐸節鼓鐸也鐸形

行鳴之以為鼓節司也形如小鍾者宋書樂志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說並同說文金部鐸引司馬職曰軍行鳴鐸

云鐸也軍法司馬執鐸國語晉語宋庠補音引韋注云丁寧令丁謂鐸也案韋以令丁為鐸與說文金部鐸字說解同依鄭說則鐸即鐸依韋說則鐸即鈴蓋三者形制大同大司馬疏引司馬

法云十八之長執鐸與公司馬執鐸之文相當左傳襄十三年孔疏引又作執鈴亦可證三者同物廣雅釋器云鐸鐸鐸鐸鐸也蓋鐸鐸與鐸形制大小不同然其匡皆與鍾相似故張揖

遂以鈴通釋諸器矣但鈴形雖亦似小鍾而中有金舌與鐸同鄭志注以鐸釋鐸不云即鈴亦不云有舌則與韋說異說文雖亦以鐸為一而釋鐸之形製乃與鄭金鐸說解同蓋亦微異詳

後疏云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可馬職曰軍行鳴鐸者據大司馬文彼云鼓行鳴鐸車徒皆作即此節鼓之事鄭引作軍行者以義改之凡鳴鐸時鼓亦暫止故詩小雅采芣云鈺人伐鼓毛傳云鈺

以靜之鼓以動之蓋鼓一戒一止鐸為之節即所謂靜也賈疏疑詩傳鈺以靜之與此軍行所用不同非也以金鐸止鼓之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

鏡且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鏡注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後擊鼓者釋文云秉木又作柄案柄正字秉聲近段借字說文木部柄或作楛古

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者釋文云秉木又作柄案柄正字秉聲近段借字說文木部柄或作楛古書多借秉為之後悵舞注亦云有秉宋書樂志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說並與鄭同秉亦皆作

柄釋名釋樂器云鏡聲譏譏也說文金部云鏡小鉦也軍法卒長執鏡又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典樂器云鏡如編鐘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編鐘與鈴形制亦相近段玉裁云鐃鈴鉦鏡

在上半在下稍寬其孔為之抵拒執柄搖之使與體相擊為聲鄭說鏡形與許說鉦形合詩采芑傳曰鉦以靜之與周禮止鼓相合詩小雅采芑孔疏云鐃似小鏡鏡是鈴是鈺是鈺亦可謂之大鏡矣此與鄭義必不能強合者詩小雅采芑孔疏云鐃似小鏡鏡是鈺是鈺是鈺

之異耳俱得名鉦案孔說與許小鉦義略同鈴詳中車疏引司馬職曰鳴鏡且邵者彼文云乃鼓退鳴鏡且注云軍退卒長鳴鏡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案依大司馬職曰鳴鏡且邵者彼文云乃鼓

退鳴鏡凡鳴鐃鳴鏡鼓皆為之暫止也鐃同也鐃以進軍故云節以金鐃通鼓以鐃大鈴也振之鼓鐃以退軍故云止鼓實則二者並為止鼓以軍進退變文耳

曰司馬疏以金鐃通鼓者賈疏云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鐃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為木鐃振鐃以退軍故云止鼓實則二者並為止鼓以軍進退變文耳

也者謂鐃即鈴而形制較大也說文金部云鐃大鈴也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司馬執鐃令丁也釋名釋兵云鐃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小宰注云武事奮金鐃亦詳彼疏云振之以通鼓司

馬職曰司馬振鐃者彼文云司馬振鐃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云司馬兩司馬也振鐃以作衆鄭以彼所云即此所謂通鼓說文廷部云通達也以鼓者非一人故振鐃令其一人先鼓眾人

偏應之通者傳達周徧之謂大僕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一面亦謂王鼓一面為倡者鼓者乃徧鼓餘面也又下注引司馬法鼓四通三通五通並謂擊節一終與此義亦相近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帳舞者 兵謂于成也帳列五采繪疏凡祭祀百物之神者謂祭

以彌辜祭四方百物同賈疏云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帳舞者擊鼓以為舞節籥師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注云鼓之

者恆為之節是也賈疏云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帳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帳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帳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

音恆為之節是也賈疏云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帳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帳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帳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

音恆為之節是也賈疏云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帳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帳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帳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

案依置設百物之神匪一蓋無專用之舞若坊水庸之屬則用兵舞若郵表之屬則用儀舞於舞師與舞時此官則為之鼓也注云兵謂于戚也者此武舞之小者樂師謂之干舞于戚謂兵

事所用之干戚無飾者兵注云授統說大嘗禘云朱干玉戚之屬彼亦據大舞而言此小舞之干戚乃司戈盾所

授無朱玉之飾者賈疏謂此干戚即朱干玉戚非也云帔列五采繪以為舞具有秉者說文刀部云

分解也樂師注云帔析五采繪列析義同謂翦列五采繪以為舞具有秉者使可執也說文羽部

云長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讀若絨與後鄭字義並別曾釗云說文巾部帔注云一幅巾與

幣並列不以為舞器則許君所據古文周禮作髮不作帔詒讓案依後鄭說帔列五采繪為之則

以作帔為正方言云帔縷也陳宋鄭衛之閒謂之帔縷郭注云帔縷謂物之行敝也帔舞列會

疑亦取破敝之義樂師先鄭注以帔為全羽則與許同詳彼疏帔字又作被史記孔子世家云會

於夾谷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旄旌羽被矛戟劍拔鼓譟而至索隱云被謂舞者

所執字又作紱御禮儀部引桓子新論云昔楚靈王信巫祝之道齊戒潔鮮以祀上帝禘羣神

躬執羽紱起舞壇前被紱並帔之借字云皆舞凡軍旅夜鼓鼙者鋪師注云鼓之以鞀鼓宋書樂志云

者所執者謂干戚及帔皆就所執以名舞也

且明五通疏凡軍旅夜鼓鼙者與鋪師為官職也鼓鼙者鋪師注云鼓之以鞀鼓宋書樂志云

為發响疏鼓長丈二尺者曰鼙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鞀鼓依沈說則鼓鼙

以警鼓與鄭義不合疑不足據又案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韓詩章句注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此

宮中警夜之事雖非軍旅疑亦此官之屬鼓之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此

固杜注云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說文壹部云壹夜戒守鼓也讀若戚此壹即譟之異文戎守者謂

夜間警戒為守備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壹夜半三通為晨壹晨壹即譟之異文戎守者謂

師所謂夜三擊也引之者證警為夜戒守鼓之事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釋文云响本又

作响亦作照案說文日部云响日出溫也火部云照蒸也肉部云胸脯挺也發响字當從响注疏

本釋文响作响誤又說文壹部譟字注云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晨壹晨壹即譟之異文

明段玉裁云大鼓當依注作大擊謂大行夜也阮元云發明為發响之誤當從禮注校正丁晏云

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故許君稱之曰禮論漢書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故許君稱之曰禮論

御覽兵部引李衛公兵法及李奎太白陰經嚴警鼓角備並云凡鑼鼓三百三十三種為一通未

知周制亦然否賈疏云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夜半三通為晨戒

者警眾豫使嚴備修早當行且明五通為發响者且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也案鑿威

音同然大聲不取大憂戚軍動則鼓其眾行且通軍動則鼓其眾者賈疏云尋常在道欲行

之義賈望文生訓不足據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注云動且

行若且舊本譌且今據宋建陽本岳本正賈疏通注亦作且云謂行前向陳時也在文臺注云動且

馬職云鼓人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所謂動且行也軍前向陳不可徑行

步伐進止皆有定法經言動注云且行其義一也各本注作且行疏作且行亦疏附注異本之譌

案注說田役亦如之疏田役亦如之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也凡時田講武其事嚴重與軍

是也若他役事則王所不與無親鼓之法惟此官鼓之即上云以擊鼓鼓役事是也此文以軍旅田

役救日月三者並舉與大僕文略同因田役止為田事不兼舍大役也大司馬中冬大閱狩田鼓

人主鼓詳彼疏賈疏云田獵圍合之時必擊救日月則詔王鼓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管不鼓

疏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

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

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救日月所用

之鼓經無正文賈謂同用雷鼓書禮征孔疏說同賈大僕疏云日食陰侵陽言與鼓神祀同用雷

鼓也若然月食當用靈鼓則謂月食別用靈鼓又與此疏說異案庭氏注謂救日用枉矢救月用

恆失則救月之與救日禮有降殺或當加大僕疏說也又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天子救日置五

應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應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注云凡有聲皆陽事

以歷陰氣楊疏云五鼓者藥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為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
鼗鼓磬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六
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
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檢廉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
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案依楊說則
六鼓之外別有方色之鼓及曾子問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孔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此以鼓為五兵之一復與殷
梁不合亦恐不足據注云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荀子天論篇云日月食而救之
天旱而雲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云有不常之變者
謂之異異者天之威也鄭意古以日月食為天之著異示威故王親鼓聲告其異案日月之道經
緯同度則有掩食但古麻家未有豫推日月食之術故詩大雅十月之交孔疏謂周魯麻無考日
食法是必臨食始見驚為災異故王親鼓以警眾而後內外吏民咸鼓厥而救之攻日食用鼓之
事見於春秋者莊二十五年三十年十五年經並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文十五年昭十
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則天子之禮王親擊鼓
於大社也左傳杜注云伐鼓于社責羣陰伐鼓于朝退自責公羊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為
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朱絲蔡社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
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必救之何隱侵陽也鼓用牲于社
者眾陰之主以朱絲蔡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諸家說並謂擊鼓為責陰與鄭聲大異之義亦
互相成又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寶云朱絲蔡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
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案劉引說即周
禮注佚文然不知繫何職其所釋伐鼓于社及朱絲蔡社與左氏公羊說救日食禮同疑即釋此
經也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者左莊二十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月用鼓為聲大異也
杜注云昔猶災也月侵日為昔陰陽遂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賈疏云案莊二十五年左氏

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曠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是乎用幣于

被食為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也月似無救理尚書陰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案賈說非也左昭十七年傳云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

也其餘則否又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誓奏鼓尚夫馳庶人走此並謂夏四月周六月始有救日之禮

餘月則否又不見救月食之事然此經救日月之文鼓人大僕庭氏三見並不著時月又日月並舉則不問何月日食月食並有救法與左氏義不同疏此經為周初之制左氏所說乃後王所更

定况彼云誓奏鼓而此經則王親鼓雖遠符夏書而近垂周典兩文自不相應賈氏轉據左氏謂此經亦指夏四月又疑月食無救法並謬又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

階前把槌擊鼓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擗搔御覽天部引荆州占云月蝕后自提鼓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擗搔御覽天部引荆州占云月蝕后自提鼓

應其祥也此並救月食之事與此經可互證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疏大喪者謂王及后境之患也此並救月食之事與此經可互證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疏大喪者謂王及后

鼓者亦與彼為官聯也注云始崩及窆時也者賈疏云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

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

聖或為義立謂皇析疏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者與樂師審師為官聯也此所教四舞五采羽為之亦如帗疏亦皆小舞也賈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

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此此二者但與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看

此二韻... 但舞... 子之... 不... 宗... 祭... 之... 舞... 亦... 不... 得... 用... 舞... 者... 之... 於... 舞... 樂... 師... 人... 舞... 於... 宗... 廟... 此... 者...

以其直名羽明仍其羽色與皇樂五采異也詩陳風宛丘云值其鸞羽又云值其鸞羽知用白羽者

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疏引陸機疏云鸞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

又詩邶風簡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公羊隱六年傳

初獻六羽何注亦云羽者謂之翳鄉師先鄭注所謂羽葆也司常云析羽為旌鄉射禮翳旌亦以

白羽朱羽為之羽舞之翳蓋與彼相似也云形如帔也者羽舞與帔舞所持之翳形制亦相類惟

一用析羽一用析綸不同亦俱有秉可執也帔形制詳鼓人疏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者四望

即五嶽四鎮四瀆及海也此皆大山川與上山川為中小山川異公羊傳三十一傳云天子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四方四望可通稱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

陵之神也彼四坎壇亦當含有四望也依鄭義此四方與大宗伯禘辜祭四方百物及大司馬祀

訪並異又詩邶風簡兮篇云方將萬舞毛傳云四方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

四方案宗廟不得解四方陳奐以為衍文是也以山川為四方蓋亦據四望言之但萬為大舞與

此兵舞羽舞不同毛或別有所據與此經義不相應也四方四望並詳大宗伯疏云早曠之事謂

一正零每歲建巳月行之二早零則於周秋三月遇早乃行之不早則否正零天子曰大零月令

皇舞賈疏云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皇為鳳皇羽蒙于首

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案二鄭義皆與王制皇冕略同然掌次皇邱先鄭

注亦釋為皇羽而不辨何鳥依樂師先鄭注義則以謂覆頭亦以翡翠羽至後鄭乃有鳳皇羽之

說故注王制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先鄭固不以羽為畫羽亦未必以皇為鳳皇也賈說未允惠

士奇謂皇舞皇謂冠即文選東京賦所謂蒙羽舞者即此又謂宗廟冕而舞早曠皇而舞說文鳥部鷩知

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即此又謂宗廟冕而舞早曠皇而舞說文鳥部鷩知

天將雨鳥故舞早曠則冠之以禱焉案爾雅釋言云皇華也獨斷及續漢書輿服志並以建華冠

為即鷩冠是皇華同訓鷩翠一鳥惠舉證先鄭說未嘗不可通然此職四舞樂師六舞並據手執

舞器為名未有言冠者故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為皇舞以羽翟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

亦作聖段玉裁改為書或為皇說文羽部云聖樂舞以羽翟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

讀若皇案此用鄭司農說也或賈侍中說亦如是與樂師注曰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讀為皇

後司農謂其羽似鳳皇色故定從皇也案以此及樂師兩注通校之段校近是云或為義者徐養

原云義即威儀字書曰簫詔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舞之容儀任羽故

曰聖赤阜染羽爲之也阜曠注陽也用假色欲其有時而去之案劉氏所引經從故書作聖注又與鄭異當是誤記惠士奇以爲于寶注案續漢志注屢引于注惠說近是赤阜之阜毛晉本續漢志作草草即阜本字赤草染羽未聞其說鍾氏染羽以朱漢丹秫先鄭注以丹凡野舞則皆教統爲赤粟疑赤草又當爲赤粟也訓早曠爲注陽亦難通疑當爲恒曠之誤

之野舞謂野人疏以別於舞徒四十人爲在官之舞人也旄人掌教舞散樂注云散樂野人欲學舞者爲樂之善者自有舞然則凡野人欲學舞者先教以散樂之舞野舞既開習乃教以樂師六小舞大司樂六大舞也賈司巫疏謂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謂舞師誨野人能舞者兼有童子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疏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小祀百物之神鼓兵舞柝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柝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言云與起也說文人部云作起也是與作同義

言云與起也說文人部云作起也是與作同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疏牲而阜蕃其物者物猶言種類也雞人注云物謂毛色也案凡牲畜區別毛色各爲種類通謂之物質人三馬校人六馬馬各爲一物詩小雅無羊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阜蕃詳大司徒疏云以其祭祀之牲牲者詩小雅無羊孔疏云牧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需則取於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需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江永云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藝牧使牧六牲即以牲物爲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入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入夏官豕人豕入冬官豕人犬入秋官犬人而祭於地官之稿人雞入春官雞人馬入夏官馬人馬性唯有事于四海山川及喪祭遺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

王朝牛入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入夏官豕人豕入冬官豕人犬入秋官犬人而祭於地官之稿人雞入春官雞人馬入夏官馬人馬性唯有事于四海山川及喪祭遺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

用駒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騂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

夏也勳讀為幽幽黑也立謂疏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駒牲毛之者勳當從段玉裁校改幽

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疏詳後以下並辨祭用牲毛物之異也注云騂牲赤色者說文

馬部無騂字新附有騂字云馬赤色也騂與騂同案凡經典騂字正字並當為騂騂為赤土引申

為凡赤牲之稱詳草人疏賈疏云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

知騂是赤也詒讓案依鄭義周郊祭受命帝即蒼帝則屬以木德王而尚赤者五行大義引春秋

感精符云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左行用其赤色也

家語五帝篇說五德之色云所尚各從其所王之德次周人以木德王尚赤牲用騂王肅注亦謂

水家尚赤者脩其母致其子鄭意或與彼同又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說周為天正色尚赤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公羊隱元年何注白虎通義三正篇引尚書大傳說並同此別從三

正所尚與論德運者異而以周為尚赤則一也又古說或云周火德詳大司樂疏云毛之取純毛

也者即下云牲物是也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國語楚語云毛以示物山海經南山經凡

離山之首其祠之禮毛郭注云毛言擇性取其毛色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

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取純色謂之毛故公羊文十二年傳以不純色為不毛矣云陰

此毛之即所謂擇其毛也擇性取其純色謂之毛故公羊文十二年傳以不純色為不毛矣云陰

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此但舉地示不及物彪者以百物入後時祭用牲物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神仕注云地物陰也此但舉地示不及物彪者以百物入後時祭用牲物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祭地祭九州之總示詳典瑞疏賈疏云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謂圜巨方澤下云性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地與社稷用蒼黃四時迎五方天

帝又名依其方特色性則非此騂牲駒牲惟有郊天地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

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稷稱陰孝經緯鈞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

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用駒牲祭法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南齊

書禮志云何倭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駒牲祭法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南齊

書禮志云何倭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駒牲祭法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南齊

書禮志云何倭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駒牲祭法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南齊

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詒讓

案此陽祀當兼圜丘及五帝陰祀當兼方丘及五帝言之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牲各依玉色乃告

禮方明非正祭也鄭彼注以為圜丘方丘祭天地與南北郊異牲失之詳彼疏又案賈疏謂社稷

亦用黝牲是也詩周頌良相敘云秋報社稷也其詩云饗時牲牲毛傳云黃牛黑肩曰牲孔疏云

社稷用黝牛色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肩也案秋

報即祭社稷之正禮孔說非也爾雅釋畜云黑肩牲郭注云此宜通謂黑肩牛然則詩言牲牲不

妨為黝牛黑肩毛云黃牛以牛黃者多耳此與社稷用黝牲之義固不相礙矣云望祀五嶽四鎮

四瀆也者即大宗伯之四望也詳彼疏四望牲用方色者若祀岱嶽沂山滌瀆則牲用青色餘並

放此又案男巫亦云望祀彼注疏謂祭類造禴禘之神則不專屬四望與此望祀義微異亦詳彼

疏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者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

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是春夏為陽也又史記封禪書載秦祠雍四時上

帝陳寶牲並春夏用騂秋冬用騂漢時蓋猶沿其制故先鄭以此陽祀用騂為春夏則陰祀用黝

為秋冬也其說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守祧注同段玉裁改經黝牲為幽

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破之故也詒讀案詩魯頌閟宮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

子同也此郊祀用騂之證魯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詩周頌烈文孔疏引鄭書注以爲特洽祭文武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案班所引者大雅旱麓篇文小雅信南山亦有清酒騂牡之文毛傳義與班同據詩書所言則周祭宗廟后稷文武並用騂而公羊文十三年說魯牲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懼羣公不毛何注

云白牡般牲也騂懼赤脊周牲也不毛不純色詩鬯宮亦云白牡騂剛毛傳同公羊是魯廟牲有三等周公用般牲楊子法言君子篤云牛支騂白辟而角其升諸廟乎蓋通三統言之周廟牲則

先王先公同用騂當無異也又周制凡郊丘配食之人皆用騂牲四月大雩九月大饗亦陽祀其牲並同郊特牲孔疏謂各依方色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又案史記封禪書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自以爲主少禱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此祀白帝亦不用方色牲騂黃與騂色相近或亦陽祀用騂之意與

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者亦謂純色也賈疏云對上方色是隨其方

注云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謂祀有定時筭在常典者也賈疏云案司服

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時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

祀中也案依鄭賈說則山川林澤以下牲無定色但不用彤而已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謂祭山川牲玉各放其方之色則凡山川性亦依方色與四望等論語雍也臯疏義同大戴禮記會子天

圓篇云山川曰犧極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鹿索之此謂餘山川皆用鹿並與鄭義不合又南齊書禮志云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動乖矣何緣之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

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案依何議則山川降於四望牲雖不依方色而當從周所尚之色用騂牲此說亦與鄭不合惠士奇云犂牛之犢體純騂而角商栗此天性也未

有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凡外祭毀專用尢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

書毀為甄尢作龍杜子春云甄當為毀龍當為尢疏注云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

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

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

然此云尢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尢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案表貉詳肆師疏云故書

毀為甄尢作龍杜子春云甄當為毀龍當為尢者段玉裁云此皆字之誤也甄毀相似龍尢相似

市車龍勒龍驥也驥車故書驥作龍玉人上用龍龍當為尢然則經文尢雜字多作龍徐養原

云說文自部隍危也从自从毀省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隍又出部隍隍與隍同隍與隍同隍

為破譽廣雅云裂也古文假借以為臬字甄从臬或又从執是又缶部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為甄

又云中車與犬俱作驥玉人與此經俱作驥驥古亦通用云驥謂雜色不純者玉人注義同

牛部云掩白黑雜毛牛尢驥轡聲同義並相近凡毛物一色者謂之純雜二色以上謂之尢論語

謂副辜侯禴毀除殃咎之屬者賈疏云案宗伯云編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礫禴又案小祝職

所云駟事也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此云副辜與彼辜同毀者毀折牲體之言幾珥沈辜

及此注之侯禴皆有披礫牲體即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所云割列禴瘞故並謂之毀事國語周語

伯會問殺黍云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與此事異而義同杜以毀除殃咎為釋殊未當副辜大宗伯作醜辜副篆文爾籀文詳大宗伯疏又案犬人沈辜沈謂祭川辜謂祭四方百物依上注義山川四方百物用怪物者謂四時常祀不得用彪此毀事及犬人沈辜不相妨也 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

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疏以授充人繫之者繫疑當作殿下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同詳司門疏賈疏云牧人養牲臨

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案此當牧人共牲與牛人羊人等又與牛人羊人等同授充人也賈說未析注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說文牛部云犧宗廟之牲也詩魯頌閟宮享以騂犧毛傳云

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云犧純毛也賈疏引鄭書注義同御覽職官部引韋昭釋名云充六牲取其毛純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案韋訓犧為純色書微子偽

孔傳月令孔疏引王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盧注說並同此與鄭純毛義亦不異此注兼言完具則當合角體言之稜曲禮注義尤備也賈疏云犧牲不云怪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

祀之牲若直檢未必純犧若犧則兼怪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詒讓案祭牲必毛純體完諸說多偏舉一隅實則禮經凡賓客膳羞之牲得稱牲怪而不得稱犧明犧為祭牲之專名許解與此經

賸合足通駭諸義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彼三犧蓋指牛羊豕杜注云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義未允孔疏引服虔以為雁鷺雉則尤謬說也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

者若充人云繫于牢繫于國門是殊別於牧羣也云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者賈疏云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與賓孟說之欽立之又

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

是純色之意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注異蓋賈服舊注此引左傳者證犧牲必毛羽完具之意賈謂證純色非又案凡牲皆貴杜故傳云雄雞經典凡說祭牲云玄牡白牡騂牲皆是也月令孟

春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注云為傷妊生之類孔疏云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除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依孔說則凡大祀牲皆用

杜中祀以下則閒有用牝者詩小雅伐木
說燕牲云肥杜則賓客饗食燕牲亦貴杜與
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而祭祀者
疏者其奉之

者直送祭有司不授充人也注云謂非時而祭祀者者據充人職散祭祀之牲亦有繫則常祀
不辨大小皆繫牲明不繫者非歲時常祀蓋因事告祭及祈禱之屬賈疏云謂若上文凡外祭毀

事用尨可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
疏以待國之政令者謂其牲及役有司以法令

公牛謂在官之牛別於私家畜牧也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

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
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織織謂之代可以繫牛織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

之中而以**疏**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者其內外大祭祀之牛牲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謂栗
授養之宗廟之牛角據公羊信三十一一年何注云禮祭天牲角謂栗社稷宗廟角謂六宗

五嶽四瀆角尺禮器孔疏引禮緯稽命徵說同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牲云我以六月土甲始庀牲
十月上甲始繫牲然則凡祭祀皆先庀牲而後授繫此牛人共祭祀之牛蓋受牲於牧人亦先庀

之而後授繫之也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謂將祭之夕夕牲之牛也賈疏云若
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夕牲之牛也賈疏云若

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之牛
也者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謂若大祝之六祈後鄭彼注云造類禴禘皆有牲是也賈疏云案上

文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亦
不從也云立謂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大祝玉人注並同詳大宗伯疏云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

也者即正祭之牛牲也獻神關天神地示人鬼言之賈疏引宗伯六享爲釋則似專屬享先王之
牛非也云求終也者爾雅釋詁文云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者爾雅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釋

商曰彤夏曰復昨春秋宣八年經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縗梁傳云
著祭之且日之享賓也公羊何注云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縗大夫曰賓
尸士曰賓尸又毛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鄭彼箋云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縗大夫曰賓
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後鄭意釋為正祭之明日尋釋而復祭因以賓尸祭事至此而終故云
終事也有司徹獻大夫之禮同日賓尸而無又祭故惟云鄭箋釋為禋牲從羊之牛反咎充是天
而後賓尸嘗則用牲則牛人特共之故絲衣云自羊祖牛鄭箋釋為禋牲從羊之牛反咎充是天
子諸侯禮與大夫以下異也釋禮亦詳司几筵疏陳祥道云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稷牛
唯具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求牛猶曲禮所謂索牛左傳所謂索馬牛也劉敞說同稷牛
士奇云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為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
之是為享牛而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
而用之孔疏謂此皆上得兼下不得僭上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稷有災故臨時
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然則求牛即索牛歟案陳惠說校二鄭為長蓋凡大祭祀牛必
卜繫其別擇以備臨時有故更易者則不卜繫此即享牛之義與大夫索牛種物實不同也云
必用犧牲曲禮及左傳索牛之義與求牛義雖互通然天子祭牲與大夫索牛種物實不同也云
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禮器云設祭于堂為訪于外鄭彼注云訪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訪者於廟
處故云求神非一處禮器云設祭于堂為訪于外鄭彼注云訪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訪者於廟
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彼注義與此同然禮器
乃正祭之訪實與釋異鄭合為一未安亦詳司几筵疏又案此注云孝子求神非一處者泛釋宗
廟之祭必有釋之義非以求神釋經之求牛也蓋鄭既據爾雅訓求為終又申之曰終事之牛則
不謂求牛取求神之義可知賈疏謂郊特牲云祭于訪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釋祭為求也亦非
鄭指云職讀為織者肆師注同段玉裁云以職為織同音假借字也孔廣森云牛人肆師兩見職
人之文注並讀為織蓋古文字少別無織杖之織字也國語周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
云職謂之杖可以繫牛者職謂之杖爾雅釋宮文郭注云壓也說文木部云職弋也杖劉杖又
部云弋壓也象折木表銳著形尸象物挂之也案劉杖木名見爾雅釋木段借為壓弋字正字當

彼注云儀禮經傳通續引尙書大傳云爨鬻者有容稱於地廟中凡牲皆繫於弋不徒牛也莊子人閒

世篇云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則繫獸亦用杙矣云織人者謂牧人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

以織人為充人則隔牧人祭連牧人之性怪繫必有杙故謂牧人充人為織人也詒讓案肆師大祭司

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云職人謂充人及豎門人彼注職人有豎門人無牧人者以經無正

耳非在牧人便不繫於職也同語牧協職章注亦謂即此經牧人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嘗為乘

甸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司職吏蓋即職人亦即牧人也孟子云乘田者乘甸之官謂之甸師矣但

以授充人等不得牛人復授牧人也賈說失之詳牧人疏云芻牲之芻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艸也

小爾雅廣物云稟謂之程程謂之芻生芻是凡以草及禾稟飲牲並謂之芻正字當作攬詳

養而凡賓客之事其其牢禮積膳之牛國五積者也膳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

牢凡賓客之事其其牢禮積膳之牛者以下二經並共賓客之牛也曲禮云賓客之牛角尺

賓客始至則致餼所朝聘則致饗皆有牲牢故云牢禮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

亦謂是也煇饗詳宰夫外饗疏賈疏云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饗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

行人掌客皆云上公煇五牢饗餼九牢五積侯伯煇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煇三牢饗餼五牢

積即委積也宰夫注云委積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又掌客上公五積等云皆既餼牽注云牽牲以往不殺也是賓客之積有牲牢其牛亦牛人共之云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者證賓客未去之閒致禮也云若掌客云殷膳大牢者賈疏云彼注云殷中也中閒未去即是閒禮賓客也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膳進也所進實之膳燕禮小臣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射與諸侯來朝者射凡賓射於朝詳大宗伯疏經舉饗食而不支燕舉賓射而不及燕射者天子諸侯燕有不射而射無不燕故舉射可以見燕也賈疏云饗者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

享大牢以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案據賈說則經又兼見大射膳羞之牛亦

足補注義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賈疏云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云所進賓之膳者明經膳羞同物也云燕禮小臣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

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者賈疏云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降階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注云執事者執瓦大之器也方圓壺無幕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至主人獻賓賓

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

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族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饗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

兼正俎矣案燕禮記云其牲狗也鄭目錄以彼為諸侯燕羣臣之禮此經天子射前之燕有牛故賈謂天子禮異詩小雅伐木敝云燕朋友故舊也其詩云既有肥羜孔疏謂天子燕禮異於諸侯

以詩及此經相參證天子燕牲其用大牛與又案鄭說膳羞同物故賈謂即庶羞也今夜膳當即膳夫所云膳用六牲謂正俎也羞當即膳夫之羞用百二十品乃專指庶羞言之饗食燕並以正

咳為重經不當以庶羞軍事其其稿牛鄭司農云疏軍事其其稿牛者其軍旅勞賜之牛

咳正俎鄭賈說非經指稿師之牛也稿舊本誤稿唐石經及宋余仁仲

本小字本宋注疏本葉鈔釋文並不誤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元云注鄭注皆本作槁賈疏未誤序官案入疏亦云枯槁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為槁人案阮說是也注鄭

司農云槁師之牛者槁舊本亦誤槁今依余本正賈疏云案左氏傳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槁師雖非己之軍師亦是槁師之牛故引以為證也

喪事共其奠牛 謂殷奠遺奠也 疏 喪事共其奠牛者此其喪奠之牛牲以屬凶禮故不與前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

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遺奠時有牲體大遺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詒義案喪奠有十其始死及朝夕奠無牲體小斂奠以下禮盛有牲體故謂之殷奠大遺奠禮尤盛故於

殷奠之外別言之殷奠詳邊人疏遺奠詳大史疏云喪所薦饋曰奠者說文會部云奠置祭也从

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撲奠合體用之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其其兵車之牛與

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前 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 疏 凡會同軍旅行役者賈疏云會

皆六軍從也云其兵車之牛者此其任載之牛也賈疏云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 疏 謂牛

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案賈說是也此兵車即車人之大車直轅駕牛與輪人兵車曲轅駕

馬者異司馬法又謂之重車天子六軍重車之數無文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杜牧及李靖

問對引曹公新書並謂兵車一乘重車亦一乘是六軍之重車凡三千乘也非子外諸說篇說

一車之任不過三十石兵車一乘凡二十五人此其任器糗糧芻芣為數甚多固宜專車以

載之矣況以丘乘出車之法校之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司馬法說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

二頭彼牛多於馬至二倍雖不必盡以駕車然可證重車之數必不減於兵車也鄉遂車牛出於

刑車之牛賈疏云云云兵車之牛賈疏云云云

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者釋牽傍之名義也罪隸注云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說文牛部云牽引而前也又才部云傍附行也廣雅釋言云牽挽也案大車駕牛之數經注並無文竊謂任載輻重不

當減於駟馬車疑亦駕四牛但車人大車止一兩與馬車二軛不同則轅內止容一牛與馬車前下二服亦異其三牛蓋分列轅外之前及兩旁在旁者猶馬車之軛其在前者亦不必正直轅前

當亦稍偏或左或右但較兩驂畧前耳大車之御亦當居車上以御轅內之牛其轅外三牛別以二人於車下御之或牽引於前或附傍於旁因謂其牛為牽傍然則牽傍者即轅車之牛而實據

人御之而為名罪隸云牛助為牽傍注云罪隸牽傍之詩小雅黍苗篇我任我轅我車我牛箋云營謝轉輝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轅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將車即將轅內之牛者牽傍即牽轅

外之牛者彼並據人而言此經云其牽傍則據牛而言牽傍之人取諸罪隸非牛人所共也賈疏謂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殊非鄭指云任猶用也者司隸注同既夕禮云用器

弓矢未起兩教繫區此任器猶彼言用器也但彼用器不盡軍旅行役所用若軍旅用器則六韜軍用篇所說是也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與其益登

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益登皆器名益所以疏注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者說

筮或省先鄭蓋讀互如越互之互故以福衡釋之福衡也云益詳封人疏云益登皆器名者說文

木部云有所盛為器無所盛為械益登是器別於互為械也云益所以盛血者陶人云益實二舖

厚半寸唇寸說文血部云益登也方言云瓶謂之盎自關而西或謂之益或謂之盎急就篇甄在

益盎登登顏注云血部云益登也方言云瓶謂之盎自關而西或謂之益或謂之盎急就篇甄在

盛血云登受肉籠也者說文竹部云登宗廟盛肉竹器也周禮供登登以待事又籠一曰答也廣

雅釋器云登答籠也云云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置互擺牲薛綜注云互

所以挂肉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格拋架也詩小雅楚茨孔疏引此注格作架蓋以義改之又爾雅釋宮云織謂之杖長者謂之閣格與閣聲同字通縣肉格即挂肉長杖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為格即此賈疏云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燭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享或肆或將注云肆陳

也謂陳於互者也案賈引詩注約小雅楚茨毛傳文今本詩傳作互者即互之別體易大畜六五爻辭云積豕之牙彼釋文引鄭注云牙讀爲互蓋縣肉格六牲同名互矣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二月

牛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疏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掌繫祭祀之牲牲者繫疑當作殿下同詳司門疏繫牲即牧人注所謂殊養之墨子明鬼篇云犧牲不與昔聚羣是也怪亦謂純色也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者賈疏云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穢

之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牲牲則穢

此牢以養牲與校人十有二閑以養馬二者義同繫帝牲之牢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傳並謂之滌滌禮記注云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又公羊何注云謂之滌者取其滌蕩絜清此經言牢不言滌

者統言之滌亦是牢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防所繫之禽獸自相觸齧也祭義云三月祭芻莖養牛也墨子天志上篇云犒牛羊豕犬彘賈疏云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芻莖又不繫之矣案賈說非也祭義云犒牛羊豕犬彘賈疏云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

注云禮將祭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是鄭意豕亦先繫後疏引國語孔晁注說豕亦繫之三月章昭說同莊子達生篇云祝宗人立端以禱牢筴說彘曰吾將三月豫汝十日戒

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是豕非不繫之禘證也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大戴禮記本命篇盧注云三月萬物一成賈疏云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

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是其三月之時也詒讓案獨斷云帝牲三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也三月一時已

足肥矣徙之三月亦其潔也鹽鐵論毀學篇云郊祭之牛養食基年則與禮不合不足據

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彼指郊天以后稷爲配稷雖人鬼牛亦繫於滌三月但有不可以未繫者易之故孔疏云凡帝牲尋常初時

爲配稷雖人鬼牛亦繫於滌三月但有不可以未繫者易之故孔疏云凡帝牲尋常初時

云配稷雖人鬼牛亦繫於滌三月但有不可以未繫者易之故孔疏云凡帝牲尋常初時

享先王亦如之

疏享先王亦如之者此繫內祭祀宗廟六享之牲也郊特牲

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公羊宣三年何注說稷牛云視其身體具無變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稷尊帝家語郊問篇王注又云別說稷時性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唯具之也此並謂配帝之稷牛不特繫其說非也此享先王亦人鬼牲亦繫之三月有故則易之與郊之稷牛同詩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箋云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是廟享先時養牲之事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疏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者賈疏云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其諸侯祭祀養牲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

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案賈引國語楚語文草注義與孔晁同禮弓孔疏述國語義則謂牛羊必在滌三月

月犬豕不過十日二義小異竊竊繫牲之遠近當視其祭之大小不以牲別王涇唐郊祀錄云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日中祀二十日小祀十日唐制最與古合賈謂散祭祀浹日則不辨大

亞次於上之言也肆師云立小祀用牲彼注以為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鄭意散祭祀即小祭祀散者

散義詳禮人疏賈疏云見上文陽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

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案賈謂此散祭祀即牧人時祀之神彼時祀內有日月故賈云天神司中司命以上然鄭肆師注以日月入次祀則不得為散

祭祀可知蓋鄭本不以此散祭祀與牧人時祀為一賈強合之非鄭意也但鄭注酒正小祭與肆師小祀義亦自相差互詳肆師疏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云祭祀之牲繫焉是也官

即官府謂每門下士所治之處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者展牲則告牲鄭司農云展

明非司門大夫士等自養之司門云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是也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脞告展牲者也立謂展牲若今夕

疏
告牲體完具可知注鄭司農

云展具也者鄉師後鄭注云展猶整具肆師展犧牲後鄭注云展省闕也與先鄭此注義亦相成

詳彼疏云具牲者今時選牲也者先鄭以漢法凡祭祀之前有選牲之事即此展牲故舉以為况

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彼亦繫頒之前展牲之事也祭義說祭牲云魯召牛納而

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穀梁哀元

年傳云郊牛日展又云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范注云庀具也先鄭此注蓋兼

祭義視牲擇毛巡牲及穀梁庀牲展牲諸事言之置疏云先鄭以為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星選

牲時應在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怪明非初選牲故不從云

充人主以牲怪告展牲者也者謂展牲之有司若肆師之屬方展時充人則以牲怪告之云玄謂

展牲若今夕展視牲也者王應麟云丙吉傳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

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詒讓案後鄭意經言展牲者有二肆師之展犧牲在繫牲之前即

先鄭所謂選牲也蓋直視而擇之無告怪之事此展牲有告怪乃禮經之視牲大宗伯小宗伯又

謂之省牲展省視義並同也蓋將繫則選牲將用則視牲二者皆得謂之展穀梁云郊牛日展則

凡祭前巡視之事通謂之展展固非一次矣此展牲行於將祭前一日之夕故漢禮謂之夕牲續

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劉注云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續

太祝史牽牲入到楅廋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嘏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是漢禮亦以夕牲為

牲之人異賈疏云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臠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羶而牽之注云贊助也者州長先鄭注同云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者致謂告而致之於神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又云納牲詔於庭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其事也此充人贊持綹與大夫贊幣事異引春秋傳者左桓六年傳隨季梁語彼下文又云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瘵也謂其備臠咸有也杜注云臠亦肥也博廣也碩大也與此碩牲義正相應依鄭義此官助牽牛不助告詔則告碩自有他官掌之又此碩牲時兼有封人歌舞牲之事封人先鄭注謂亦云博碩肥臠蓋告碩直詭言告之故左傳云奉牲以告封人則爲之歌祭事異而辭略同

周禮正義卷二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地官司徒下 周禮 鄭氏注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

農牧衡虞使職之

疏 掌任土之灋者即大司徒之地法此官所受以為官法者也賈疏云昂下經云塵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而待其政令者賈疏云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

經園序二十而一以下是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大宰注云任猶傳也力謂性力肥磽勢謂形勢高下生育若農田生九穀場圃育草木山澤各有生育之材物皆任之以俾立其

功事也書禹貢敘云任土作貢孔疏引鄭書注云任士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亦即此義云且以制貢賦也者賈疏云因民九職以制貢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

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惟上上等也案古無口率出泉之法鄭賈釋大宰九賦為口賦非也此經任土當有田賦軍賦無口賦詳大宰

疏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保章氏注云物色也草人掌土化之書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言出於孝經緯板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聖利以給天下

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洵泉宜種稻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濼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詒讓案地事與小司徒以任地事土均以均地事義並同小司徒注云地事謂

農牧衡虞也土均注云地事農圃之職彼二文言事不言職故事即為職此文地事與地職別言則地事謂農牧衡虞之地對地職謂農牧衡虞之人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以經云地職

則主有事於地者言之故於九職唯舉農牧衡虞不通舉餘職亦與地事義相應也不言圃者以農可咳圃文不具也 以原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

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鬲地故書塵或作

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塵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田者以備

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

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

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立謂塵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焚園謂

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

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賣人其家

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

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

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

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疊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

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塵里任國中而遂人曠授民田夫一塵田百晦是塵里

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

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

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

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塵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

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

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乘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一疏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下任
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疏場圃任園地者以下任
土令賦與大宰九賦正相應國中即彼邦中通城郭中而言園地則在城外郭內故次國中賈
疏云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疊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
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郊之地者即大宰所謂四郊也賈疏云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
廩里以率牧田九等所任也江永云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農田自近郊以外皆
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案江說是也外農
田自近郊始故詩衛風碩人云說于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是也四郊亦有廩里通言之六鄉即
在四郊之內析言之則郊在鄉里之外鄉家數有定郊家數則無定也詳小司徒縣師疏云以公
邑之田在甸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甸也賈疏云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
家餘地即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疊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案爾雅
邑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引李巡本牧作甸甸字通甸地自六遂七萬五千家之外餘地悉為公
邑猶六鄉之餘地為郊里不必皆九等之人所居也賈說誤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即大宰所
謂家制也稍說文邑部引作郊詳後賈疏云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
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給之故云稍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即大宰所謂邦
縣也四百里內公邑采邑制井田純為縣都之制故謂之縣賈疏云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
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疊地者說文邑部疊或作疆此經幾疊字並作疆惟
此作疊此即大宰所謂邦都也賈疏云謂三公及親王子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疊地之
中也五百里為疊者以外畔至五百里幾疊故以疊言之程瑤田云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
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
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疊稍縣疊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郊甸言餘地於稍縣疊言真正
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案程說是也此經任土之文
由內而外自國中至疊皆互相備如廩里所任自國中始場圃所任自城外附郭始而郊甸稍縣

都凡民居所在皆有之七等田所任自郊始而甸稍縣都亦皆有之公邑所任自甸始而稍縣都
 亦皆有之經各舉其一餘不備詳而六鄉任甸地六遂任甸地則又以其為經野之大帶兼所共
 知不煩更舉故文不具也又此經自國中至疊即大宰九賦前六賦彼又有關市山澤則亦通包
 於此任地八者之中唯幣餘一賦出於官府非任地所及耳注云故書塵或作墳者詳殺官塵
 人疏云郊或為蓄者徐養原云郊蒿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
 鄙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鄙是郊蒿同音故並與鄙通也
 云稍或作削者段玉裁云稍說文邑部作鄙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從邑肖聲周禮曰任鄙地
 在天子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鄙字疑故書削即鄙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鄙大宰家削之賦
 音義云本又作邪案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壇讀為塵者殺官杜注同云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
 中空地未有宅者者殺官杜注亦云市中空地案市亦在城中此別言者以肆宅異之依先鄭遂
 人注云塵居也則亦以塵為民居所在而此注云空地者蓋謂此經塵里相對為文凡可居之地
 未有宅肆者謂之塵已有宅肆者謂之里後鄭意則凡民居之地不論宅肆有無其區域並謂之
 塵先鄭義未暇故不從也凡民占城市地擬為肆宅者雖空地亦當有稅賈疏謂空地何因有二
 十而稅則非也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者說文心部云宅所託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
 賈疏云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
 弟益多出往居之惠士奇云古有掌宅之官管子大匡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宮不任與耕者近門
 工賈近市是謂國宅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韓非子景公欲更
 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詒讓案凡塵宅皆計戶
 而授未有不居而豫授田以備益多者又凡官宅民宅國中與郊並有之郊之民宅即是塵里郊
 亦有塵里不必皆在國中既有益多者則不得又有宅田先鄭說於情事未協故後鄭不從云土
 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者先鄭意士大夫之子賢者得世祿不賢者則歸之農荀子王
 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是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
 者吏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云賈田
 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者謂在官之賈人若庖人大府王府職幣典婦功與絲象府馬質羊人

巫馬犬人諸職所屬賈人是也先鄭意國中賈人在官者本身亦受田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案賈說非也周制凡賈人無論在官在市本皆不受田其家則皆受田先鄭說未允故後鄭不從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者謂民受庸為公家耕田斂其禾粟以共官府之用若南郊藉田千畝甸師徒二百人耕之是也後公桑在北郊亦同俞樾云牛人公牛巾車公車注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普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案賈說非也近郊雖有十一之稅不害官田無稅猶廩與國宅同在國中而廩有稅宅無稅固兩不相礙矣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邦國米粟出於九賦及九職三農之貢則自近郊藉田外未必更有公家自耕之田在遠郊先鄭說究難通耳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者牛人云堂養國之公牛即公家之牛也云賞田者賞賜之田者說文貝部云賞賜有功也月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云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左傳哀二年趙簡子克敵之賞云士田十萬即此賞田也又僖三十三年晉文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召以為賞田彼賞邑在都鄙與賞田在鄉遂異而賞功之典則同故亦通云賞田矣賈疏云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江永云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惠士奇云祿田之外亦謂之祿也云賞田魏策公叔痤為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野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禁而頒之彼牧地專屬牧馬之地蓋即於牧田中分別授之賈疏云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江永云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為公家畜牧即九職之數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嘗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段玉裁云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曰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即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駟曰駟牧馬在坳之野傳曰坳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田野外曰林林外曰埭箋曰必牧於坳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野在野野在百里外駟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

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餘地皆為郊牧野林坳合

之則牧野林坳皆得統謂之郊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地皆為郊牧野林坳合

近以包遠也案江段說是也先鄭此義後鄭所不從然注大宰殺牧田即大宰之田在遠郊畜牧之地

詩箋亦引此經牛田牧田以證郊牧並仍從先鄭義竊謂此牧田即大宰殺牧田即大宰之田在遠郊畜牧之地

曰郊牧放牧之地又云商之亡也夷羊在牧注云牧商郊牧野詩大雅大明孔疏引鄭書注云國外

野紂南郊地名說文上部作毋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南郊七十里地與彼郊即指近郊言之蓋畜

年傳亦云鄭人侵衛牧此並遠郊牧田謂之牧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彼郊即指近郊言之蓋畜

牧當辟民居與良田必在遠郊之外故玉國牧田自遠郊始自此以外甸稍縣邑亦皆有之魯之

牧田別在坳野明不止遠郊有牧也遠郊牧田專得牧名其地蓋尤廣公私畜牧咸萃於是公牧

之無稅私牧則有稅也賈疏偏主後鄭謂公家養牛及畜牧之田不當有稅殆未達其指至畜牧

近其牧處而給之田然則牛田牧田當兼畜牧之地及牛人牧人所耕之田言之可無疑矣引司

馬法者今本司馬法佚此文縣士注義亦同引之者證彼郊即此遠郊州即此甸野即此稍縣與

此同都即此量也王制孔疏引司馬法作二百里野誤金鶚云大宰九賦有家稍邦縣邦都邦都

即疊地以其在五百里為量界之地故曰量以其大都所在為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注五百里為

引賈馬說遠郊五十里明堂在近郊云近郊三十里詩駟疏引服虔書牧誓偽孔傳說並同敝官賈疏
也其侯國二郊遠近之法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
謂之桐詩駟疏引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孫謂百里之國十里為郊
蓋據男國言之亦同後鄭聘禮注義詩疏又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
之郊五千里之國三里之郊孔謂是夏殷諸侯之國郊與周異周書六聚篇又云五里有郊則疑
小國或都邑之制段玉裁云郊之為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為郊則疑
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為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
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國外郊內為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
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柴誓三郊
三遂即三鄉三遂周禮又於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為遠
郊矣云玄謂塵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者漢書高祖紀云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豐為沛之鄉邑中
注義同邑居里蓋漢人常語故舉以為况漢書高祖紀云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豐為沛之鄉邑中
皆為邑中之里即所謂邑居里也邑居里省文則曰邑居亦曰居里詳後云塵民居之區域也者
敝官塵人注義同鄭意里謂民居塵是其區域有里則有塵通而言之是為塵里也云里居也者
小爾雅廣言文說文里部同方苞沈彤並謂此里為國宅對塵為民宅市宅金鶚亦云鄭以里塵
皆指民居非也塵里二字當分為二塵是民所居里是百官所居也孟子云願受一塵而為氓又
云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是塵為民居之證又云臣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是里為百官所居之證案方沈金說是也此塵里二鄭說並未析蓋通言之塵里皆居宅
之稱析言之則庶人農工商等所居謂之塵若後文園塵之塵則專指民宅而言遂人之塵
則專指農民之宅舍而言塵人司關之塵則又專指市與關工商之宅舍而言是也士大夫等所
居謂之里詩大雅韓奕說駮父所居云於蹶之里左昭二十三年傳云翟侯新居于新里華姓居
于公里公里即宋宮旁之宅里又昭三年傳晏子辭徙室曰敢煩里旅國語魯語郟敬子言宅

命於司里又周語云敵國資至司里授館是國宅稱里故掌於司里也後經國宅無征塵征二十

里也但國宅不得稱里而民宅市宅則通稱宅亦可通稱里故後經云宅不毛者有里布遂人云

以田里安祕又頌田里而云夫一塵孟子公孫玉篇亦云塵無夫里之布是皆民宅市宅之通稱

國語魯語注亦云里也亦此經塵與里並舉後經又與國宅並舉則塵之內不得兼合國宅

明矣云圃樹果蒞之屬者大宰注義同此為種果木之專地賈謂即廬舍二晦半田首為之非鄭

信也詳匠人疏云季秋於中為場者欽官注義同江永云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為園圃之

地授九職中藝園圃者使貢草木果蒞之屬場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圃納禾稼之場圃也農家場

圃自於塵地作之與此無涉方苞云以經次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沈夢蘭云園地管子所謂唐

園可樹果蔬者也地在國郊之閒案江方沈說是也國中居人至眾必有專地以樹蔬菜麻泉果

木乃是備用此園地在國中及近郊之閒蓋於國門之外郭門之內空閒之地為之管子輕重甲

篇云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屢縷之賤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管子輕重甲

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為唐園故有十倍之利唐園即場園此即園
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賤有所儲其手操之功唐園故有十倍之利唐園即場園此即園
地在郭門空閒地之墻證莊子讓王篇顏回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許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彼郭內之田即種桑麻之場圃也亦足與管子互證上塵里分處城郭中故云任
國中之地此場圃則唯在郭內不在城內故別云任園地若農家場圃則受田之家自於田中為
之不得以當園圃之專地也閻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園以樹事貢草木農圃事不相兼其
不可合為一明矣互詳欽官疏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注義同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者
據士相見禮破先鄭民宅之說舉記孔疏引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公
羊宣元年傳云閔子退而嘗仕則不可注云致仕還祿位於君是也此宅田蓋凡士大夫之退居者所
受以其退居則無祿而嘗仕則不可注云致仕還祿位於君是也此宅田蓋凡士大夫之退居者所
香當亦以此田養之矣引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者鄭彼注
云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外引周禮此文為證又書酒誥云越

百姓里居僑孔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逸周書商誓亦云百官里居然則致仕
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猶書云里居矣沈彤云致仕官之所食於經無考白虎通致仕篇云三分
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
謂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晦耳中下士家已受五十晦致仕而家復有所受致
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晦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
時祿厚子為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
也案致仕者受田等數於經無文沈以意推之未知是否王制注又說天子縣內有致仕百里大
國三十七里次國六十五里小國二十七彼自據異代制為說與此近郊內宅田不合也云士讀
為仕者士仕聲類同丁晏云隸釋馬江碑仕喪儀宗洪透云仕讀為士賈疏云後鄭之意單士恐
不察卿大夫故破從任宦之仕云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者圭田據孟子文匠人注云圭之言
珪絮也周禮謂之士田與此義同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鄭彼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
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稅什一案彼注引此士田不破字賈疏云王
制是般法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案近郊田甚多縱有圭
田其數蓋少不害其為無征鄭賈謂周圭田有征恐未據引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
十晦者賤文公篇文彼文無自字匠人注引同此蓋鄭所增趙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
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絜田也井
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趙說亦以圭田為士田蓋即本鄭義而亦不破字
沈彤云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正於諸
薪是其徵也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即元士故元士之子適子衆子並學於諸
樂官也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案
沈說亦不破字於義近是竊謂此士田當兼二鄭及沈義乃備焉卿大夫命士之圭田士之子及
未仕之士家所受田皆以五十晦為率士除子弟亦受田則止二十晦漢食貨志所謂士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也此數者通謂之士田以卿大夫亦得稱士也後鄭破士為仕義轉偏陰

當依王制注不破字為是國語魯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章注云受公田也彼大夫食邑謂采邑

則士食田謂命士身所食之祿田此士田則命士之子等所受田祿田不親耕士田則親耕所謂

不免農也大夫以上既受田其子則皆受田也又案卿大夫士得世祿者受采地即大小都家邑

農而廩食於官亦不身受田賦田數少或當在此近郊士田之內耳祿田與采地異詳大宰疏云蓋亦

是也其不得世祿者則賦田數少或當在此近郊士田之內耳祿田與采地異詳大宰疏云蓋亦

當於甸公邑取之唯圭田數少或當在此近郊士田之內耳祿田與采地異詳大宰疏云蓋亦

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者破先鄭為在官賈人所受田後鄭意在市賈人家所受田當即後官田

不入此賈田內在市賈人即大宰注所謂處曰賈是也賈人身在市不得為農其家有子弟任農

者則授以田江永云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則在民間為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案江說

是也依漢志說工亦受田而經無工田者工賈職事相等故經舉賈以賅工文不具也至在官之

官工則當廩食於官不當受田詳後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者謂各職府史胥徒及在

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案黃說是也凡庶人在官者本身受稍食於官而其家則別受田所

謂官田也國語晉語云工賈食官章注云工百工也賈官賈也食官廩之彼工賈亦謂在官之

工賈章謂官廩之即稍食也與此經官田異云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謂為官畜牧

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案王制說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其餘以爲
開田彼開田即此公邑也故賈據以爲釋但王制所說鄭以爲夏制故大司徒注謂畿內國數未
開小司徒注說三等采地百里數亦不從彼文賈說非鄭指也詳大司徒小司徒疏云二百里三百
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
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
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案依鄭賈說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
似亦爲州黨族閭比之制其官則州長以下至鄰長也蓋鄭謂公邑不制井田與鄉遂同則亦似亦
爲縣鄙鄭里鄰之制其官則縣正以下至鄰長也蓋鄭謂公邑不制井田與鄉遂同則亦似亦
相比之法制其邑居不必計三等田萊以通其率故可依放鄉遂之成法而無勞更易今攷不井
之田唯甸公邑容或有之其稍以外公邑皆錯居都鄙之閒則無不制井田之理至所定二百里
以外爲州四百里以外爲縣則又徒比傳司馬法州縣之文於經實無塙證但鄭雖謂公邑爲州
縣而吏大夫止於州長縣正則無鄉遂也論語八佾皇疏乃云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
同六遂之制郊特牲孔疏亦謂公邑之官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殊無
鄭亦無是義也金鶚云公邑之官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殊無
謂矣但公邑之官宜尊於采邑縣邑宰當爲中大夫甸邑宰當爲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
之並宜從遂大夫之宜列也縣師掌公邑故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王制言天子之縣而公邑
之止於縣可知矣案金說近是而未盡也公邑官之見於經者有縣師縣士與鄉師鄉士掌六鄉
遂師遂士掌六遂同是即公邑止於縣之證依鄭說公邑不制井田則縣如五鄙之縣依金說公
邑制井田則縣即四甸之縣二說不同以金爲長但月令百縣亦見周書作維乃以王畿千里百
同爲百縣是縣方百里與四甸封域迴殊蓋井田之法四甸爲縣公邑所治則以四都爲一總部
通謂之縣縣有大縣小縣四統爲都而采邑之大都則四都在采邑爲大都則在公邑則爲總縣里數
同也若然公邑總縣大夫統四都而都縣甸邑井之吏咸屬焉蓋與遂官略同縣師通治諸縣
亦與遂師同但縣吏爵等員數不可攷耳互詳鉞官及匠人疏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
爲縣云者鄭意二百里以外公邑官如州長故司馬法或謂之州四百里以外官如縣正故此經

弟者禮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疊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詒讓案白虎通義京師籍說天子亦食采百里則與王子弟同未知然否云疊五百里王畿界也者大司徒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云疆猶界也疊本字疆或字玉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距界各五百里所謂疊也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如圖者如圖謂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以外甸稍縣都大小相包各以百里為界以次迭遠是正方也然地有低邪錯互其勢不能皆正方其任之姑以此為率耳管子宙合篇云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亦此意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不方則受田邑者彼此出入或遠或近自不能盡如常制鄭言此者明此經所言遠近之差皆據常制若授田則又當因地制宜不能拘執也云其所生育願貢取正於是耳者即謂任之不得正於方平以為率也賈疏云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賦貢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賦貢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者亦申民居區域之說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都城亦謂在城郭中後鄭意此廛里在國城中雖當以百官及土工商等居宅夫士及四民所居宅大總言之通謂之廛里在國城中雖當以百官及土工商等居宅郭多然近郊負郭之農亦容有居城郭中者管子大匡所謂耕者近門亦與仕者及工賈同居城郭中即其證也遂人之廛在野與田同授則當為農人所居宅然各在其城邑中則一也其鄉遂以外凡都邑所在皆有官吏及四民之宅亦同謂之廛里經惟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者主其多者言之猶之公邑有四等惟甸最多經遂繫公邑於甸地矣又案國中廛里蓋亦計戶而授之其數無文以遂人注六遂之廛約之或亦當如孟子五晦宅之制與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賈疏云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者四郊以內包六鄉共四同甸六遂公邑共十二同稍公邑家邑共二十同縣公邑小都共二十八同疊公邑大都共三十六同并之總百同也國中四郊三十六萬夫甸百八萬夫稍百八十八萬夫縣二百五十二萬夫疊三百二十四萬夫并之總九百萬夫也通虛實之地為田九萬萬晦故國語鄭語云王者居九千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咳即九萬萬晦一圻之地大數也章注以為九州之數誤賈疏云王畿千

里開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里為一同故云積百同百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

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謂九

萬夫者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

郭謂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

去一據大較而言也案王城當方九里賈謂方十二里非是詳後王鳴盛云三分去一之法凡古

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為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澤瀆城郭宮室

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注與王制合論讓案漢書食貨志云李悝為魏

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其率與

此注百同九百萬夫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同皆據不井之田言也漢書刑法志說一同萬井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率推之百同為田六十四

萬井為夫五百七十六萬此據井田言也與小司徒注一成除芻加十里為四都實田正同其率

蓋二十五分而去其九校此注三分去一為稍強鄭以王畿百同自都鄙外皆不為井田故不盡

從漢志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又以田不易一畝再易上中下相通者賈疏云此相通三家受六夫

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趙春沂云農人以上中下相通蓋謂九等田約九萬家授田半農人則不易之田家五十晦一易之田家百晦再易之田家百五十引孟子去田五十晦以釋士田欲符其數也依鄭此說則遠郊之內六鄉餘地九萬夫以九等田引孟子去田五十晦以釋士田欲符其數也依鄭此說則遠郊之內六鄉餘地九萬夫以九等田里任之適盡此九者雖在六鄉七黨五千家之外亦附屬六鄉故司勳注云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是也今攷九等田里雖屬六鄉然不必盡九萬夫之地遠郊之內尚有餘地小司徒所謂四郊縣師所謂郊里是也鄭說遠郊以內盡屬鄉夫之詳小司徒及縣師疏又案匠人營國方九里九九自乘凡八十一里為地七百二十九夫此國城中地之大數也周書作維王城之郭方二里九里以二十七自乘凡七百二十九里除國城八十一里凡六百四十八里為地五千八百三十七夫此郭中地之大數也兩相并總六千五百六十一夫以任塵里場圍尚有王宮官府朝市倉庫學棧城垣涂巷冢墓溝瀆之減則其為塵里場圍者夫數蓋亦無多而鄭以二者皆一萬夫者城郭之外鄉里郊里亦各有塵里場圍之地且以九等田均分約計為此數固不必一密合也王國城郭里數互詳大宰疏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通六鄉及九等田里之數也賈疏云此鄭穆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此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詒讓案依鄭說九等田家受一夫則九萬夫即有九萬家而此仍以四萬五千家折半計之者亦以九萬家本是約計不必實數如此故仍以二夫為一夫為率耳引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者漢書食貨志文比舊本譌此今依釋文及宋婺州本正與漢志合顏注云此例也賈疏云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亦如之是其餘乘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夫一婦受井田百畝案鄭注並從其說非也孟子餘夫與遂人同賈分爲二以調停孟子及班鄭

之說亦非也詳遂人疏又案受田之年經無明文賈據鄭內則注義謂三十受田後漢書劉寵傳

李注引春秋井田記同而漢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則校鄭說早十年陳奐云古者

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六十

是父歸田乃子受田矣案陳說足證鄭義蓋夫家之名起於一夫一婦則受田者無論正夫餘夫

年二十三而取自是極限是年二十者多已取妻聞有未取者則不得爲餘夫又安得竟受一夫之

田乎況六鄉十五萬夫之田以養六軍六遂副六鄉亦然則凡受夫田者必任受兵鄉大夫職國

中七尺止任力役尙未受兵此尤未受夫田之塙證王制孔疏引易孟氏詩韓氏說云二十行役

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受田歸田與受兵還兵年必正相準內則注說不可易也大抵男子年二十

或已授室則受餘夫之田餘夫任行役小司徒田與追胥羨卒竭作是也至三十而丁衆成家別

自爲戶則爲正夫受田百晦正夫任受兵即六軍及丘甸之卒是也餘夫爲羨卒正夫爲正卒受

田與受役受兵事亦正相當也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則從父兄而耕不得爲餘夫受田其已授

室受田之餘夫雖年過三十或尙從父兄不自爲戶則仍爲餘夫不得爲正以起徒役毋過家一

田口六十晦當農夫五分之一其視孟子餘夫田減五之一者依班鄭說餘夫受田與正夫等則亦止五分之一矣鄭引之者證士工商不惟本身受田半農人即其子弟受田亦不得與農餘夫等也但上士工賈等家受田鄭意並依圭田例以五十晦為正漢志所說乃五十晦外別有所受蓋亦當於士田賈田內授之與農之餘夫異經文所云或亦合此故舉以為釋耳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此據遂人三等頒田有餘夫而小司徒說六鄉授地之法不見餘夫故意鄉遂雖同有餘夫而授田則皆在遂地中也賈疏云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者明士工商本身不受田其家雖受田而與農民餘夫異也賈疏云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但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案賈說非鄭指也此工商亦得通謂之在官市二者言之內宰云凡建國佐后立市是市舍皆官建以授民故在市之工商亦得通謂之在官國語齊語云處工就官府亦其義也鄭意蓋謂士工商等以事在官則其家人亦隨父兄在國故士田官田賈田等皆於郊內授之耳此沿漢志四民之文故唯舉士工商其實商中亦當兼有賈賈謂此工商與上賈人別亦失之云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鄭意餘夫既在遂地中而六遂七萬五千家數有定其餘地盡為公邑明餘夫必於公邑受田也此餘夫蓋通駭鄉遂之餘夫遂即上云在遂地中者彼官注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采邑小都大都焉是鄭意公邑雖非遂而亦附屬遂人遂師故通以公邑為遂地也賈疏云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案此餘夫專據農民之餘夫不含士工商子弟也賈謂專指士工商家言誤金鶚云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萬夫安得謂餘夫無地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情理是六鄉餘夫必不出耕於遂地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晦何待鄉遂

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地皆有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於此且生齒日

增井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為然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餘夫之田亦當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為然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可知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案金說

是也六鄉之餘夫當授以四郊之田六遂之餘夫當授以甸公邑之田鄭謂遠郊之地除六鄉及

九等田里外無餘地故無以處餘夫而謂出耕公邑非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

四萬夫之地者即據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除郊內四同三十六萬夫餘得此數也云城郭宮室

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意甸以外城郭宮室分布其間不若郊內之多又匠人云經涂九軌環涂七

軌野涂五軌野涂以為都經涂是野涂狹於國中經涂環涂都經涂與國野涂等則都野涂益狹

可知是涂巷又狹此三者既占地校少則田宜增多故不用郊內三分去一之率也云於三分所

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賈疏云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三分所

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所去六中存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

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

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

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揆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三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爲九萬同同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程縣田云遠郊之內除所去之數實田二十四萬夫甸稍縣都除所去之數實田六百二十四萬夫綜計之所去止二百五十二萬夫所餘有六百四十八萬夫所餘夫數六百萬夫外實羨四十八萬夫然以所羨數爲六家加一夫之數適加四十八萬夫大共計之百同定受之田實止三百萬家云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者賈疏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徒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城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甸四甸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云隰宰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謂井牧據此則鄭是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縣師注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遂人遂人所掌之野得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郊外謂之萊亦不與相蒙矣豈謂因以所制田授之與案程說是也前賈疏引鄭志說亦與此注同誤云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賈疏云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餘有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程瑤田云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萬

十晦是六家受十三夫也旬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
 計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為定受田二十八
 萬五千家以為公邑綜計之為定受田三十六萬家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
 除所去之數實田五百四十六萬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為定受田二百五十六萬家其
 三等采地鄭所未聞故正田無定數以其餘為公邑者亦無定數合甸稍縣都定受田二百八十
 八萬家加遠郊內之十二萬家百同定受之田三百萬家也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
 公邑者即謂甸一百八萬夫地以鄭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除之又以六家受十三夫之率通
 之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受地二十八萬五千家並為公邑也賈疏云鄭既總計畿內遠郊之外
 對別更計之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
 以餘地為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公邑也

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

春云當為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疏凡任地者此周微

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殺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有爪疏法任地令賦遠近

輕重之差也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者賈疏云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園

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沈彤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園以外之宅皆無征

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案沈說是也管子幼官篇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即所謂

而三者謂六鄉民田及七等田之賦凡十一者並謂十中稅一詳匠人疏賈疏云近郊即上經宅
 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什一而稅也遠郊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
 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民田之賦賈疏云即上經公邑之田
 任甸地已下至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

邑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雖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
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詒讓案鄉遂郊里制溝洫四等公邑制井田通以此十一二十而
三十二三等之率征之采地賦稅雖入於其主其率亦視此周徹法通於畿內稍縣都采地公邑
皆制井田而無公田則亦不用助法賈謂采地用助法公邑用夏之貢法乃沿匠人注之誤非也
字之變也案泰正字漆段字泰即泰二變體經注例皆作漆後漆林者亦於園地樹之史記老
子韓非傳說莊周嘗爲蒙漆園吏是也蓋園征雖二十而一其種漆林者則當二十而五不可以
一率齊也賈疏云上之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
故也又云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架小架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
十而稅天下之中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
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立之問也周禮詞稅法輕近而重遠
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
薄田其鬴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
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末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稅
出禾芻乘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侯邦國無
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陳壽祺云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
收田一井出稷禾乘芻伍米不是過也許爾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引周禮曰七十百四十斤爲
乘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乘爲一秬案此聘禮記文惟彼斤字疑許所見本異
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稱周禮皆屬周禮說非周禮六篇文案陳說是也異義云故
周禮當作古周禮說此經爲古文家說也有軍旅以下自是舊師參合魯語及聘記補此經之義
鄭駁蓋偶失攷依舊師說則此職爲在地正稅之法魯語所云別爲軍賦之法故章注及家語正
論篇王注並謂其歲收爲有軍旅之歲明其非正稅無軍旅則不征也惟魯語本云稷禾乘芻伍

米而周禮說則據聘記釋其義今攷彼記說秉米車米秉禾三文雖相屬而各自計數義實不相

家既與魯語文數不同而周禮說及韋注又并記文之不相家者為一以傳合魯語之義實不可

通然則舊師之說實未足馮玄鄭之不從也又魯語云一井所出而周禮說則云百畝之賦似據

侯國都鄙公田九一之法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當以一井九百畝通計而為賦法不當并賦百

畝也此其尤難通者矣漢書食貨志引李悝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海一石

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下又云上賦斂又未與此亦是正稅外別

有軍役賦斂之證然此經自是任地之正賦不開軍賦之事近郊十一者即李悝所謂百畝歲收

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蓋據下地平歲之稅計之雖地有肥磽年有豐儉而其率路同依

此推之則遠郊二十而三百畝稅二十二石五斗也旬稍縣都無過十二百畝稅三十石也公羊

穀梁宣十五年傳孟子告子篇文選報孫會宗書李注引尚書大傳並以十一為賦稅之正法不

得有多少而此經則不盡然賈疏以為王畿邦國之異說殊不靖江永云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

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

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

賈賦是也云國宅城中宅也者士師注云國城中也故此國宅先鄭以為城中宅即卿大夫及四
民居宅之通稱賈疏云先鄭意塵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
鄭意以塵里既為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詒讓案先鄭說雖可通而所
合大廣民宅不得盡無征也云無征無稅也者說與後鄭同云故書漆林為漆林杜子春云當為
漆林者說文漆部云漆木汁可以繫物也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經典通借
漆為漆故杜亦從之此以借字易正字猶鍾師故書內夏內自是正字而杜從借字易為納玉人
故書稍氣氣亦是正字而杜從或體易為餽也釋文作漆字之見於經者司几筵巾車職方氏輸人弓人
常用之字例不能盡以正字繩之通校全經凡漆字之見於經者司几筵巾車職方氏輸人弓人
皆不作漆見於注者角人鬻人司几筵小師笙師巾車輪人弓人亦皆不作漆其漆漆錯出
者惟此職釋文或本作漆巾車注則作漆者七作漆者三自是傳寫錯互不足以消經注之通例
也云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沈彤云國謂城中宅即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
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金鶚云百官所居當在城中蓋
古者每日必朝朝辨色始入其登車在夜未旦城門必天明乃啓若在城外不及朝矣羣士亦必
入朝是公卿大夫士皆必居城內也王宮方千二百步兩旁宜為羣士之宅蓋宿衛王宮者皆士
也居此便於宿衛東南西南三面近城門皆當為公卿大夫士之宅其北近城皆工商所居蓋上商
居宜近市也四隅之地非貴者所宜居庶人在官者當居此也士所居亦近市者孟子所謂在
國曰市井之臣指士言也晏平仲之居近市景公故欲更其宅歟案金說甚靈古者田宅皆官授
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又云公欲弛邱敬子之宅
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公卿大夫士之宅咸官授之其世官者亦世居是宅確罷黜或去
國則宅當還之官故孟子有三年收其田里之說里即所謂國宅也魯語韋注以彼宅為有司所
居與鄭此注說同攷大司馬注云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鄭意亦謂公卿大夫以居宅為私朝即是
詩鄭風緇衣孔疏引鄭書注又云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鄭意亦謂公卿大夫以居宅為私朝即是
治事之寺舍非如後世私室與官署迥異也凡吏宅既皆官所授故無征鄭說與國語義合自是
此經國宅之塙詰而賈援匠人九室以釋之則非鄭指九室在宮內乃卿士公朝之次豈宅里之

謂乎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賈疏云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者國語魯語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章注云里廩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與此經義合賈疏云以其廩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廩無穀也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案賈說非也園自為種草木之地非於田畔為之家二畝半之說又鄭所不取詳前疏云古之宅必樹者釋民宅有稅之義明廩征即征其所樹也宅必樹詳後云而園場有瓜者賈疏云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廩園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廩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廩皆有稅之事也案園場與園廩異地鄭賈並合為一誤也詳前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

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市又廩人職掌斂布之次布儔布質布綱布廩布孟子曰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立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之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
疏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絲役
疏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任民賦稅之餘法也里布屋粟者任土之餘也宅不毛田不耕者蓋兼情民受田宅而蕪廢不治及富貴家之廣占田宅以為游燕者言之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任民之餘也凡惰民之不事者則令出征賦以示罰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者廣雅釋草云毛草也穀梁定元年傳云毛澤未盡注范邵云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宣十二年傳云錫之不毛之地何注云境墾不生五穀曰不毛此宅不毛與田不耕對文則非不可種五穀故據孟子為不樹桑麻遂人注說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莽法即放此經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

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者此說里布爲印布帛之布漢書食貨志說周布帛以廣二尺二寸長二丈
爲度此廣長各取十分之一裁創之以爲幣布參印書者蓋謂書布之上而如聖印漢書平帝紀
如注引漢律傳信用五寸木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此布也者抱布買絲
印布書之上以檢姦僞也但此當有正文今未詳所出云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者抱布買絲
鄒風氓篇文毛傳云布幣也鄭箋云幣者所以買物也案毛詩傳亦無布參印書之說先鄭或
據三家詩也云或曰布泉也者此又一說後鄭亦從之外府注同引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者
昭二十六年左傳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適齊師高黻以錦示子猶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
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賈疏云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
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儻布質布謂布塵布者亦證
布爲泉也彼職次作斂儻作總杜子春讀總爲儻故先鄭從之詳彼疏引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
剛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者公孫丑篇文願爲其民今本作願爲之氓趙注云里居也布
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
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民也趙說亦與先鄭同江永云孟子夫布即閭師
之夫布里布即職師之里布蓋戰國時爲一切之法凡居廛之民不問其有職無職而皆使出夫
布亦不問其毛與不毛而皆使出里布此爲類外之征故欲其除之案江說是也孟子里布與此
同而夫布則別見閭師此夫家征內亦兼有之故先鄭引以證義管子輕重甲篇云澤魚之征伯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彼邦布當即此經里布夫布蓋春秋時已類外責屋粟里布夫布之
征故管子亦欲去之也云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
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者明爲罰賦欲勸民之就業也四業即諸子注四民之業漢書食貨志亦
云四民有業賈疏謂即閭師畜耕樹蠶四業又引或說以爲四時之業並謬云故孟子曰五障之
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者梁惠王篇文趙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
二畝半欲爲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引之者證宅當樹桑麻也案漢書食貨志
說井田之制云還廬樹桑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亦云還廬舍種桑葢菜並與孟子說同趙氏廬
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亦本穀梁宣十五年何注及漢食貨志鄭所不從詳匠人疏云不知言布參

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者布參印書先鄭亦自不得其義但見舊時有此說遂據以為釋故又自發此疑舊時說蓋即詩禮舊師說也云玄謂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者從先鄭後一

說謂布為泉也後鄭意此里與遂人五鄰之里義同泉即謂口泉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載師凡宅不毛乃謂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

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案鄭答辭意簡晦未審其義惠士奇云罰一家而使出二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案鄭答辭意簡晦未審其義惠士奇云罰一家而使出二

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宅之所處為里里者居也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宅在里故宅不

毛者出一家之里布里布者一家之里也江永云里字之義有三一為三百步之里一為二十五

家之里一為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廬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厖王制田里

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孔廣森云里布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

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蔣驥康云里即廬里里布一廬之布案惠江

孔蔣說是也孟子趙注說里布亦訓里為居則漢儒已有此說矣里與宅同里布即廬征亦猶廬

人之宅以廬征二十而一之率計之則所征里布與田征四分晦之一處當略相等其所征大約五

少而鄭謂不論其宅之大小概令出二十五家之布無此理也漢食貨志載王莽儼周官法城郭

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蓋以里為方里而井之里一井九夫三分減二止有三夫抑

或以九夫開方一面亦適三夫也此難不以為二十五家之里然數仍太多且與屋粟義棍經義

必不如是也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謂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義同彼注引司馬法云夫

三為屋三夫即三家所受之田故以屋粟為三家之稅粟漢食貨志載王莽儼周官法凡田不耕

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即鄭所本江永云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

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案江說是也田不毛者所出之粟亦當依常稅十一至

十二五等之率計晦征其粟以屋為非田之小成故假以名之耳非謂不論其空田之多少而概

令出一屋之粟也凡此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即就地征力征之恒法以為罰明其雖不在征

而不在弛舍之例耳豈於常征之外別加罰征之色目亦豈於恒額之外增溢罰征之等數哉云

以共吉凶二服及妻器也者此鄭以意推之謂罰征之布粟等不結國用也賈疏云案鄉師職云
比共吉凶二服闋其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官物為
之惟吉凶二服及妻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
言也云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者後鄭意此無職事即閭師之無職者也賈疏云
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
之使樂業也孔廣森云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游惰不給轉移執事者朱大詔云無職事謂既無
職而又不事事者即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而又不事事者即無職之閒民不特與上二句不一例且
凡田不耕出屋粟同列此九職所不任也鄭以無職事即無職之閒民不特與上二句不一例且
與閭師之無職者出夫布不合姜兆錫黃以周說同案孔朱說是也職事義雖同而此無職事與
閭師無職者義實小異蓋閒民雖無職而轉移執事即其事惰民并轉移執事而無之則信無職
事矣鄭賈并為一說殊未審漢食貨志載王莽擬周官法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蓋劉歆等亦
以此無職事與閭師無職者為一故竟以夫布當此夫家之征後鄭義略本於彼不知此惰民所
同出閒粟則為惰民所發出二法固不同也云夫稅者百晦之稅者謂出百晦什一之稅粟閭師
疏引鄭志荅劉夢云夫征田稅如今租是也此即旅師所謂閉粟孟子趙注說夫布亦以夫為一
夫與鄭義同然出百晦之稅於數太多似不足據管子乘馬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
為功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彼夫粟即此閒粟也但彼云視貸離之實而出之則夫粟自有輕
重之差不定出百晦之稅明矣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蓋給經役者請出軍賦力役之征均人云均
人男女無妻者為夫有妻者為家案此夫家之義當從江為正小司徒注云夫家猶男女也全經
言夫家者甚多其義並詳小司徒及縣師疏此注獨分為二與小司徒注自相違悞凡平民既授室受
之征惠士奇黃以周並謂出夫布其說甚是然當氣鄭稅粟為釋方為疎備蓋凡平民既授室受
田則成夫家任職事者有地征九賦之稅是也又有力征九職之貢是也自賢能瘠疾貴者服公
事者外無人不以此征此無職事浮游不任農圃故罰使出閒粟以當地征惰窳不在役故罰使

出夫布以當力征夫布與閭師無職者之征同但彼為九職之閭民本非不任職者故唯出夫布而不受田則不合出粟此無職事則九職所不任者既以不任後罰使比布又雖不受田仍罰令出粟上里布屋粟之罰出布者不出粟出粟者不出布此夫家之征則布粟兼出故經不質言布粟而通謂之征鄭亦知此夫家征內兼有晦稅及力征然不謂亦出夫布而謂家征為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夫惰民罷弱於本身職事以時徵其賦疏以時徵其賦者賈疏云閭師徵斂六鄉之尚不能任豈任受邦國師田之役乎以時徵其賦疏以時徵其賦者賈疏云閭師徵斂六鄉之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合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之征亦可斂之詒讓案餒官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師遺人均人官之長則此官實總掌賦法所云徵其賦者亦依任土之法令閭師等官徵之而理盡鈎考其當否徵斂煩辱之事殆非所親也賈疏謂閭師盡徵畿內之賦貢此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給乎又旅師唯掌三粟不掌六遂正賦之事賈說亦失之又案此經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三種罰賦在鄉郊者蓋閭師及鄉吏徵之在六遂以外者則旅師徵之此官亦唯總掌其斂法不掌徵之事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四終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疏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者主國中及四郊里版

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籍之法與司民為官聯也此官為國中及四郊吏之

長而兼掌六鄉賦貢之事脩閭氏掌比國中注云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是國中廛里及郊

里雖在六鄉之外而亦比閭法五家為聯與鄉遂同故通屬閭師四郊即郊里詳遺人疏賈疏

云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

方者謂九職任民之事其六畜亦任其役貢也此官掌國中四郊亦有地治則亦當有校比之法

與鄉師遂師縣師同經交不具也云以待其政令者賈疏云政令謂賦役皆是也注云國中及

四郊是所主數人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以經言國中即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言

別於下縣師所主數不止國中四郊也賈謂閭師直知其人數不施政教非鄭指也又案敍官注

云閭師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則鄭意國中四郊並通屬六鄉今攷載師云以賞田在遠郊之地

司勳云掌六鄉之賞地

自三十州七萬五千家之外所增益者咸非鄉吏所推也此官專掌之小司徒云四郊之吏即

此官之屬吏也蓋國中四郊之政治與鄉多相通貫故官吏職事與鄉吏亦得相佐也而部居

固自用之不提也亦詳大宰疏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陸人注云六畜六牲也如養之曰

畜將用之曰牲此據民間字養言之故亦云六畜但六畜任力者以馬牛為主此大總計之耳賈

疏云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為農事而鄭據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

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據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斂亦據知其數也云賦九賦及九

貢者賈疏云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在二賦而言大賦亦大櫛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此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案賦者徵斂之大名故九賦九貢通謂之賦九賦即地稅貨賈謂曰率出泉非也

詳大宰疏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貢草木謂麥 凡任民者此任民作貢即大宰九職之力征亦即大府

也任民之法通於畿內而其頒行則自國中始故於此官備列其法賈疏云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者大宰注云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大府亦云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以下並與大宰九職文相應耕為三農所任之職事九穀即耕田所成之功官以職事授之民而使各以其功為貢所

以徹其情而不強責其所無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賈疏云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詒讓案此嬪婦布帛之貢為民家女口之力征即管子入國篇所

婦征亦即孟子所謂布縷之征也月分蠶事既畢乃收繭稅以桑為均注諸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蠶收以近郊之稅彼則公桑之地征與此嬪婦之貢異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

貢其物者山澤難有農圃牧諸職若掌葛征草貢之等所貢匪一故通言其物以賅之賈疏云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

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

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確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閒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閒民裁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

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爲二者以山澤所貢不同故分爲二以充八通開民爲九耳江永云九職中惟臣妾不貢疏材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茶之疏材自是取之於虞衡及山澤之農九職

除臣妾析虞衡爲二仍是九故天府言九功之人案江說是也其任民之法校之大宰九職之人唯無臣妾耳蓋臣妾最賤雖受職而不貢功即無口賦也至下文夫布即開民之貢賈因鄭以夫

布入九賦故謂此經開民無貢不足據也此力征之貢與九賦地稅不同與均人公甸三田之力役亦不同凡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於法既任力役則於身應計口

出賦故令各以其所能受職而貢其功以爲征不受職則爲惰民而有罰其老幼及貴者賢能廢疾服公事者皆不受力役助亦不征其職貢此在民作貢與後世丁口賦正同但出物而不出泉

與後世注小異耳漢書食貨志載王莽擬周官法論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嬖婦柔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買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

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其爲貢蓋比傳此經而失其本意者九貢任民其征甚輕安得以地稅十一之法棍之邪凡力征與地征力役並不同詳大宰鄉師載師

均人疏注云貢草木謂萋果菰之屬者萋菰爲草果爲木葵韭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共爲菑見醴人果菰詳甸師疏草木可貢者多故約舉四者以該之凡無職者出夫布

者掌其九賦凡無職者出夫布者賈疏云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爲有職者執事當家廢地不事即無職也

出夫布者亦使出夫口稅之泉也莊存與云夫布一人之力征也江永云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即九職中之閒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在職與今馬丁錢相似孟子座無夫田之布夫

布即此經之夫布案莊江說得之凡力征皆以夫計故國語魯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章注云力謂絲役以夫家爲數是也上農簡工商之貢皆計率以征其物但此閒民則不貢物而出泉

耳此夫布即漢之口泉計夫出之故謂之夫布唯閒民無功可貢乃有此泉征鄭以通釋九賦則非也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賈疏云生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

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奕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

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以此言之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
 甸耳劉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
 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
 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
 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緣無職者不當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
 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職中
 而有九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
 在賦中其甸下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大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
 賦中也詒讓案鄭意上八貢所任之人或受田或受功皆有常職出貢復出賦賦即口泉此無職
 者既不受田復無常職則唯出賦不出貢今致意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為田稅及力征力征
 亦即口泉此無職者出夫布則專為口泉而無田稅鄭分別二者甚精但不知夫布與八貢並為
 九職之貢九賦為地稅之總名不得為口泉口泉亦唯開民出之八貢所任之人非開民貢物而
 不出泉則義尚未審耳朱大詔云職師云無職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迥別不得合為一無職
 事謂既無職而又不事事者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也冢宰謂之閭民者無職而轉移執事是仍
 有職業者也鄭司農云轉移為人執事者今傭賃也故令出夫布布泉也讀出一夫之泉閭師所
 任即冢宰所任於農圃工商牧績度衡八者皆云貢其物於無職者云出夫布者蓋八者皆有物
 可貢轉移執事之閒民但有一夫力征故令出一夫之布自凡任民至無職者出夫布為一節合
 之即冢宰之九職亦即司會之九功冢宰分其職閭師徵其賦司會給其用不得但云八貢下別
 言凡民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與冢師凡宅不毛者節同載師罰之閭師則取之經於無職
 者不云民明與上八者合為九職賈注說乃云其句下讀為義非也至鄭以無職在九賦中尤
 屬非是案朱說是也此經無職與載師
 無職事者義雖互通而人實迥異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
惇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惇周棺也不帛不得
 衣帛也不衰與不得衣衰也皆所以取不勉
疏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

性者此明庶民喪祭所需及衣服皆資所業以始共其脩不事事者則罰不畜者常罰之故死後

制云庶人祭於寢賈疏云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常罰之故死後

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

相宜而已是也案依賈說則庶民自祭得用雞豚為牲國語楚語云庶人祀以魚魚亦膳夫六牲

之一也但此無牲無盛等皆罰情民本身使不得備禮則凡自祭祖禰者無之賈並謂其人死後

乃罰之殆非經意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無祿者稷儲稷儲者無尸處

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是庶民耕者祭以稷為盛今不耕則罰之并不得稷儲也云不樹

者無稷者難記云注難才釋注云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稷五寸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還慮

樹桑秋死者得葬焉穀即楸借字亦棺椁材也據鄭義則庶民得有五寸之淳蓋亦以所樹雜木

為之今不樹則罰之死者有棺而無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賈疏云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

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說文糸部云績緝也凡麻象之事謂之績故詩陳

風宛丘云不績其身其麻隨風也孔疏云績績麻之名案衰以麻為之故不績則衰不得制衰也

注云掌罰其家事也者祭無牲無盛葬無椁衣不帛喪不衰並制殺其家之禮事以示罰也云盛

黍稷也者甸師注云盛盛祭祀所用穀也黍稷也在器曰盛蓋盛祭穀實於器則謂之盛盛散

文則祭穀謂之黍亦通稱盛故此注以黍稷為釋互詳甸師疏云樽同棺也者說文糸部云樽葬

有木蠹也樽即榑之熱變檀弓云棺周於衣樽周於棺土周於樽又云般人棺注云樽大也以

木為之言樽大於棺也白虎通義崩葬篇云柳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釋喪

制云柳廓也廓在衣之言也案周棺者謂周棺之四圍若上下則不周故檀弓孔疏云樽不周

下有茵上有抗席也注云不帛不得衣帛也者說文帛部云帛綌也帛綌絲為之故不蠶者不得

衣帛也任大林云案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考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

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又春秋緜露制服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

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那也又緜露正制篇古者庶人太綬綬無文帛也又尚書大傳命曰得

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有罰庶人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矣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

注庶人白布深衣說今致鄭注深衣為庶人之吉服言其常服當布也若盛禮或當攝盛則

衣絲也管子春秋經露尚書太傅謂庶人衣絲非常制也疏引孟子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
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宋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有深衣其常也論鐵論
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象而已故命曰布衣云不衰喪不得衣衰也者衰緣之借字
詳內冠服疏釋名釋喪制云成服曰衰衰權也言傷權也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
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
無所不在衰此不衰謂五衰之服皆不得帶也江永云斬衰喪當心前長六寸廣四寸之布謂
之衰不績之人遇有斬齊之喪其衰服不設此布以取之非不服喪服云皆
所以取不勉者因其性游不勉事正業故為此制以取之黃其知取而改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

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

善言疏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此官為掌公邑吏之長四等公邑之地域互甸稍縣

近疏置外與邦國都鄙內與郊里甸遂相連比者其疆界互相出入故此官通掌其地域縣

亦隸此官矣江永云謂邦國與都鄙稍甸與郊里其疆相連之地域縣師主分別之不得侵越云

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主公邑版圖之法自此以下並專治稍甸縣都公邑之政法與邦

國都鄙郊里不相涉也小司徒注云夫家猶男女也王引之云夫家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

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賈疏以人民為奴婢非也謂奴婢為人民者惟見質人朝土
之文其餘則否案王說是也會說同江永云甸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
以能辨稽者都家及邑亦放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法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
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均人云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故六畜車輦亦有稽即小宰八成聽
師田以簡稽是也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攷甸稍縣都之羣吏也案江說是也此

羣吏專指公邑之吏與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通百官府言者異詳大宰疏詔廢置亦謂詔及
冢宰及大小司徒詳鄉師疏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載師注云里居也故郊所居謂之郊里書
畢命敍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即治郊里之事賈疏云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云郊里據在郊
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
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
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王昭禹云郊里在鄉遂之間林喬蔭云六鄉節
內屬國中界於郊司勳云掌六鄉賞地之法而載師賞田在遠郊則鄉之界於郊明矣然未可
以郊即為鄉也遺人既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則郊非即鄉矣費魯人三郊三遂則
郊又非遂矣王制命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左不變移
之郊不變移之遂則鄉在郊以內遂在郊以外而鄉在郊矣此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受
之是鄉既不在郊亦不在國中矣故大司馬云鄉家載物郊野載旒旆言鄉又言郊以明二者之
異案王林說是也遠郊不在內地凡四同其稍近之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遺人司諫所謂鄉里鄉
師則別謂之郊里猶之甸地除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地別為公邑也郊里者里間通稱郊民所
居亦什伍相此與鄉遂同與四等公邑井田之制異故不為公邑而與鄉里同稱里郊里之地在
四郊各處小城邑左襄八年傳所謂郊保是也亦置吏以治之小司徒云四郊之吏即此郊里之
羣吏也全經散文言郊者或通六鄉言之其以鄉與郊對文者則鄉為鄉里郊為郊里二者迥異
秋官四郊之獄掌於遂士而不屬鄉士王四郊之學在鄉學之外皆絕不相混鄭王注云迥異
鄉界之外者即此郊里之稿詰賈氏不悟乃以為六鄉之民居於郊者若謂在七萬五千家及
七等田之內則仍是六鄉之里何以別屬之郊若謂在七萬五千家及七等田之外則本不屬於
鄉何得尚為六鄉之民乎其不可通甚矣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者賈疏
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江永云縣而縣以縣為名所主者甸稍縣都然縣
都外連邦國甸稍內連郊里其間四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稍甸都鄙之地域言之
正所以別其為甸稍縣都之地域以為辨稽張本也縣師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下言辨其夫

家人民田萊之數與其六畜車蓋之籍又云作其眾庶所謂其者指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

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稍入縣士治公邑之官也鄉遂之外甸稍都鄙

稍甸里之地城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城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

鄙也案江金說致境足正鄭君之誤林喬蔭說同云萊休不耕者者遂人注義同彼經云上地田

百晦萊五十晦以萊對田言之田為當歲耕者則萊為休不耕者也謂之萊者王制釋文引何

澤虞云萊澤野大司馬云萊所田之野是也放火焚草謂之焚萊司燿牧師所云是也全經之

疏云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晦百晦之類是萊為草萊穢汚之稱也

則六鄉亦當有田有萊與遂人上地萊五十晦中地萊百晦下地萊二百晦六遂之制同與大司

制不與遂同既與大司徒經文相釋又與小司徒注義自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

灋于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受法於司馬者疏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般見田役謂四

時田獵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分之詒讓案會同常禮不出郊甸不必作眾庶此謂巡守般國

王於方岳侯國行大會同之禮六軍從行役及公邑此官則戒作之也田役謂因田獵起徒役亦

駭驚功作力役之事詳大宰疏云則受鷹于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者師役軍風法並掌於大司馬此官兩受而行之所作者公邑之軍旅出徒并出車馬兵器也公邑亦制井田故軍賦

同都鄙之制與鄉遂出田出車之制異賈大司馬疏謂公邑出軍之法與鄉遂同非也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司馬注說井田出車之制巨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楛具備即司馬官法之遺此衆庶即彼甲士步卒等馬牛車輦即彼戎馬長轂及牛等下兵器即彼戈楛等是也詳小司馬疏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衆庶既集則以

軍法部署之車以百二十五乘為伍三十乘為卒詳司馬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賈疏云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

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戈矛戟也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帥也江永云稍人言作其同徒養輩帥而以至是稍人自帥也此言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

是使都家公邑之長帥而縣師不帥也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之則是縣師受於司馬稍人受注於縣師縣師是中閑寮令施令之人不惟不帥師徒而致於鄉師者亦非其職疏帥而至於鄉

師則於經文以帥而至者不協又侵稍人之職矣案江說是也兵器當分為二器謂在器之屬賈以兵器通為五兵非也詳玉府疏注云受於司馬者知所當徵眾寡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

即大司馬之職也鄉師之田法亦其細別此官則受之以為官法故稍人即謂之縣師之方士亦謂之縣若也軍旅會同田役事有大小所徵衆寡之數不同司馬頒其注於縣師則受法

從而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名疏凡造都邑者賈疏云都謂

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者與封人量人為官聯也賈疏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

小都五十里也城即疆域大小是也江永云職首通掌地域謂與甸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

則新制之地域也金榜云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謂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

封社稷之疆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謂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

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於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案金說也是也凡造都邑其土地取之公邑其餘絕也則又歸之公邑故此官得制其域至都邑既建以後其政治貢賦咸都家之君自主之此

官不復參與唯其典法命令間有及於都家者故方士掌都家而云脩其縣法周書麥篇亦云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於大祠及風雨野宰即縣吏也注云物謂地所有也者即大司徒云以

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之事凡山川民物等皆其地之所有也云名山大會不以封者王制文鄭彼注云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言此者釋辨物區域之

義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謂甸稍縣都也所疏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者送人注義同縣土

臣王城二百里甸至五百里都通得野器也亦詳甸師及縣士疏江永云六遠以外通名野此謂徵公邑之民賦也公邑之民賦邑大夫徵之縣師以入大府其疏材等物委人斂之若謂縣師親

徵民賦則公邑民賦繁多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徵哉云所徵賦貢與閭師河者賈疏云但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斂野之賦貢是送師旅師也故直

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案鄭賈說並未安此野之賦貢即送師之野職野賦所掌地異而法略同此官主公邑不主三等采地之賦貢采地賦貢亦非送師旅師所斂互詳旅師疏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

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驛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慶人倉人計九穀數是國

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餘廩也驛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

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艱阨作撞阨釋作寄杜子春云撞阨當為艱阨寄當為驛之委積皆於九式所用之外景地儲序以待施惠

之事與鄉師司救委人為官聯也江永云遺人委人皆掌委積而所主不同遺人兼有薪芻而所主者粟米之積委人主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之積遺人之委積自鄉里至縣都皆掌之但

所主者粟米非委人之所聚者耳案江說是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者以下並掌委積官之官法也賈疏云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據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

說便留之以為恤民之難陋之等也。陋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案賈說：非也。年穀不熟，自在凶荒之科。此云民難陋者，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陋以王命施惠，蓋隨時察問，民有困乏，不給者，則調恤之。不係於年之上下也。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賈疏云：門謂十二國門，關謂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積，以待賓客者，郊里謂六鄉外四郊所居與鄉里異。賈疏謂：即六鄉之民居遠郊者，失之詳。縣師疏賓客，委積即大行人王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之等。出入道路隨方，供致以其自備而出。以郊為始，故此職以郊里之委積待之。而委人則又以稍聚待賓客，明道路所出，隨在皆有。不必皆出郊里。大小司徒並有賓客，令野脩蓋委積之文。彼野蓋通郊甸，稍縣都言之。與此下文野亦不同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野旅者，賈疏云：上既言郊里，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途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賢望，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靈旅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嘉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詒讓案：此職野鄙，不兼縣都與縣師之野。異然當兼甸，稍言之。司會賈人注：並云野甸稍也。是也。靈旅謂畿外客民與上民為六鄉土著，異蓋畿外之民來至王國者，皆於六遂外之公邑。暫時寄居，以鄉送夫家。有定國中四郊土民，萃處皆無容羈旅之地。故必於野鄙受處，而即以野鄙之委積待之。委人亦以甸聚待羈旅，皆是意也。至客民之留居，不反者，則亦於公邑受田。故旅師掌野之輿積，而云凡新吐之治，皆聽之。暫止則為羈旅，久居則為新。陋其實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賈疏云：凡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中幾外皆有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幾內幾外皆有之。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案稍當在野鄙內，賈謂在縣都中亦非是。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外，言待凶荒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留餘法用也。者賈疏云：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久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正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稍殺餘法用。謂遺之委積，所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正餘法用。

九穀之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羣旅是廩人亦云

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

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驛配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

亦謂除道委積之外也案鄭賈意蓋謂此官所掌委積以穀之土即倉人所謂穀積是也凡

積皆出於式用之餘管子輕重乙篇云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游財亦即餘法用也云

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驟內注云移用謂轉運給此鄉里之委積等亦以法用所餘轉運

別儲以給精既諸用是與彼移用養正同也賈疏云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別有餘乃移於他處

故云亦如此也云皆以餘財共之者餘財即國用之餘也云少口委多日積者大司徒注同案委

積皆倉廩積聚之通稱詳大司徒疏云鄉里鄉所居也者謂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之里也此經

及司諫謂之鄉里鄉師謂之州里義並同其地同在遠郊以內而非七萬五千家所居者則別謂

之鄉里故縣師注以郊里為鄉所居義亦與此同云艱阨猶因乏也者阨借字鄉師注云艱

阨飢乏也詳彼疏經注作艱者阮元云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聲賈疏云案書傳云行而

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云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餘廩也者此老孤專指死政

之老孤蓋春饗秋食之外又給餘廩其人孤獨耗弱不可令遠取餼廩於官以門關人所常出入

以勵士而勸功也文十一年左傳鄭肅伐宋司徒父禦之鄭班為御以敗狄於長巨宋以門貴

彰班使食其征者門關之委積彰班食之因謂之彰門案惠說亦通軍營在門詳大司徒注云

羣旅過行寄止者說文網部云羣馬駱頭也重文羣羣或外革此羣即羣之譌體史記陳杞世

邦國所當通給者也者大府注云待猶給也又大司徒云大荒則命邦國移民通財是無論畿內

畿外凡有凶荒悉彼此相通給之故以縣都之委積待之也云故書艱阨作撞阨喬作寄杜子春

云撞阨當為艱阨寄當為羣者僅舊本誤據今依宋建陽本注本及釋文正段玉裁云說文羣

部羣黏土也艱土難治也從羣艱聲羣籀文艱從善周禮故書作撞撞見說文手部撞也於此不

可通故于春易之不易為艱而易為羣者據鄉師有羣阨之文故知當從羣體連阨言之以見同

鄉師也易寄為羈亦依字之聲類徐養原云羈猶羈寄各以同音相通注云羈旅過行寄止者則羈寄義亦同也宋世肇云王制東方曰寄呂覽慎勢注寄作羈詒讓案子春易經字為羈而注仍作羈者亦用今字也俗本注亦作羈非委

人羈旅注云故書羈作奇羈奇聲類同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

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二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

館有積虛若今野候徒有廬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者賈疏云上經委積隨其所須

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者此野謂城郭外自近郊至五百里畿凡

道路所出皆有此制與上文野鄙專指甸稍異廬即野廬氏所巡行宿息之等云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者呂氏春秋不廣為云軍行三十里為一舍故三十里有宿路室儲備多於廬

故有委管子大匡篇云三十里置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若宿之令人養其馬食以委云注云遠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此與三十里路室有

委合又據管子則路室似兼為傳遞之舍續漢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周法或與漢同云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者荀子大略篇云吉行五十里故五十里置市候館儲備尤多故

有積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五十里而封百里而都邑乃為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此與五十里候館有積合注云廬去今野候徒有房也者釋名釋宮室云廬慮也取自覆慮也

圍師注云廬廬也廣雅釋宮云房廬廬舍也廬制最疏略惟為長廬之周片以世世息漢時野候蓋正如此故舉以為况徒有房者明其無房室不可野宿也房即廬詳園師疏云廬語周語云國

無寄寓章注云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寓旅之客案說文廬部云廬寄也則寄寓當即此經之廬國語又云立鄙食以守路注云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此廬亦即鄙食之制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說文一部云宿止也又高部云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蓋宿

有路室其制視廬加詳具有房室可以夜宿漢時亭亦有室可宿史記李廣傳霸陵亭止車宿亭

下是其謂御覽居處部引風俗通云謹案春秋國邑疊有寓望謂今亭也漢家因秦六率十里白亭亭留也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據應說則漢之亭分周路室候館之制矣又周書大聚篇云五

里者聘禮及郊又云及館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設文人部云候館望也又食部云館客舍也周禮五十里有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又末部云樓重屋也魯

語云宿於重館韋注云館候館引此經案館與觀聲近字通釋名釋宮室云觀也於上觀望也楚辭大招王注云觀猶樓也蓋候館之流尤備不徒有室又有高明樓榭足供候望觀眺惠士奇

謂即周語所謂寓望是也云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者賈疏云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也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閒三廬一宿凡廬有西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

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與小人剝廬注云小人傲狠當剝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廬二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案依鄭賈說通計之則自王城外至於畿內約有十市十宿

三廬其廬宿市左右旁自相距里數則無致又案通言之宿市亦室候館等否謂之野廬故野廬氏掌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井樹是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者委積者賈疏云則以待者是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

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疏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法辨五物

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疏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此均下所均即土均之法也賈疏云均

人所均地政已下力征之事若然土均云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

也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

也案均人掌均鄉遂公邑之地事與土均掌均邦國都鄙之地事職掌內外遠近互相備也地政

雖是十一之法然當為九賦非九職也鄭賈說並誤法云政讀為征即小宰注所云征字或作政者也云
地均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鄭意此地征即地稅對口泉為民稅也今案當
為九賦即下云財賦是也九賦是地稅非口泉詳大宰疏管子乘馬籍云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
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楚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
繹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斧斤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
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又云十切見水不為棺
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又云十切見水不為棺
早十一切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法也惠士奇云遂
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即此均地征之法也
人以土均平政均人土均皆掌土地之政令管子乘馬籍所謂地均不以實數者也左襄二十五傳
楚蔞掩所書九慶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山虞澤虞林衡川
衡之山林麓川澤之土升人之金玉錫石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云地守衡虞
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云地守衡虞
之屬者土均注同林衡掌林麓川澤並云平其守注云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此均
地守即所云平其守也賈疏云亦謂畿內川衡山虞澤虞皆遺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
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與載師授地職義同亦據有事於地者故
不通舉九職載師注釋為農牧衡虞此衡虞別入地守又不及牧故云之屬以咳之云力征人民
則治城郭滌菴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者此力征即在役有事則征
之與九職之力征為民貢之常征異賈疏云人民并車輦並是力之征稅
凡均力政以歲上

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豐年人食四

食三補為中歲人食二補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

疏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者此均力政者

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段玉裁云：易坤為均，亦有作旬者。則旬讀為均。此周禮旬亦讀為均也。內則旬而見，鄭讀均而見。古文均字作筮，說文均字他書作旬，筮字今作筮。知旬，旬古

通用。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也。疏：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者，賈疏云：無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廢人云。不能人二誦之，歲王昭禹云：無力政者，謂并公旬一日之役亦弛而不徵。大

弛力也。無財賦則荒政所譖，薄征也。案王說是也。無力政者，謂并公旬一日之役亦弛而不徵。大凶札尤重於無年也。此力政亦謂與役非九職之力征。注云：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

困也。者征舊本並作政。宋建陽本作征。與前注合。今據正。注云：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力征財賦以恤其災。云財賦九賦也。者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賈疏云：此即大宰

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九賦也。若然，上均地政不

言均九賦亦均之可知。案九賦乃地稅之正。鄭賈以為口泉非也。財賦雖為九賦，蓋兼有載師財

賦謂九賦及軍賦。此不言軍賦者，上力政已含軍賦。明財賦內無軍賦也。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乃均。疏：注云：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者謂虞衡不收山澤之稅，農圃不收田園之

之耳。疏：稅既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者謂虞衡不收山澤之稅，農圃不收田園之

九賦地稅之正不同。鄭并為一非也。云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三年大比則大均。有年無年大

均之耳者，明此土均平計地稅之事，皆非凶札之歲。乃舉之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有年無年大

不脩則疏：校計均平之使無勞逸也。惠士奇云：三年大比則大均，故大均故大均。有年無年大

數或闕。疏：校計均平之使無勞逸也。惠士奇云：三年大比則大均，故大均故大均。有年無年大

乘論語為力不同科。馬融曰：為力者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百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

師氏掌以媿詔王

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疏

掌以媿詔王者媿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告王以善道也者大宰注云詔告

也大司徒注云美善也謂以善道告王使行之通典吉禮引馬融注云媿道也告王以善道與鄭注同引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者謂告以善道即論諸德之事論禮記

作喻義同通典引馬注云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亦約文王世子文荀子儒效篇說周公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即師道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

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

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德行內行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

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疏國子之官法也凡小學在國中王宮南之左大

戴禮記保傅篇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大學樂教之三官節焉案外舍即小學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學小成而後升於大學大學樂教之三官

為聯事所教亦互相備也云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通典引馬注云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賈疏云善父母為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案賈略馬義俞樾云

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為折荀子勸學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知知即折之段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中庸既明且哲釋文曰哲徐本作知知之通作折猶知之

通作哲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其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案俞說亦通云教三行者教國子以躬行之事其要有三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通典引馬注云教以朋友之行使釋益友鄉大

夫注云賢有德行者宰夫注云良猶善也案大司徒六行亦以孝友為首但彼無順行而有睦姻
任恤與此異又大司徒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彼通言之故以孝友為德猶此三德六行皆
有孝也又案依馬說此友行據朋友為義故云以尊賢良而大司徒大司樂兩職注並據爾雅善
兄弟為友義不同者善朋友善兄弟兩義可互通經注各舉一語以見義實不相妨也云三日順
行以事師長者通典引馬注云師德齊不如也長老者案此師長當與謂人師長之贊賦兄弟義
同即大宰九兩之師以賢得民長以貴得民事長講事官府都邑之長亦當盡禮孝經云以敬事
長則順是也士冠禮冠禮畢云遂以擊見于卿大夫鄉先生彼卿大夫即長鄉先生即師蓋成人
亦重事師長不徒小學之教也馬以爲長老雖亦經義所咳然不得在復贊之科不可通於調人
矣賈疏謂朋友之長者尤誤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者通典引馬注同說文
不部云德升也又心部云慮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經典通以德爲惠經例多以德行通言故大
司樂注云德能躬行者唯此以三德三行分教故鄭特分別釋之大戴禮記盛德篇云能得德法
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是德者心蘊於內行者身履於外之名也賈疏云案禮記云取有
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道行爲本又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爲行
知逆惡行亦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內與外行爲本又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爲行
也云至德中之德者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鄭據彼爲說又鄭中庸曰錄云名曰中
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是中和爲德中庸爲用故不云中庸之德而云中和之德大司徒六
德知仁聖義中和依鄭說則此至德兼彼二德也通典引馬注云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亦據中庸爲說與鄭同云覆壽持載合容
者也者中庸云辟道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彼注云亦覆也幬亦作壽此注即本彼文
明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爲一之意案鄭中庸注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
書康誥云不則敏德說文支部云敏疾也順時即敏疾之義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敏行之疾也
故以爲行本引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學記引兌命文兌說字通鄭彼注云敬孫敬道

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案傷古文說命襄此文作惟學遜志

也者大司徒六行注云善於父母為孝所謂愛親也此復廣言孝德之盛故稱祖愛親守其所以引孔子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者證尊祖愛親守其所以引孔子

義賈疏云是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

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成王時遠大平不得制禮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

為善繼文王之志則尚書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中庸孔疏云善繼人之事者證武王能述父以伐

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善述人之事者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此是武王周

公繼孝之事案繼志述事賈孔二疏義正相反孔說為允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

德亦以孝友為下賈疏云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是行莫尊於孝也大司樂樂

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為上順行友行施於外人為下故云而行莫尊焉案此經之義當如鄭

賈說但德行上下亦非一揆不容沉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

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慮注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地

德有人德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地

之德有廣狹矣自除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案慮蓋以此孝

親部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子王孫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與王制文畧同並鄭所據國語周語云宜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公於夷宮韋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云國子諸侯之子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據周語則王子羣后之子皆為國子與王制書傳文合此注不言王子及諸侯子賈謂畧言是也金榜云天子立四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後選之士乃得升於大學是其賤之差又云師氏大司樂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雖數士之子蓋據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子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於為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祿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論讓案此經有國子有門子二者不同國子者即國之貴游子弟此通乎適庶而言者也小宗伯云其正室謂之門子則專指王族及公卿大夫之適子言之此不兼庶子者也王制及書傳所云適子者乃專指入學之門子言之管子立政篇云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是也蓋古多世官故入學者以適子為尤重實則官族支庶子弟亦無不入學者故此經通言國子弟而王制書傳則止舉適子義不相礙也至元士雖齊秩較卑然在王族則有門子在庶姓亦多世官其適子雖不得為門子然亦必入學此注不及元士之子亦是文略賈說深得鄭指至鄉遂俊選則唯入大學不入小學故此注不及也又案依尚書大傳說則此經之國子為年十三以上者大司樂之國子為年二十以上者長幼不同管子小問篇云昔者吳干戰未配者不得入軍門國子搃其齒遂入為吳國多是國子不論年齒長幼之證但國子入學之年禮經無文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鄭注云成童十五以上大戴禮記保傅篇則謂年入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盧注云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

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
 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
 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
 教子於家也案依盧說則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為王太子之禮內則書傳說十三入小
 學二十入大學為諸侯世子及卿大夫士嫡子之禮其或遲三年十五入小學或早二年十八入
 大學為世子以下晚成早成之別制今攷保傅上文自據王太子言之固當如盧說然白虎通義
 辟雍篇漢書食貨志說並與彼同而不云有貴賤之異公羊僖十年何注則云禮諸侯之子八歲
 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是諸侯子入學之年又與王太子同至十三入
 小學二十八入大學據御覽引書傳自通王太子以下言之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又云餘子十五
 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則盧說皆非伏君之憎賈子容經又謂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視保傅內則復
 遲早各較一年衆說乖異未能臆定要王侯之子始就傅即入小學自宜較早公卿以下之子必
 先教於家塾而後入小學自宜較遲此則揆之理而可信者其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
 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果
 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果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
 三曰將君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果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蓋虎焉以明勇猛於守
疏
居虎

左者此官朝位居路門外之東方特牲饋食禮注云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此據
 出路門鄉外言之故亦以東為左也云司王朝者當以煇詔王也惠士奇云師氏保氏同居門左
 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注云虎門路寢門也者即五門之路門也左昭十年傳齊陳
 鮑伐欒高子良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孔疏亦以為路寢門又引或說謂是宮之外
 門則非也賈疏云鄭知者其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
 所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詒讓案師氏教國子於小學在王宮南

之左其居虎門左司王朝則專據朝堂言之不涉教學之事鄭學記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範
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王制注謂周制大學在王宮之左小學在郊則學記注所謂師保
教於內者不在王宮左之學鄭說學制雖不熒然亦不謂師保之教即在虎門之左右而漢以來
多以虎門為小學所在如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謂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魏
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與月令論說同詩大雅
靈臺孔疏引袁準正論云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大戴禮記保傅篇盧
注云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王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內則云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
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築宮焉廣韻二十三寬引周禮云公卿大夫之子
入王端門之左敷以六藝謂之門子蓋亦據此經舊注義諸說並因師氏朝位居虎門左與王制
小學在公宮左方位偶同遂謂小學即在彼金鶚云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
門之內路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為學也師氏掌小學之教保氏副之師氏又以經詔王故居虎
門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門外也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不知經文但言師氏
居虎門內之左也師保教小學在虎門左也案金說是也王國小學自當如王制說在王宮南之左即
阜門內之左也師保教小學其宮雖不及大學之廣然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咸在其
人數甚眾則亦必不甚隘路門之左既有宗廟必無更容小學之地蔡盧諸說殆不可通鄭亦無
是義也大學小學制詳大司樂疏云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者明虎門之外即三朝之朝朝亦無
所掌是也天子門朝制詳闈人及朝士疏云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者獸之勇猛者莫如虎
路門為師氏守衛之所故畫其象以示威嚴也劉敞謂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宮蓋居此門指虎
賁而言故曰虎門案司士治朝之位虎士在路門右蓋虎士分守五門自內而出以路門為始劉
說亦足備一義五行大義論禽蟲篇云考異郵云參伐虎之德義主斬刈所以學門謂之虎門乃
蕭虎於門者以兌居西方兌是說言主講說故又金有殺伐之威虎有毒害之猛故金義扶虎案
蕭所說疑六朝視家義蓋亦沿門闈小學之誤說與鄭義違不可據云司猶察也者煤氏及堯殺
戮注並同說文司部云司事於外者引申為古察之義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察也伺即
司之俗云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者以此官掌以美詔王明司王朝亦為

詔以善道也王位在路門外之廷師氏之位在其左略後與大僕大右位相次蓋亦南面西上

至王位乃得詔告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位宁有官師之典章注云中庭之左

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案韋義本爾雅釋宮天子宁在路門外諸侯亦然位宁即於朝之位詳

師即師氏保氏是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禮者也失禮

得失若春疏云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

子弟亦通諸侯以下庶子言之賈說非詳前疏注云教之者與論舊事也才國中失之事即國

家舊所行之政治故以教告國子使識之云中禮者也失禮者也者謂中失皆以禮之當否

當為得據書或字以正故書也若故書本作得何必改讀段玉裁改當為當從云此鄭君從今

記索隱引三倉曰中得也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為

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王念孫云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

互用宋玉風賦曰中唇為珍得目為矚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麻中甲

方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咒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維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

者眷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此杜所本詩商頌玄鳥孔疏引鄭

禘祫志云春飲者書天子諸侯中央之事此從今書作中失而發與杜同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

疏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遊俗游字說文於部游古文作遊蓋皆遊之變體學謂就王宮南左小學之宮

而學也師氏保氏為之師而教之
注云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者賈疏云此即王制云王太子

遊子弟即上文之國子與諸子
存遊庠義亦同並統卿大夫之子而言蔡氏月令論引古大明堂禮云王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門子即適子之在小學者也鄭以經云貴遊故止舉王

公之子弟最貴者為釋其實義得兼咳也云遊無官司者諸子注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段
即未仕者也賈疏云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遊暇習業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段

王裁云此鄭不易字杜改字也後杜說者存其說也杜意謂遊為聲之誤詒
凡祭祀賓客會

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當為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

疏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

郊廡及山川社稷摠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
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伐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注云

舉猶行也者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引申之亦為行國語魯語注云舉動也行與動義亦相近
云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者黃以周謂故書舉下脫或字段玉裁

改為從云此鄭君從今書作舉杜從故書作與也徐養原云禮記禮運選賢與能大戴禮王言
篇選賢舉能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分言

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今王逸注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詳言舉
謂之不詳也今案鄭從今書訓舉為行與杜義異然與舉古既通用則凡舉皆可通作與觀禮運

之舉與易象楚辭墨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杜二義皆可作舉亦皆可作與也王引之云作與者
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

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
字也舉借字也保氏王舉則從亦當為與案王申杜義是也
聽治亦如之謂王舉於野**疏**

注云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者與大宰云既四方之聽朝義同野外謂野舍未至
國邑也賈疏云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
使其屬帥四

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兵服旂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
不得追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為隸

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者司隸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
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然則師氏使其屬帥之者蓋與司隸同帥之二官為

聯事也四夷之隸即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彼夷隸專指東夷之隸通言之則蠻閩夷貉皆為夷故
此總謂之四夷之隸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即謂此四夷之隸所

持兵也賈疏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
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爲

王宮云且蹕者與閩人隸僕為官聯也注云兵服旂布弓劍不同也者即司隸所說其邦之服
與兵也旂蹕之借字王說西戎衣皮北狄衣羽毛毼即皮毛之服也賈疏云東方南方其服布

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旂其兵弓矢詒讓案周書王會篇云周公旦主東方其守營牆者衣青
弓執矛此即會同守壇宮之隸也彼東方之兵有弓矛與賈說異又據彼交則守衛之服亦依

方色與云門外中門之外者謂王宮中門之外賈疏云案閩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內他人不得
入明在中門之外詒讓案依鄭閩人注義中門為雉門然王宮五門庫門之內萬民即不得入閩人

中門之禁當據庫雉應諸門言之此官掌秋小學在庫門外之左則守王門外亦當為庫門外以
其當三詢外朝之北萬民得至聽察尤嚴故特使師氏守之也互詳閩人保氏疏云蹕止行人不

得追王宮也者閩人注云蹕止行者謂禁止行人不得追近王宮使無闖入也云故書隸或作肆
鄭司農云讀為隸者據司隸帥四翟之隸明此經亦當作隸也徐養原云肆說文作肆隸長隸聲

隸从隶委聲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巷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疏**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者
二字形相似

疏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者蕃與藩同國語晉語韋注云藩籬蓋也王野合蕃營蓋有兩重故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極再重注云以周衛有內外列是也王引之云列即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為異耳山虞職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案王說是也凡周衛所在通謂之列左文元年傳楚濬崇掌環列之尹杜注云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則國內宿衛亦得稱列不徒野舍矣云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者賈疏云案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上文使其屬帥四種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莊存與云其外列則司馬帥六師守之

周禮正義卷二十六

瑞安孫詒讓學

保氏掌諫王惡

諫者以禮美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疏 掌諫王惡者此官掌教小學而兼為王之諫官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子

子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為大諫大諫臣疑即此保氏之職與下司諫糾萬民之德異也注云諫者以

義正之者序官司諫注云諫猶正也此保氏亦隨時諫王惡使改為之引文王世子曰保者慎其歲終羣后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此保氏亦隨時諫王惡使改為之引文王世子曰保者慎其

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者鄭彼注云慎其身者謹安諫之引之者證保氏即彼保諫王惡即輔翼而歸諸道也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

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

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射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

衢遂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旬股也祭祀之容稷稷皇皇賓客之容嚴恪於莊朝廷之容濟濟踴踴踴

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闕闕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立謂祭祀之容齋齊皇皇賓客之容

疏 而養國子以道者此官居小學教國子以道藝與師氏教德行互相備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引申為教養文王世子云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注云養猶教

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孟子離婁篇云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大成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兄
 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說文六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引虞書曰教育
 子並即此經養國子之義云乃教之六藝者此與六儀皆教小學之官法也大戴禮記保傅篇說
 王子年八歲學小藝束髮而學大藝此六藝蓋遠大小藝言之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成童學射御
 又十年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即此六藝六儀之小者也注云養國子以
 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者賈疏云案文王世子云大傅審父子君臣之
 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傅既以大傅
 之德行審諭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可知故鄭言之耳案鄭以經先言養後言教故
 以養為審諭德行之事非以道為德行也實則養之與教事本相成經言道即指藝儀等對師氏
 所掌三德三行為德太平御覽工藝部引馬融注云道六藝最得其義鄭意亦當與馬同故大司
 樂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分別道德甚析賈疏謂此道即上三德三行故鄭以師氏之德
 審諭之乃教之非經注義也道藝義同詳宮正疏云五禮吉賓軍嘉也者據大宗伯文云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者據大司樂文案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
 舞大夏此保氏教小學所教者即成童以下舞象舞勺之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正謂此也而得
 教六大舞者蓋誦其樂章至二十乃列舞位肄其節奏也墨子公孟篇云舞詩三百是即舞之樂
 章周書世俘篇云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當即大夏之詩詩武王初滅殷未作大武故用夏樂也
 六樂名義詳大司樂疏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刺注襄尺非儀也者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案
 白氏六帖射部引亦作讓賈疏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
 績而去也註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刺刺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
 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惠士奇云廣韻四十碼白矢作白勺襄尺作讓尺賈云襄君一尺
 而退則襄讀為讓古今文也新序雜事曰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曰射之道從
 分望敵合以參連莊子田子方篇云適矢復沓注云矢去也箭適去復敵也然則復沓猶參連
 也刺子仲尼篇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

假借意者此類合韻以見指搦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

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案處事許作指事班作象事諸聲許作形聲班作象聲

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申許義惟假借者字數義古

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音同字異聲雖異文意一也案衛說足申許義惟假借者字數義古

無異音衛言聲異殆未達古音矣徐鍇說文繫傳云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

者有蓋有膏有毫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等諸字皆取類于老則皆從老轉注之言若水

之出原分岐別派為江為漢者受其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江聲云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

十即建類也始一終亥即一首也云凡葉之屬皆从某即同意相受也案徐江說是也云九數方

日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効要者九章算術云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交

質變易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氣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不

足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綜正負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李籍晉義云諸田不等以方為正故

曰均輸盈者滿也不足者虛也滿虛相推以求其功庸故曰商功均平也輸委也以均平其輸委故

以從之多益廣之少故曰少廣商度也以度其功庸故曰商功均平也輸委也以均平其輸委故

課率總統羣物故曰左程句短面也股長面也短長相推以求其拉故曰句股案差分即衰分句

夕樂夕樂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普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臧琳云釋文夕
樂音的沈祥易反五二字非鄭注又少儀正義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
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云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為漢之九數
即今之九章也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樂各為一篇未知所出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
有重差句股鄭孔所見本並同馬融干寶注作今有丘差夕樂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若
為夕字作音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樂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案臧說是也今本注並有
夕樂二字誤重差者九章算術劉序云凡望極高測絕深而象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
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李氏音義云重復也差不平也重差句股名也孔廣森云重差句股則必以
股取其影差異乘同除以知此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張文虎云
夕樂惟秦九韶數學九章餘四篇章數固營術有其名云以句股求之夕樂人之亦即句股容圓
術也重差者重疊測望而知其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系矩孤離者三望
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即所謂重差也旁要夕樂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測方夕樂測圓夕樂
云者廣雅釋詁云夕望也樂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樂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薛注揭
猶表也蓋樹表而邪望之即劉徽所云何離者也疑重差夕樂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三者
皆不離於句股後人強為之分析耳案孔張說是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者說文頁部云頌兒
也容即頌之段字詩周頌騶天子穆穆穆穆云穆穆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者說文頁部云頌兒
見少儀詳後云賓客之容嚴格於莊者先鄭以意言之云朝廷之容濟濟踴踴者曲禮云大夫濟
濟士踴踴荀子大略篇云朝廷之美濟濟始餘揚注云朝與階同濟濟多士貌踴踴有行苑貌即
先鄭所本也云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者亦先鄭以意言之云軍旅之容闐闐仰古通用詩大雅常武
闐闐如虩虎箋云闐然如虎之怒仰釋文云本又作印案印仰古通用詩大雅常武闐闐仰古通用
注云印印志氣高遠也云車馬之容顛顛堂者莊子馬蹄篇云其視顛顛釋文引崔譔注云顛
顛專一貌論語子張篇堂乎張也何氏集解引鄭注云言子張容儀盛賈疏云先鄭以意所釋
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云立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皇皇者齊齊皇皇者容穆穆皇皇皇皇者容穆穆皇皇皇皇者
齊齊皇皇釋文作濟濟皇皇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同案少儀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皇皇者容穆穆皇皇皇皇者

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彼注云齊齊皇皇讀如歸牲之在羊管當為儀字之誤也又玉藻
云廟中齊齊朝延濟濟翔翔注云齊齊悉慈貌也濟濟翔翔莊敬貌也云皮紀之容紫紫顯顯軍
旅之容暨暨詔詔者玉藻云喪容紫紫色容顯顯戎容暨暨言容詔詔注云紫紫顯顯也顯顯
憂思貌也暨暨果毅貌也詔詔教令嚴也云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者少也文注云匪讀如四牡駉
駉孔疏云翼翼
匪匪馬之嚴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中之疏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者此並與師氏職而王舉亦當讀為與詳師
巷門疏云使其屬守王闈者與師氏守王門為官職皆以助宿衛備非常食小學之事無

涉注云闈宮中之巷門者說文門部云闈宮中之門也又通部云闈里中道也篆文作巷巷即
巷之隸省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左傳哀十四年杜注云闈宮中小門孔疏引孫炎云宮

中相通小門也釋宮又云闈謂之闈宮中闈謂之闈左傳哀九年疏引孫炎云巷舍闈道也王
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成十七年疏引李巡云闈謂之闈宮中闈謂之闈左傳哀九年疏引孫炎云巷舍闈道也王

之壺有巷則有門宮中壺之有闈謂之闈中巷之有闈也然循云考工記云廟中容大局七個闈門
容小局參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闈雜記記夫人之齊喪云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闈亦

在側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小闈謂之闈公羊宣六年傳于內朝塗外朝之門
為闈蓋在路門之旁者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守門者守其中門守闈者守其左右之闈門士

虞禮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又注保氏士闈云宮中之巷門然則朝廟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
側之門曰闈而在巷頭者曰闈惟其在巷側故在朝廟之東西室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闈門

也金鶚云闈者門之小者也大廟必廢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亦然凡在南者皆稱門其
餘稱闈廟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闈門其在南者天子曰臬門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

大門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居正中左哀十四年傳云于我歸屬徒攻闈及大門先言闈後言大
門可知非宮中之闈此闈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也保氏守王闈此闈屬於外牆與大門同

類凡人得至故須守之內則云深宮固門闈守守之是宮中小寢之門皆闈寺所守保氏所守之
闈非宮中之闈也又云闈與闈散文通云羊宣六年傳云趙盾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耒自

閨而出者閨蓋小窳之門也大夫小窳門亦曰閨公羊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賊人門也者
 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煠此彼靈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
 亦恒居小窳小窳門小故曰閨也樂記閨門之中亦當指小窳門案焦金說是也諸經凡言閨門
 者悉有三一為廟中巷門及寢門匠人及蔡記所云是也一為宮內巷門及小窳門釋宮所云是
 也一為宮窳之側門此經所云是也凡王五門諸侯三門並據宮南正中之門言之其北與東西
 三面必尚有窳之側門此經所云是也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之宮四通是四面有門也聘禮云禮
 帥之自下門入下門亦即側門蓋凡不由大門入者皆入下門矣側門亦謂之闈故左傳說子我
 攻闈及大門皆不勝子我未入大門而後攻闈闈闈為宮中外達內之側門非宮內之巷門可知
 左傳疏謂公宮非止一門是也而謂子我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闈故與大門並攻則於事情不
 合凡三門五門皆有窳之側門通得闈名此保氏守王闈亦即王宮之側門而注以為宮中之
 巷門者鄭以師氏保氏所守者為雉門外自舉門之內通為宮中而凡側門之內必別有巷以達
 於內宮故側門亦稱巷門也但保氏與師氏同教庫門外之小學則所守亦必與學相近當皆
 在庫門外鄭賈謂專屬雉門殊不確耳闈通言之亦得稱闈周書皇門篇云周公格于左闈門孔
 注云闈寢左門此即闈門之闈也左成十七年傳齊慶克與鄭人蒙衣乘輿而入于闈門注
 云闈老門此亦齊公宮之闈門是闈闈通稱不拘巷頭巷側也至蔡氏明堂月令論云禮記古大
 明堂之禮曰日出居東門廡頭是和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曰側出西闈被五國之享日入
 出北闈視帝飲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祿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
 官有門闈之學師氏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
 門北門也案逸禮以闈為西門北門與諸經並不合蓋禮家之駁文不為典要
 蔡氏輒據以釋此經疏矣蔡氏謂此經有門闈之學亦非說不可信詳師氏疏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

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

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

疏

萬民之德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云而勸之朋友者此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也云以時書
 其德行道藝者此與鄉遠之吏為官聯也賈疏云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
 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者于石經及舊本並誤於今從朱發州嘉靖本正
 上文書其德行道藝是兼該賢能此唯辨其能者司士云以能詔事大司寇官刑亦云上能糾職
 注云能其事也是有能即可任事不必皆賢也賈疏云案鄉大夫職云與賢者能者賢謂德行
 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與此直云辨其能可任于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
 舉之可知也惠士奇云比長教和親問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
 嫻有學者是為德行道藝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教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
 夫三年大比則復加致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司諫復以之致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此闕
 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致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巡閱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
 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注云朋友相切從以善道也者賈疏云案鄭注論
 語同門曰朋友同志曰友則彼其共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為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
 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強猶勸也者明與勸朋友義略同說文力部云望迫
 也勸勉也強即勢之段字但經強字疑當作強詳草人疏淮南子脩務調高注云強勉也強字
 通強勸同有起迫勉厲之義大戴禮記管子立事篇云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漢書食
 貨志云十一以上所強也顏注云勉強勸之令習事也義並與此同引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
 者證強有勸義鄭彼注云抑猶抑也孔疏引賀氏云師在勸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
 易和易亦易成也云巡問行問民問也者掌固注云巡行也管子問篇云問子弟以孝問於鄉
 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處士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滌百姓者幾何人土
 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即巡問之事也云可任於國事任吏職者即鄉大夫以攷鄉里之治以詔
 云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吏即鄉吏賈疏謂使為比長區胥族師之類是也

廢置以行教宥

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

疏

以攷鄉里之治者此官兼贊鄉吏之官計與鄉師為官聯也遣人注云鄉里鄉所居也

以行赦宥赦唐石經初刻作赦磨改作赦案說文支部云赦置也重文赦放或从亦今經典並作赦注云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考也經廢置主吏言赦宥主民言賈疏云由上文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邪惡謂侮慢長老言語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邪惡而起

誅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去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疏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掌救能民

石之罷民不入圍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圍土者也誅讓即下二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申明禮以以防禁其為非即所以救其陷罪大司徒云以下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救之中

記云救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注云邪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邪字本及舊注疏本並作褒今從嘉靖本正下並同阮元云釋文出經之表云注作邪同此經作古哀字

注作今邪字之明證今本皆依經改作褒矣下同案阮說是也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大司寇注亦並作邪惡可證互詳富正疏侮慢長老語言無忌昔邪僻之辜故謂之邪惡即下文之

恥諸嘉石者大司寇云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此云未麗於罪猶云未麗於法折言之奇義輕於過失通言之表惡亦為罪過也莊存與云此未麗於法

若禁暴氏禁殺戮所擊則已麗於法者也云過失亦由邪惡而起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即司刺注所說是也二者俱由表惡不悛成是過失以其過失重於表惡故麗於輕罪

酖又微子孔疏云酖謂飲酒醉而發怒此酖謂好訟謂因飲酒醉而爭訟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即司刺注所說是也二者俱由表惡不悛成是過失以其過失重於表惡故麗於輕罪

即下文之歸於圍土者也不由邪惡而起好訟之過失則徑宥之不入圍土司刺三宥再宥曰

並謂責讓輕罰非誅殺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者責怒即誅讓也賈疏凡民之有

云未即罪者此圍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即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其

褒惡者三讓而罰一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若

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疏凡民之有褒惡者三讓而罰者此治

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疏褒惡之能民與朝士為官將也三讓

三罰即此官防禁之事云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者讓罰而改則釋之若三罰不

俊則歸之司寇使朝士恥之司空役之也事具大司寇職注云罰謂撻擊之也者說文刀部云

罰鼻之小者凡刀从言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案撻擊即撻也司市云大刑撻罰注

云撻撻也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背也者大司寇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方

大方版著其背是也賈疏云案司圍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圍土者但冠尊不居肉

袒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莊存與云此即屏語象九惟明云嘉石朝士所

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者據朝士云左嘉石謂在庫門外外朝之左也云既而役諸

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司空為事官役事繁猥故罰罷民使其勞役大司寇注云坐日說使

給百工之役也御覽刑法部引風俗通云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

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也案應說役司空為平易道亦通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賈疏云

司寇云重罪旬有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役之數也

二罰而歸于圍土圍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紅之以事而敗之夜藏於

疏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者此治

過失之罷民與司圍為官聯也亦三讓三罰之云三罰而歸于圍土者三罰不俊則歸之司寇使

司圍恥役之事亦具大司寇司圍職注云圍土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即司圍所掌之獄也

云過失近罪者賈疏云謂對褒惡未近罪此圍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放入圍土也云晝日在之

以事而收之者據司圍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謂晝則於近圍土之地收聚罰作此司圍所掌則

任之以事亦即使共司圍之役賈疏謂亦使司空使之誤云夜藏於獄者獄即圍土也謂頌繫之

禁其亡逸云亦加明刑以恥之者據大司寇圍土罷民及司圍皆云明刑是圍土之罷民亦加明

刑與嘉石同也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者賈疏云彼坐嘉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衆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凡歲

時有天惠民病則以循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惠謂殺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謂恤之**疏**則以節巡國中

及郊野者郊謂四郊內包六鄉野謂六遂外闕四等公邑遂人云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謂旬稍驕都是也蓋自國中以至五百里此官通巡行之矣郊野五詳大司馬疏云而以王命

施惠者此與鄉師遣人旅師委人為官聯也注云患害也水旱疾疫皆天所降之災害故謂之天患云節旌節用今字當作災詳小宰疏樂記注云患害也

節也者掌節云道者用旌節賈疏云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蔣康云節珍圭以袖凶荒案蔣說亦通云施惠謂恤之者旅師注云以調衣食曰惠說文心部云惠

仁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分人以財謂之惠月令行慶施惠注云謂惠恤其不足也案凡以財物與人並謂之惠此施惠蓋謂施給衣食及醫藥等若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難阨以

王命施惠是也王命施惠是也王命施惠是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為仇**疏**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者師氏注云司

古者不禁報讎而有調和之令此官主司察而治之注云難相與為仇讎者典瑞注云難仇讎也御覽人事部引馬融注云難謂相與為仇也鄭本馬義賈疏云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

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即下文父之讐已下皆是怨當報之云諸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也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疏**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戮所謂斬殺戮也傷即掌殺戮所謂傷人見血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

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謂人乃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

注云過無本意也者廣雅釋詁云過誤也謂本意不欲殺傷人而誤殺之傷之也與司救司刺

過失義同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讎之注云過謂失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聚衆

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即無本意

之義互詳司刺疏云成平也者司市質人方士大行人小行人注並同詩大雅縣虞芮質厥成毛

傳亦云成平也平謂斷其是非使兩得其當息其爭訟也凡成平皆兼有聽斷之事詩士云四方

有亂獄則往而信等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左證左也證佐與證左同謂以民之與知其事者為證佐

吏捕湯左田信等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左證左也證佐與證左同謂以民之與知其事者為證佐

以不定其罪之輕重也先鄭意蓋謂雖無本意而殺傷人仍當科輕罪後鄭則謂無罪故不從也

云一說以輕里之民共和解之者先鄭後注云成之謂和之也即從此義和解亦謂先斷其是非

而後釋其仇怨也與下文令勿讎異賈疏云先鄭雖為兩說後鄭以後說為是故下注云上說立

證佐成其罪似非也云春秋傳曰懲伯成之屬者賈疏云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

戴己其婦聲已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又云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

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

如反之復為兄弟

鳥獸亦如之

過失殺傷人

疏

注云過失殺傷人之鳥獸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

民平和之案今殺傷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抵父師長之讎抵兄弟士友之讎抵從父兄弟

和之使辟於此不

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

偃卒而視不可含宜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但末殺之問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群讎也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者釋文出從兄二字則陸

別然則上云兄弟者謂親兄弟但此經從父兄弟當兼有從父經從字貫父及兄弟為文荀悅申
鑒時事篤說依古復歸之科云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即隱據此經義也賈疏云不同
國別國即得云國君之讎也賈疏云謂同國人殺君得民師長之讎謂從學之師官府都邑
應兄弟者即六宰九下之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長之讎謂從學之師官府都邑
之長為人所殺而弟子吏民為之報讎漢人有橡史部民為府主守令復讎者尚與經義合此經
長與師嘗為二說者多誤合之非也五詳師氏疏云主友之讎既從父兄弟者即九兩之六曰主
為利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韓非子五黨篇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家之伯叔父母姊妹
女子子在堂及兄弟子與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同以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
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與祖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同以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
見者據服為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為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已親疎為遠近
若有子及親於己則自從親為斷案賈據服屬補經義甚嚴惟禮記說復讎之文多差異世
云父之讎弗與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鄭彼注云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
戴天非考子也行求殺之乃止不反兵恒執愁之備不同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又
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何夫子曰寢苫枕塊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
不反兵而讎曰謀問居昆弟之仇如何曰仕弗與共國衞君命而後雖違之不鬪曰請居從
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父母之讎不
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乘鄉於人之讎不與聚鄰白虎通義誅代篇論復仇
畧依檀弓說而云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不與鄰公羊莊四年何注又云禮九族之讎不
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諸文並與此經互有異同又此經同姓之親止於從父兄弟而曾子
及班何說並廣及族人尤為不合曲禮孔疏云檀弓云父母之仇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而論人云
父之讎辟辟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與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計其讎人戴天必求之乃止
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不共國論不同國也而亦

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

也而謂人云兄弟之讎則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謂人亦謂會遠是恭之於諸千里之外

也而謂人云兄弟之讎則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謂人亦謂會遠是恭之於諸千里之外

可其兄弟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與爾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則

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管報之則死如怨人而不義者正法當討不覺教之也

後也江永云若是殺人而義者不嘗報之則死如怨人而不義者正法當討不覺教之也

人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於法不當為讎人為之難而讎家必不肯解者乃使之辟也阮元云

說足申此經之義黃度王與之李光坡李鍾倫方苞莊存與孫希旦蔣載康亦並謂此經家上過

而殺人者而言是也賈孔禮疏並以會赦為釋非周法也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復報而仇之

者說文是部云避回也辟即避之段字謂辟之使相遠則欲報仇者不得就而報之也云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謂之四瀛者職方氏注引爾雅同詳彼疏賈疏云案漢時徐州東史荀文若問交周

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立已年老昏耄意忘九
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遠東作難未
達商問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
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
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
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趨小子曰惑少蒙
說鄭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
偏於此義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不乎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恒有復讎之心故避之
避外使絕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苦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恒然君亦

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案文若苟或字其與鄭者問難語未詳所出後漢書三國志或傳皆不云為徐州刺史疑有舛誤依賈說則鄭意以海外為四海之外所辟絕遠苟以海水為難殆未達鄭指賈糾之是也但以前曾赦為說則仍非經義又曲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讀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孔引尤備所稱古周禮說蓋此經舊師佚義復讎盡五世即謂高祖至玄孫賈前疏義本於彼也云主大夫君也者謂家臣及采邑之民稱其君為主也大宰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此注不云公卿者喪大記云大夫君不迎於門外鄭依彼成文亦以公卿得送大夫也坊記云大夫不稱君鄭注亦引此經為釋引春秋傳者襄十八年左傳文證大夫君得稱主也杜注云大夫稱主亦依鄭義王引之云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位於家者以大夫為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為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讎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案曲禮曰交遊之讎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讎不同國者謂為所主者或為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案弗辟則與之瑞節而王說是也此主友即大宰九兩之主友主者對客之稱注並詳大宰疏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玉節之刺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刺圭使國人執之治其罪疏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江永是謂人與報者以瑞節為信使其執至官而治之也注云瑞節玉節之刺圭也者阮元云刻當從典瑞玉人作季非此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直是譌字耳下同案阮核是也鄭言此者明與大行人達瑞節通玉節及金竹六節言者異凡玉節通謂之瑞節左文十二年傳以聘玉為瑞節可證詳掌節疏掌節注云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琥圭璋圭也知此瑞節必為璋圭者典瑞云璋圭

以易行以除隱此執罪人與除隱義相應故知用參圭也典瑞又有穀圭以和難此官掌和難知不用穀圭者以經云執之則不復和之矣明當用除隱之圭也云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

也者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法當辟而弗辟則是違王命故治其罪也云王以刑圭使諸人執之治其罪者亦當作鄭意典瑞玉節並是王使之瑞節此瑞節亦當為王與諸人

執之也治其罪賈疏謂執付秋官而與之罪案當亦歸於朝士而治之江永云注非也如謂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節必使讎人自執之欲伸其報仇之情也執官治之

則亦不許其殺也經無王與諸人瑞節之文故知是謂人與仇家案江說本葉時是也莊有可說同此家上文亦謂過失殺人罪不當死而不從相辟之命故使報仇之人執以歸之官而治其罪

若不義殺人於法當死者則朝士注並未得其義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復於士殺之無罪是也鄭此及朝士注並未得其義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復

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疏注云反復也者說文又部云反殺也復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疏注云反復也者說文又部云反殺也復

之也云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者公羊定四年傳云復讎不除害何注云取讎身而已不除象讎于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注義本於彼賈疏云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復與己為敵

而害已云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者明其罪大禍人不得復和而解之所逃至之國得即誅之示惡之甚也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者論語述而皇疏云反猶重也左桓十

七年傳云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杜注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復重也是反復並得訓重先鄭義與後鄭同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其宜雖所謂父母兄弟師長皆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疏人而義於宜殺者也不宜更存其牌而不同國江永謂不同國三字衍案此疑當作同國令勿讎謂雖同國亦不得讎也經蓋涉上

文而誤衍不字左襄二十二年傳云鄭游販將如晉遺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殺之以其妻行子展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使復其所即同國也使游氏勿怨即令勿讎也可此極之義云讎之則死者此謂人之官刑也蓋比故殺人之罪亦歸於朝士使刑之注云義宜

也者中庸文云謂父母兄弟師長皆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者謂子弟弟子僚屬為父母兄弟師長被大辱而殺其人於情為不容已即是得其宜也此鄭略舉一端為義劉敞謂若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江永謂戰陳殺人或為姦盜被殺之類並得備一義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父兄被殺子弟本宜復讎以其義殺故令不得讎也云使之不同國而已者鄭時經本已有不字故謂與前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從父兄弟及主友之讎同辟諸異國而已

之鬪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類也立證佐成其罪似非疏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和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立證佐成其罪似非疏凡有鬪怒者成之令故有誅亦謂責讓撻罰之也注云鬪怒辯訟者也者說文門部云鬪兩土難則是違和難之令故有誅亦謂責讓撻罰之也注云鬪怒辯訟者也者說文門部云鬪兩土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鬪也此鬪即門之假字賈疏云言鬪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案經云鬪則亦容有毆擊但未至傷人則不科罪耳賈說未析云不可成不可平也者亦訓成為平謂兩家不願和解也云書之記其姓名類本也者記辯訟之姓名及鬪所本起也墨子號令篇云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又難守篇云民相惡吏所解皆札書藏之與此經有鬪怒不可成者書之法略同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者亦謂和解之國策秦策高注云和平也先鄭訓和與後鄭訓平義同云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犯復故罪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儔二十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若方伯和平之後復相犯復故罪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御覽引王褒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後漢書桓譚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尸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即先鄭所云移徙之法也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者此破先鄭上注說明成當為平斷和之義先鄭前注兩說義異此注與後鄭並從後義故別白辯正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

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疏。昏姻之事。士昏禮云。昏禮

下達注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案昏有六禮。通於尊卑。媒始通辭。各有

官非也。王畿千里。受田者三百萬家。此官止下士二人。豈能盡通其昏姻。媒始之言。揆之事。理昭

較無疑。春秋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謂使魯為媒。若然。子納后。尚使諸侯為

媒。則此官不必親掌。通言之事。亦明矣。注云。判半也。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說文刀部云

判分也。云。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考釋名釋親屬云。耦定也。二人相對。是也。二人為耦

一人為半。合之乃成夫婦。故曰判也。引喪服傳曰。夫妻判合者。喪服齊衰不杖期。傳文。今本判作

判。宋本儀禮釋文。作判。一切經音義云。判古文又作判。同集韻二十九。換云。判半也。字林判合

其半。以成夫婦也。或省作片。案鄭引喪服傳者。證判為合半之義。呂忱註。判字亦即木。此注但

從釋文作胖。為正。說文肉部云。胖。半體肉也。廣雅釋詁亦云。片。胖半也。蓋胖判聲。同字通。鄭於喪

服傳。胖合。雖無釋其意。則謂當讀為判。此經作半。為得。其正。故注引彼傳。徑長為判。以就其經。胖

判義。皆為半。校讀者。或即省為半。半又與片音義相近。故喪服疏云。半合又云。片合。酒正疏亦

疏

昏姻之事。士昏禮云。昏禮

下達注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案昏有六禮。通於尊卑。媒始通辭。各有

官非也。王畿千里。受田者三百萬家。此官止下士二人。豈能盡通其昏姻。媒始之言。揆之事。理昭

較無疑。春秋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謂使魯為媒。若然。子納后。尚使諸侯為

媒。則此官不必親掌。通言之事。亦明矣。注云。判半也。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說文刀部云

判分也。云。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考釋名釋親屬云。耦定也。二人相對。是也。二人為耦

一人為半。合之乃成夫婦。故曰判也。引喪服傳曰。夫妻判合者。喪服齊衰不杖期。傳文。今本判作

判。宋本儀禮釋文。作判。一切經音義云。判古文又作判。同集韻二十九。換云。判半也。字林判合

其半。以成夫婦也。或省作片。案鄭引喪服傳者。證判為合半之義。呂忱註。判字亦即木。此注但

從釋文作胖。為正。說文肉部云。胖。半體肉也。廣雅釋詁亦云。片。胖半也。蓋胖判聲。同字通。鄭於喪

服傳。胖合。雖無釋其意。則謂當讀為判。此經作半。為得。其正。故注引彼傳。徑長為判。以就其經。胖

判義。皆為半。校讀者。或即省為半。半又與片音義相近。故喪服疏云。半合又云。片合。酒正疏亦

疏

昏姻之事。士昏禮云。昏禮

下達注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案昏有六禮。通於尊卑。媒始通辭。各有

官非也。王畿千里。受田者三百萬家。此官止下士二人。豈能盡通其昏姻。媒始之言。揆之事。理昭

較無疑。春秋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謂使魯為媒。若然。子納后。尚使諸侯為

媒。則此官不必親掌。通言之事。亦明矣。注云。判半也。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說文刀部云

判分也。云。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考釋名釋親屬云。耦定也。二人相對。是也。二人為耦

一人為半。合之乃成夫婦。故曰判也。引喪服傳曰。夫妻判合者。喪服齊衰不杖期。傳文。今本判作

判。宋本儀禮釋文。作判。一切經音義云。判古文又作判。同集韻二十九。換云。判半也。字林判合

其半。以成夫婦也。或省作片。案鄭引喪服傳者。證判為合半之義。呂忱註。判字亦即木。此注但

從釋文作胖。為正。說文肉部云。胖。半體肉也。廣雅釋詁亦云。片。胖半也。蓋胖判聲。同字通。鄭於喪

服傳。胖合。雖無釋其意。則謂當讀為判。此經作半。為得。其正。故注引彼傳。徑長為判。以就其經。胖

判義。皆為半。校讀者。或即省為半。半又與片音義相近。故喪服疏云。半合又云。片合。酒正疏亦

年之極也說文女部云娶取婦也嫁女適人也昏義孔疏云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
 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
 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爲夫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
 君謹案舜年三十不娶謂之緣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
 十所以重繼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爲夫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
 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賈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
 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取不有室女子十五不取不有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
 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
 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
 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又引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尙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適於緇紅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
 專夫養子穀梁何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及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
 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中女子
 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室始理男中女子
 衰一說關長猷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著
 育人以送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
 穀梁文十二年傳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范注云禮周曰國不可久無儲
 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
 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
 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
 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
 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力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歸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嫁者仲春

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當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

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嘉禮云今案三十二而嫁

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眾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為夫婦之長殤士大

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官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

之子十五之後皆可嫁娶矣詒讓纂其經及禮大戴記本命小戴記曲禮內則春秋穀梁文十二

年傳並有男子三十娶女子二十嫁之文漢魏諸儒說者互異以為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同男三

十娶女二十嫁者許君引大戴說及伏生班固盧植馬昭融之說淮南子汜論訓亦云禮三十

而娶文王十五而生伯邑考非法也以為大夫士以上不拘年數惟庶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十而嫁者許推春秋左氏說及譙周范甯杜佑之說是也以為男十六以上可娶女十四以上可

嫁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法者王肅及肅所私定家語之說大戴禮記本命盧注亦以十六十四

為嫁娶之期是也竊謂通校羣經並無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不可嫁娶及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同

法之明文况誰王諸家所舉未三十二而嫁娶者證驗繁夥非盡衰世之法則王氏三十二十

言極法之說未嘗不可通鄭曲禮注云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為人父之端許君五經異義引左

氏國君十五生子之文以駁禮大戴說而詩召南標有梅孔疏謂鄭君無駁則許鄭所見本同亦

未嘗謂未三十二必不可以嫁娶也俞正燮云媒氏掌萬民之判合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合言其極不是過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

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後早處家者有所二

十年處家其所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大戴本命云男二十八而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

二十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

小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善亟天而性不長然則十六十四足以反施亂化

亦足任為夫婦是知三十二之令為民之無力者言其極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

各有事故改役娶紀不可豫期也案詩斷風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

尚有兄伯邑考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

王娶大則年不過十二厥九年左傳云魯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也

王娶大則年不過十二喪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韓非子外儲說右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魯曰令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為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為極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為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而嫁之女男承履之數也者鄭意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為嫁娶之正年法天數三地數二地承天覆相配合大戴禮記本命篇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盧注云男女合於五十周書武順篇云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白虎通義嫁娶篇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教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案諸說與鄭義並通惟說文包部云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而嫁也案諸說與鄭義並通惟說文包部云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而嫁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

易與注禮所據本不同注易是費氏本本傳云始通京氏易注禮在注合

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疏

家者書之者防其爭訟也莊存與云左襄二十七年傳云東郭姜以孤入喪服有從為之服之

疏正昏禮則判妻即取夫妻判合之義謂

則入子古有之矣書之使不亂族也黃以周云判妻即嫁妻夫妻為判合妻而嫁合者又判矣入

子即從母適人者案江莊黃說並與鄭異而義較長王昭禹鄭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判妻姜

兆錫蔣康說入子並同江說今判妻兼兼夫在而彼出與夫亡而再嫁二者而言入子亦關

男女喪服注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是也二鄭說並未安聖證論孔晁說又以此經為據謂降

而娶之候尤非詳後疏注云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皆鄭意此娶判妻入子並指尋常嫁娶

以告君注云周禮凡娶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然則鄭意書之者并書其嫁娶日

月矣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入納也先鄭以入子猶云納女亦即後

文之嫁子也云玄謂入子者容媵媵婦不媵之者媵今本並作聘今從宋本當請本說文女

部云媵問也媵正字聘段字賈疏云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媵婦

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又姬者伯

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媵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

媵終行實行鄭君或與何休異如是言娶判妻媵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媵婦後去者

也案昏禮云雖無媵先則媵與媵婦一也此鄭云媵媵婦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媵婦故知

別且媵與媵婦相對則媵無媵婦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云媵者何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媵媵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身媵與媵婦者庶人或無

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為主亦容有尊者娶去故鄭云容媵媵婦不聘也知不聘者

見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故也論讓案釋名釋親屬云媵婦曰媵媵承也承事媵也是謂媵

左媵即媵春秋公羊說則謂媵與媵婦無子是二故隱元年何注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左媵媵婦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左媵無子立媵媵媵媵無子立右媵媵媵媵無子立左媵媵媵是媵與左右媵

並有姪婦也蓋媿與姪婦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天子諸侯媿與姪婦皆備大夫士以下或止有媿
或止有姪婦故姪婦即稱媿也云不媿者左成十二年傳云聲伯之母不聘杜注云不聘無媒禮

後鄭意姪婦從媿而來不具六禮故經不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成疏中春
娶而云入也此說與先鄭不同然亦非經義

合會男女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此謂男女已議昏或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惟請期親
迎之禮未行則令其及時備禮而會合之注云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者鄭以中春

為嫁娶之正期詩召南鵲有梅鄭風野有蔓草唐風綢繆陳風東門之楊箋義並同白虎通義嫁
娶篇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

肅聖證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皆以秋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
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班說與鄭同賈疏及玉燭寶典引王

二月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失也
又三月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失也

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
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遠也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已謂
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

昏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盡此月矣故急
期會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者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春

班爵位也通典嘉禮引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
鳥至之日祀於高禘玄鳥孚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玄
鳥至祀高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時

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楚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會庚子飛瓘燿其羽凡此皆與於仲
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時彼小星喻妾

禮二十六

侍從夫人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蔽芾其樽喻行遇惡夫熠耀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教以為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月昭又曰肅引經秋

以爲期此乃淫奔之詩賈疏又引張融評云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五交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

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咸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途采芣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說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定

納其篇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逆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

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三時嫁娶何自違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也詩易禮傳

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耀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

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

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傳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爲事始起感事而出蔽芾其樗喻遇惡夫熠耀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

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是以詩云飽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飽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

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以前二月可以爲昏然則以二月爲得其實惟爲有故者得不用仲春案以上王鄭異同及馬孔等論難並聖證論佚文賈疏所載賈亂失次復多稅

誤今依玉燭寶典通典及臧琳所校補正昏期之說荀子以爲始於霜降終於季冬毛公韓太傅依以詒詩董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易林復之履家人之損說並同此王肅秋冬嫁娶之說所

本家語本命篇注又云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不禁期盡此月故也此又孔鼂說所本通典嘉禮引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

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喪貶何限於仲春季初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春狩於邱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識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娶春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識何說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營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黃其實之子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追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各異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昏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為之證反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禁不通通年聽蓋古正禮也杜佑又申其義云按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處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賈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為好合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恐非至當東氏之說暢於禮矣惠士奇云管子幼官春三節十二節始而合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非合男女秋三節十二節始而合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而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而合男女也春至即春分十日之內三節之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過此則非昏姻之時荀卿所謂冰泮殺止家語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於此眾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又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玄內婦始秋分自秋至春皆嫁娶之時矣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案惠說與束杜略同詩禮諸經及管子諸子所說昏時錯互難合竊謂士昏禮不著時

月則本無定時可知荀卿所說始於季秋於中春者蓋謂齊民之家及時趨暇大略如是非必
著爲令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及此經中春會男女亦因時已近夏民閒昏事漸殺故令其及
時成禮孔晁謂是期盡小正冠子在二月而士冠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不通於四時既非限於
中春亦不必在秋冬夏小正冠子在二月而士冠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不通於四時既非限於
鄭王紛紛結難皆不
及束杜之因通矣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疏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者於經例當作

昏而未及備禮者也國語周語云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韋注云奔不由媒氏也
穀梁文十二年范注引譙周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玉燭寶典引韋助問禮俗云周
禮仲春奔者不禁謂不備禮而行非謂淫泆奔者如姪娣不娣之列案譙說是也此奔亦由媒氏
但禮不備耳韋昭所云則淫泆踰禮不由媒氏與此異也胡培翬云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聘謂以禮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此經奔字當如是解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
者康成注禮箋詩俱以仲春爲昏月之正故謂當此時而有六禮不備者許之恐其過時則傷司
徒荒政十四多昏先鄭謂不備禮而娶亦此意也賈疏遺失注意案胡說本業時戴震亦是申兼
董兩家義坊記注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蓋不備禮者謂六禮之中或一二禮未備
或不俟親迎而從權昏嫁耳非謂六禮全闕也鄭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對望之憂不待禮
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養育民人也鄭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對望之憂不待禮
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祭毛以男年三十女年二十即
可不備禮而行鄭以過三十二十明年而後可禮雖不備相奔不祭毛以男年三十女年二十即
其以奔爲不待禮則一也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者賈疏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
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戴震云中春
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通若無故而不用令
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案戴說與鄭小異於義亦通

者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

疏 若無故而不用令罰之者此媒氏

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變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謂之也戴震云凡三十之

春二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令仲春不祭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為不用令注中云令

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自故二十

三而嫁是也案戴注說足補鄭義蓋經言不用令即冢上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及中春會男女兩

令字為文鄭賈俱舉一義義尚未備也注云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者宮正國有故則令宿注

云故凡非常也故知故謂喪禍非常之變內則注云故謂父則之喪是也云有喪禍者娶得用非

中春之月者有喪過期不得娶喪禍終則宜亟娶故鄭謂得用非中春之月也鄭釋不用令偏

據中春而言亦經義所咳但不用令當謂不備禮而奔者唯中春權許之耳餘月則有禁罰若備

冠子娶妻者賈疏云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己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

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己雖小功也詒讓案彼文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

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則冠娶妻據身自冠娶而言此引作冠子

娶妻則文義並行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男女之無夫家者謂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

乖疑傳寫誤行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男女之無夫家者謂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

為文也詩召南行露鄭野有蔓草並引此經中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家語本命篇王

注及北山李業與傳並以此為夏正二月事皆其證也陳奐云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媒

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

管子合獨亦即行周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二十為年盡若

備時無夫家則為鰥寡矣嫁娶以中春之月為期蓋以年燕之男女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

無夫家者所以蓄育人民也案陳說是也此會即謂會而行之與上會男女義同注云司猶察

也者師氏注同云無夫家謂男女之缺寡者賈疏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

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缺寡者也莊存與云無居室從人

之端古亦謂之鰥寡呂飛鵬云詩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并及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即

禮記卷之六

十四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不必定為鰥寡也案莊呂說是也鄭以鰥寡釋經無夫家者蓋指凡男女過時未有室家及貧不能嫁娶者而言書堯典孔疏引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
 闇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不必書有匹配而後謂之鰥寡與王制老而無妻者謂之於老而無夫者謂之寡義異賈及詩召南行露孔疏並謂此據已昏之鰥寡言之再娶再嫁雖法所不禁亦
 何必官司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純實繻字也古繻以才為聲納幣用繻婦人
 而會之哉

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
 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兩然則每端二丈 **疏** 入幣純帛無
 以成昏禮之法以防侈也入幣即內幣入內字通士昏禮謂之納徵鄭彼注云徵成也使使納幣
 昏禮之通法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何注云納幣即納徵也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

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實也案此經入幣亦質言之左傳文二年杜注云上昏六禮
 納徵始有文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此謂尊卑異稱肌說不足據 注云純實繻字也古繻以
 才為聲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彼注云純當為繻古文繻字或作糸菊才又祭統
 云王后登於北郊以其純服注云純以見繻色並以純為繻說與此同毛詩召南行露傳云昏禮

純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後人以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同也賈疏云
 繻以糸為形才為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繻有二種其繻布之繻糸菊當後不誤故禮有繻布冠
 繻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繻則糸菊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帛及祭統
 事以爲純服又論語云麻冕祗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破為色此純帛及祭統
 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為絲衣解之也段玉裁云實繻字者俗謂為
 純絲字實則繻字也繻字作純者蓋古文繻以才為聲作紵篆作紵隸作純形略相似

是以誤為純字也說文無紵字蓋失之詁讓案鄭意蓋謂紵即繻之古文或體實一字也以純字
 與繻形遠與紵形近故不破為繻而破為紵說文繻字重文無紵字許鄭義不同也賈謂繻布字
 作繻繻帛字作紵士冠禮疏及詩小雅都人士孔疏說並同恐非鄭意也然鄭破為紵義實未瑋
 惠士奇讀純如字云純猶全也其說最允莊有可黃以周說並略同蓋此純帛為長二丈之全帛

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實也案此經入幣亦質言之左傳文二年杜注云上昏六禮
 納徵始有文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此謂尊卑異稱肌說不足據 注云純實繻字也古繻以
 才為聲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彼注云純當為繻古文繻字或作糸菊才又祭統
 云王后登於北郊以其純服注云純以見繻色並以純為繻說與此同毛詩召南行露傳云昏禮

純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後人以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同也賈疏云
 繻以糸為形才為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繻有二種其繻布之繻糸菊當後不誤故禮有繻布冠
 繻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繻則糸菊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帛及祭統
 事以爲純服又論語云麻冕祗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破為色此純帛及祭統
 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為絲衣解之也段玉裁云實繻字者俗謂為
 純絲字實則繻字也繻字作純者蓋古文繻以才為聲作紵篆作紵隸作純形略相似

是以誤為純字也說文無紵字蓋失之詁讓案鄭意蓋謂紵即繻之古文或體實一字也以純字
 與繻形遠與紵形近故不破為繻而破為紵說文繻字重文無紵字許鄭義不同也賈謂繻布字
 作繻繻帛字作紵士冠禮疏及詩小雅都人士孔疏說並同恐非鄭意也然鄭破為紵義實未瑋
 惠士奇讀純如字云純猶全也其說最允莊有可黃以周說並略同蓋此純帛為長二丈之全帛

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實也案此經入幣亦質言之左傳文二年杜注云上昏六禮
 納徵始有文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此謂尊卑異稱肌說不足據 注云純實繻字也古繻以
 才為聲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彼注云純當為繻古文繻字或作糸菊才又祭統
 云王后登於北郊以其純服注云純以見繻色並以純為繻說與此同毛詩召南行露傳云昏禮

純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後人以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同也賈疏云
 繻以糸為形才為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繻有二種其繻布之繻糸菊當後不誤故禮有繻布冠
 繻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繻則糸菊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帛及祭統
 事以爲純服又論語云麻冕祗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破為色此純帛及祭統
 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為絲衣解之也段玉裁云實繻字者俗謂為
 純絲字實則繻字也繻字作純者蓋古文繻以才為聲作紵篆作紵隸作純形略相似

是以誤為純字也說文無紵字蓋失之詁讓案鄭意蓋謂紵即繻之古文或體實一字也以純字
 與繻形遠與紵形近故不破為繻而破為紵說文繻字重文無紵字許鄭義不同也賈謂繻布字
 作繻繻帛字作紵士冠禮疏及詩小雅都人士孔疏說並同恐非鄭意也然鄭破為紵義實未瑋
 惠士奇讀純如字云純猶全也其說最允莊有可黃以周說並略同蓋此純帛為長二丈之全帛

對聘禮既夕禮之制幣為長丈八尺減少之幣即內宰所謂純制也又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裘
氏集解云純匹端名亦引此經為釋據裴說則晉宋禮家說有讀此純如字而釋為端束者戰國
策秦策高注云純束也即其義但一匹兩端十端一束純制通有此稱段令純即是一束經不宜
復云無過五兩此雖六朝古說義不可通也互詳內宰疏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
其類者說文糸部云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云緇洋也泥之黑者曰洋此色然也緇色黑屬陰
以婦人陰故幣色用其類也云五兩十端也者賈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故十
端也詒讓案兩與匹同說文匹部云匹四丈也左閔元年傳云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注云二丈為一端二
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又昭二十六年傳云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注云二丈為一端二
端為一兩所謂匹也小爾雅廣度云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匹二有半謂之束案
小爾雅當云兩謂之匹今本衍倍字則匹為二兩與古義不合其說端兩束之數則不誤五兩總
束之故士昏禮謂之束帛彼注云束帛十端也端據記注謂之兩既夕注謂之合義並同云必
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者大宰注云兩耦也以取其配耦判合之名故不云十端而云五兩亦
用其類之類云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者賈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
方木為甲乙南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北方水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
八為金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土五妻所封者為妻是夫妻
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者據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彼注云用玄纁者象陰
陽備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又隱元年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
天纁二法地白虎通義嫁娶篇說同陳奐云士昏禮言玄纁束帛媒氏入幣純帛不及玄纁者五
兩即玄纁也黃以周云庶人用緇於文無見從白虎通義案陳黃說是也納幣用玄纁蓋通於尊
卑故班何說納徵並無異幣天子諸侯雖加以圭璋而用玄纁則與大夫士同鄭既破純為紵以
其與士昏禮用玄纁不合故以此紵帛為庶人禮純用緇而無纁而以玄纁兼用者為士以上禮
今定純如字讀純帛五兩即玄纁束帛庶人禮同雷學漢云每束之率類皆三玄二纁雖凶禮之
者賈疏云玉人文謂加於玄纁束帛之上以行禮云難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

也二丈者鄭彼注云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為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八尺則一兩

四十尺五兩四尺五寸取誠實之義故以二丈整數為之也詒讓案依鄭義則端二丈匹四丈此為布

帛之常法吉凶禮同說苑修文篇說以束帛天子五匹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

一丈匹二丈端束並以尊卑遞降則與禮經布帛常度不合恐不足據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與嫁殤者

者此并正男女合葬之禮也注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者賈疏云遷葬

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案鄭賈意此遷葬與嫁殤皆是會合死人之事而嫁殤特著

殤文明遷葬為非殤故謂據成人鰥寡而言方苞謂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附父

劉毓秘云成人鰥寡生非夫婦死而合葬者其類有二一則生前為名分所限不得稱為夫婦而

死後以合葬退其私者如國策漢書所載秦之宣太后欲魏魏夫殉葬莫之館陶主與董偃會葬

是也一則生前恩義已絕不得復為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遂其情者如通典凶禮所載或父在繼

母亡前家子取妻與前夫合葬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或父卒繼母還

前繼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是也今案方劉說最詳析蓋此等成人鰥寡或生時本非夫婦或嘗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亦亂人倫者也者人倫之正必生時備六禮而相接死乃合葬今生既未以禮相接死乃合之則
是亂人倫故禁之也黃式三云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
姑摺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既娶近三月夫妻已成矣未廟見舅姑
雖成妻未成婦主既不祔于皇姑墓亦不葬于夫家彼遷葬嫁殯者蓋已合葬之將主亦祔之乎
主不祔而合葬之合葬而主亦祔之禮之無一可者也鄭司農云嫁殯者謂嫁死人也者此謂生
時本無昏議男女兩殯因嫁而合葬之此亦事之所有故引之於後云今時娶會是也者先鄭舉
漢法為况洪适隸釋漢相府小史夏堪碑云娉會謝氏并鑿合柩娶會即所謂
謂娉會也以彼碑文推之則謝氏亦已死而移柩以嫁者與先鄭義正同

之手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土陰訟爭中書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

下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土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
詩曰勝有矣不可掃也中書之書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決陰事之訟故謂之陰訟與大司徒陰禮義略同中書詳後春秋釋例內外君臣逆女例云諸侯
娶婦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參骨肉至親所以慮陰訟杜意蓋以此陰訟為妒媚之訟與鄭義

異而亦得通云勝國亡國也者要祝云勝國邑之社稷注云勝國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
左文十五年傳云凡勝國曰滅之書彼云湯既勝夏徵遷其社賈疏云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

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
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我之社也云亡國之社

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者公羊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揜字通
柴棧義同喪祝注亦云蓋揜其上而棧其下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公羊傳亦作奄何休注云揜柴

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漢書王莽傳劉嘉奏云四牆其社覆上棧下不得
通賈疏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

故也焦循云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此即公羊說而易柴為棧說文云棧
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板閣曰棧管子內業篇云傅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

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考諸說蓋編木
 為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案亡國之社在廟門外詳喪祝疏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
 宣露者賈疏云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葦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
 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蒞禮前此據刺禮之後故不回家召
 伯非媒氏則聽男女之訟不必於戒社賈謂刺禮以前法固矣云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
 之不復以聽者釋文聽上無以字義亦通鄭意媒氏直主聽訟不主刑其訟既聽之後辨其罪之
 大小其小罪可赦宥者則媒氏專決而釋之其大罪不可赦宥當入五刑者則媒氏不再聽直歸
 之秋官也大司徒云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此經義與彼同蓋大罪人五刑歸於士者亦媒氏先聽之非謂直歸於聽也云士司寇之屬者大
 司徒注義同亦關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等官言之也引詩者鄭風牆有茨篇刺公子頑之詩
 毛傳云中葦內葦也鄭彼箋云內葦之言謂宮中所葦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彼釋文引韓詩云
 中葦中葦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引魯詩義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常用魯韓義
 也引之者證經陰訟是爭中葦
 之事以其言醜故不可宣露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六終

瑞安孫詒讓學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

疏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者賈疏云治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

此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合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

下文云以刑罰禁誦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賈民禁偽是也

案教者當教以通財阜貨及會計贏絀鑿別良材之事賈謂教處置貨物義殊未咳注云量豆

區斗斛之屬者漢書律麻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穀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合侖為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而五量矣此牽斗斛以咳五量豆區亦量名斗斛以十積數豆區以四積數二者不同故鄭

兼舉之互詳內宰注同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疏以次敘分地

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疏以次敘分地

下並市官之官法也經市者建國立市必先治市地而定其界域也賈疏云司市之官以次敘二

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林僑云即內宰所謂設其次置其級

及本職所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文選西京賦廓開九市通衢帶臨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旗亭樓也後文思次注若今市亭也介次注市亭之類別小者也先鄭注次市可作樓也論語案

王昭禹云百官志雒陽有市長蓋即於市亭為官守與周制略同故鄭舉以為況云叙肆行列也者

之叙蓋即各肆行首當市朝之處每肆市舍多少無定數其行首為巷門門外即市朝也自朝望

也下文云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

近市朝之證也敘既近市朝又胥長所治故辟布諸事咸就是治之矣內宰置其敘注釋敘為介

次是以敘為總次大於二十肆與彼經文及此注義並乖異非也肆行列謂數肆之地合房行列

趙注云陳肆為分陳貨物令各異肆其事不同互詳內宰疏云經界也者孟子滕文公篇經界不正

與經野義畧同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疏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者崔氏古

肆陳也案陳肆辨物謂列肆以物相從不相雜所以察良楛也注云陳猶列也者肆師掌客

師注云辨別異也蓋別異乘物使以類相從若後注云貨之肆馬之肆及肆長所云令陳其貨賄

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皆陳肆辨物之率也每物為肆肆長治之云肆異則市平者

功沽而價不至騰躍故市得其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疏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市者林喬蔭云即本職所謂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則奇袤無益者不作而虛耗之弊絕矣注云物靡者品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者賈疏云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

故云修飾靡王制注云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是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通物曰商居賣物

謂泉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者招致商賈使貨內聚而布外流所以通市政也林喬蔭云

由此二等之人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 注云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買者

大宰注云行曰商處曰賈義與此同考工記云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漢書食貨志云

通財鬻貨曰商五詳大宰疏云阜猶盛也者外府注義同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徵召也債買也物有

宰注義同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者外府注義同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定賈則買者來也 疏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者即下文之展成算賈師所掌是也成賈謂定其賈直左昭十六年傳以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與此義略同賈疏云量以量穀梁之等度以

度布綿之等成定也二物以量度以定物賈 注云徵召也者爾雅釋言文典祀注同俞樾云僖

二十七左傳曰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即此經徵字之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

案俞據左傳釋此徵為徵辭義亦得通云債買也者後注及賈師注同賈師先鄭注又云債買也

賈疏云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債為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

為義故注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人部債見也鄭訓買後文又訓賣皆見之義也債觀古今字孫

經世云司市以下諸債字皆讀為賣說文賣作賣從貝齋聲荷也債作債從人賈聲見也此即以

債當賣者或形近致誤抑聲近通借也賣為行且賣亦可直訓為賣者又與求善賈而沾諸義各

與貴債飾行債隱義若錯出正如賈用不售與買害賈余餘勇沾酒市與求善賈而沾諸義各

有當耳案孫說是也釋文載劉昌宗音育與說文賈讀為育同此讀債為賈也又載聶音笛此讀

債為觀也段從聶音孫從劉音以義致之劉讀為允 本訓賈而亦通訓賈後文及賈人賈師並

云賣債債與賣對文則債有買訓可知云物有定賈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

則買者來也者物賈定一不相詐豫則買者樂至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別之也若今下手書

言保物要還矣鄭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者即賈人所掌者是也凡市皆以質劑為要信故小

司農云質劑月平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言保物要還矣鄭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言保物要還矣鄭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言保物要還矣鄭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言保物要還矣鄭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言保物要還矣鄭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言保物要還矣鄭 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

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注云實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者賈疏云古者未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明亦有同義也案亦詳小宰疏云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貨物為之

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與古實劑同也孔廣森云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貨物為之賈今者保其必還過時不還則責保者也鄭司農云實劑月平者小宰先鄭注亦云實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賈疏云先鄭解以為月平者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為一義故後鄭引之在下也

案月平亦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疏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者葉詳小宰疏以賈民禁偽而除詐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疏鈔本釋文出賈氏云劉音

嫁聶陳音古注賈氏同案賈氏義難通疑傳寫之誤說文人部云偽詐也賈疏云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真偽者使禁物之偽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者胥師云察其詐

偽飾者債賤者而誅罰之賈師云各掌其肆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即禁偽除詐之事故官胥師賈師等並無竄注謂皆司市所自辟除又云胥及肆長市中給絲役者然則此賈民即謂

胥師至肆長諸市吏以其辟役在市之賈人為之別於它官府之府史胥徒等為庶人在官者故謂之賈民鄭云之屬者約略駭擊之詞明兼有司疏司稽胥肆長諸官也賈疏則以為屬為官屬而

謂賈民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案胥師之屬即胥師之屬即肆長而賈師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彼疏又謂賈師之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者則似賈師之屬別有羣賈為叙官所

未載者殆即隱據此賈民為釋其說無徵亦非鄭信也云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者賈疏云直依經解之情則真也情偽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黃以周云荀子儒效

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周官以市以刑罰禁誑而去盜刑罰憲疏以刑罰而屬胥師賈師蓋謂非其人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

去盜者禁誑即司疏所禁者是也去盜即司稽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是也此皆以爲市除害而護商疏即司疏所禁者是也去盜即司稽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是也此皆以爲市

即市刑非五刑亦非罰布也賈疏云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以泉府同貨而斂除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

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小以泉府同貨而斂除

同貨之民無謂其賤不世則為斂以泉府同貨而斂除市中者故下云小以泉府同貨而斂除

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
而買之民無貨則除費而予之
疏以泉府同貨而斂除者即泉府所掌者是也斂謂斂之入

斂或除謂之同貨所以通有無而齊贏絀之數也朝士凡民同貨財者義與此略同凡市官以公
貨同之於民其事掌於泉府而司市亦總其成焉賈疏謂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

行其貨而民無財者除而予之後斂取其直非也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者賈疏云民
之一也言官與民有無相通若同共有此貨也注云同共也者墨子經上篇云同異而俱於

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釋經同貨也案鄭意蓋謂斂除二者總為同貨之事此云民貨
不售則為斂而買之者據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買之之文釋經斂除之斂

也賈謂以斂買專屬同貨經斂除別謂斂所除之直非鄭指也云民無貨則除費而予之者泉府
先鄭注云除費也賈疏云此謂所買得之物民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費予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

斂除也案此據泉府職釋經之除
不及斂取其直之事賈說亦失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尚賈為主夕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日昃中而市百族為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
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

所以物極眾鄭司
疏而平市之事日昃而市謂自禹中至跌中即易繫辭云日中為市市之
農云百族百姓也

最盛時也云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者朝謂平且至食時夕謂
下側至黃昏也惠士奇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雜篇云室夕管子七法篇云立朝夕古語皆以

朝夕為東西賈疏云案下文市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為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
者據市亭置次與敍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肆之處則居地多矣此三市皆於一

院內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注云朝市宜於市之東偏此即賈說所本但三市當於王北宮後垣之外平列三區不於一

院內為之又市朝一夫亦即列肆之處不徒為市吏次舍賈說並失之詳匠人疏注云日昃
昃中也者釋文云昃本又作昃案昃即昃之變體賈疏云昃者傾側之義昃者差昃之言故以昃

解昞也是以尙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昞不違暇食是中後稱昞也阮元云大司徒注云日跌

景乃中此昞當作跌跌昞二字上正下俗案阮校是也跌中者日過中而側西別於日未中而側

東爲昞中也說文日部云昞日在西方時側也引易曰日昞之繼又矢部云昞日西也昞與聲義

並同廣雅釋詁云昞跌也昞跌並傾側之言郊特牲注引此經作日側既夕禮亦云日側注云側

昞也謂將過中之時皇甫謐甲乙經謂時加未爲日昞是也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洪範五行傳

鄭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昞中至日昞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據鄭說則日昞者

謂日中而微側向西之時雖將過中而離中未遠故亦通謂之日中曰跌中爲側更向西則謂之

下側即春秋定十五年經所謂日下吳公羊何注云下吳蓋晡時是也蓋昞中不可言昞中而昞

猶在東側是誤以昞中爲昞中非古訓也云市雜衆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者明百族商賈販

夫販婦並雜聚於市三時成有經云爲主但就其時來者較多言之耳大司徒馬田法云險野人爲

主易野車爲主先鄭注釋爲主爲居前與此義異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人衆若令以朝野人爲

不能畢至夕市或不及畢去故必以日昞而市容其來去也賈疏云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

容其來往故於日昞以後去之云商賈於市城者大宰注云行日商處曰賈以賈居於肆商雖

行亦有邸舍在城市不須逐口來去也云販夫販婦朝資夕賣者說文具部云販賈賤賣貴者國

語鄭語說有夫婦鬻屨弧箕服者即所謂販夫販婦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操也朝資夕賣

謂所賣不多無肆立持不豫儲不久居於夕市爲宜也云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

衆者賈疏云以分爲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也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者國策秦策

高注云族姓也百姓謂平民自齋貨物買賣於市者後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即百族也賈疏

云欲見此百族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

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爲百族論讓案大凡市

司寇之百族雖與此市人少異然後鄭彼注亦引禮運百姓爲釋與先鄭此注義略同也

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

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

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

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眾望也見旌則知營市也思次

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泚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為疏則胥執

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為泚泚視也立謂思當為司字聲之誤也疏則胥執

鞭度守門者說文門部云闔市門也文選蜀都賦劉逵注云闔市巷也闔市外內門也案三市每

市蓋各在總門其內分設各次內又分列各肆肆有一卷是三市之中內外分合其門不一胥

賄不使其名實相紊也胥師賈師肆長三職皆言平而肆展成奠賈者江永云平肆者平其肆之貨

也展成即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之成謂以所買賣之物書之質劑成其交易奠賈亦以其物之賈

書之質劑皆質人省之定之也云上旌于思次以合市者司常云析羽為旌思次為市官所蒞其

旌常用司市之物依大司馬治兵章云百官載旗則思次所縣當為旗而注析羽者也司市縣旌

於所治之次使市者望而聚於其處日莫市散則下之云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

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者治謂以事咨辯陳請訟謂爭訟大事則為大治大訟小事則為小治小

訟詳小宰疏莊存與云司市聽大治大訟質人佐之胥師聽小治小訟賈師佐之詒讓案市官聽

大小治訟者各於其市朝凡思次皆於市中為寺舍其外為朝以聽治訟及為刑肆罪人之

所其地當與百官治事之朝畧相僂史記孟嘗君傳云朝趣市者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即此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故曰市朝詐也者謗胥師文謂市人有為偽

飾虛詐者察而糾之以市門為市人所出入易以司察故使吏守之云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

者國語晉語韋注云鞭所以擊馬案繫革於木以擊人馬通謂之鞭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據此則

市利亦用鞭矣賈疏云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言之也云度謂爰也因刻丈尺耳者王引

江東呼打為度廣雅曰受度杖也然則古人謂受為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眾也又云因

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則為度失之案王

說也云羣吏胥師以下也者賈師司疏司稽胥肆長諸官言之賈疏云見下胥職云執鞭度

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敘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師

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摠云胥師已下云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

之正也者黃以周云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云展之言整也者鄉

師注云展猶整具說文支部云整齊也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云會平成市物者也者言市者聚

會不定市中列肆之物成其買賣黃以周云展如聘禮展幣之展謂校錄之展成奠賈謂展視所

成之物以定其賈所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是也案黃說亦通云奠讀為定者小史弓人注並同

丁晏云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奠定也禹貢奠高山大川吏記夏本紀奠作定匠人凡行奠

水先鄭云奠讀為序釋名序定也定於所在也奠停也言停久也古奠定停並聲近通用云整勅

象辭云先王以明罰勅法易釋文引鄭云勅理也一云整也此注云整勅與鄭易注義合皆借勅

為勅勅勅音義迥別詳宰夫疏賈疏云恐有豫為誑欺故云防誑豫王引之云賈未解豫字之義

即旗識也云思次若今市亭也者前注同此為司市總治市政之次云市師司市也者以司市掌治教為市官之長故謂之市師敍官鄉師注云師長也漢書食貨志說王莽更名市令市市長為司市師蓋即放此制云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為市亭之屬別而小者為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聘師所治聽小治小訟思次為市亭明介次為市亭之屬別而小者為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聘

禮注云介副也謂小次為大次之副屬別與敍官注云鄉之屬別遂之屬別義同黃以周云說文介豐也从人从介之言分勞生市次者胥師賈師故胥師賈師澼於介次治讓案分與國章亦

相成云故書澼作立者鄉師注同杜子春云奠當為定者段玉裁云讀為定者就其聲類而易其字象也當定者直謂為字誤聲誤而改之也其意不同故兼存鄭司農云思辭也者詩大雅文

王篇思阜多士毛傳云思辭也案詩多以思為發語辭故先鄭據以為釋後鄭不從也云次市中

候樓也宋選人云市有候館又三輔黃圖云長安九市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是漢時市有市

樓為市吏候望之所先鄭蓋舉漢制以為況也云立當為澼者段玉裁云鄉師云立讀為澼此云

當為澼案古者立位同字則讀立為澼即讀位為澼也後世立位二字韻部迥別案詳鄉師疏云

澼視也者爾雅釋詁文大宗伯注亦同云玄謂思當為同字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下云介次不為

辭明思不得為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為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為字誤今有才云字聲之誤兼

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為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段玉裁云據疏知賈本本無字字無者為長注

例當為某之下未見有費字字者也今本注內有字字淺入增之黃以周云思司音近義通釋名

釋言語云司思也毛詩傳云司主也干寶周禮注云司者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

總其領也總注市肆者市師故上旌於思次市師澼焉

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敍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

泉入及疏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萬民即上文之百族通市中諸往來賣買者而言下三者皆

有遺忘期於市者所有事也云刑戮者者即下文市刑憲徇糾三罰亦通謂之戮晉云撻戮

即扑罰也凡司灋司稽所搏執犯禁及盜賊胥師所戮有罪者皆於當敍行其刑戮也云各于其

地之敍者賈疏云敍則諸物行肆之所也詒讓案叙即上文次敍之敍蓋諸肆行首當市朝之處

出入之

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

疏

凡通貨以璽節出入之者李光

案李說是也此專據商賈言之大率九職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是也凡商賈所齎物並以璽節

通之注云璽節印章者掌節注云璽節今之印章也職金注云璽者印也說文十部云璽王者

印也重文璽籍文不可發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舊儀云璽徒也

以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

也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

子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追而予之璽書章注云璽印也古者大夫以印稱璽國語魯語云襄

公使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追而予之璽書章注云璽印也古者大夫以印稱璽國語魯語云襄

書也案衛蔡草三說是也周書殷祝篇云湯放桀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坐則夏殷時已有璽但

三代時為尊卑印信之通稱許說據秦以後制不可以說經章亦印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李注

云章印章也依鄭說蓋刻璽為文印之竹帛以為節職金云辨其物之撻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

彼為璽書揭著物與璽節異而其形制略同云如今斗檢封矣者賈疏云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

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丁晏云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

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蓋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卓囊

親封之詒讓案漢斗檢封名制不可致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謂使商賈之人自執此璽節以通

其貨賄也云以出貨賄者王司市也者賈疏云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

還故下掌節云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

者故下掌節云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

家得市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為民乏困也金銅無

同王市資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矣

凶年因物貴大
鑄泉以饒民
疏 國凶荒札喪者即膳夫之大荒大札也札喪是一事賈疏謂札謂疫病喪謂

物益貴民將重困故無征即謂不斂次布總布等也云金銅無凶年者賈疏云以其凶年穀則貴

數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云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者外府注云布泉也王聘珍云管子山

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者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重以振救民長患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論讓案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幣租輕

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游旅使無滯亦古者選天災鑄泉之事蓋泉布為民間通行之

貨無市征則官之泉入大減無以給民用故作布以濟其乏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

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

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

市亦其類也於四十
疏 凡市偽飾之禁者月令季春云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恃子時毋或作

而除詐也云在民者十有二者民即上文百族謂平民也十有二者禁書之條目有此數下並同

賈及工四者皆同十二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其處曰賈賈主賣粥故云不得粥商主通貨賄

貨賄皆當豫資貯故云不得資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云玄謂王制曰凡器不中

度不粥於市者以下並引王制證市禁之事鄭彼注云用器弓矢未和飲食器也度丈尺也賈疏

云未和長六尺弓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也云兵車不中良不粥於市

者賈疏云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賈之

兵車之法云布帛精麤不中數輻廣狹不中量不中於市者狹釋文作夾案禮記有狹夾即狹之

借字鄭注云數升縷多少賈疏云布之精麤謂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十五升或

五升或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經麻有十五升抽去半或

帛之升數禮無明文布幅則廣二尺二寸其縷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亂正色不

於市者姦色即五方之閒色也五行大義引穎子嚴春秋釋例云東方閒色綠南方閒色紅西方

閒色縹北方閒色紫中央閒色驢黃云五穀不中用又引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見山虞文云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者注云伐之非時不中用又引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見山虞文云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者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又引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見山虞文云

也者賈疏云王制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工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在商者不中時及其類

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其類也案依賈說則後鄭以王制諸云不粥者分屬民

商賈工與先鄭以不得粥專屬賈者異王制又云有金璧圭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粥於市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

飲食不粥於市此不引者以彼諸物不粥者各自有取義不關僞飾故不具引也云於四十八則

未聞數十二焉者經民商賈工數各十二通為四十八也賈疏云王制之文從用器為一兵車為

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幣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

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案注疏說頗難通王制約舉市禁本未細計凡數賈強以充十

二事分合既未當且依其說則是所聞數止十二而注云未聞數十二於文義亦復乖迕竊疑鄭

意止略舉王制以况義並非以當此十二禁之一此注當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明王制文於此經

未必相當此四十八禁實全未聞也數十二焉四字疑後人未明鄭義據經妄增緣誤為說遂

多牽爾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地之眾也扑

肆也故書附為附疏市刑者司市之官刑以其事小法輕不過此三者也李光坡云此以刑罰

杜子春云當為附疏禁疏而去盜也云大刑扑罰者扑唐石經作朴形近而誤今據宋本及嘉

靖本正扑罰謂扑之以示罰猶閭胥云撻罰與廛人罰布異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者以司市不

掌五刑也賈疏云此刑各有對善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云附於

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之使刑官斷之也注云徇舉以示

罪地之衆也者說文彖部云徇行示也徇即徇之俗謂刑其所犯揭著其身使周行市廛以示眾

為戒也云扑撻也者閩胥注云撻扑也說文攴部云攴小擊也从又卜聲阮說是也廣雅釋詁云扑撻擊

手即又也扑訓擊因而名擊之之物曰扑凡經典扑改扑者非案阮說是也廣雅釋詁云扑撻擊

也大射儀云司射遂取扑摺之注云扑所以撻犯教者書舜典扑作攴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

鄭書注云扑撻楚也案扑以撻楚撻人因謂撻楚為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此市刑輕故雖

大刑亦不過扑也唐石經此經及尙書儀禮初刻皆誤作木皮之扑唐玄度九經字樣手部謂扑

即說文撲字亦證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者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此憲謂

亦謂書其犯禁之狀表縣於肆門宣播其罰與表縣法令同賈疏云憲是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

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憲之類也云故書附為附柱子春云當為附者段玉裁云

附麗字周書多作付此作附皆假借字也高宗彤日天既付命正厥德

今文尙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為附婁訓增為益也似以付為附麗正字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奔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

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謂謂憲徇扑也

必罰幕帟蓋准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疏注云謂諸侯及夫人世子

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疏注云謂諸侯及夫人世子

而自過其所封國都之市而言若以事至王國及它國過市則無罰也云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

也者亦據無事而過其所食采地之市而言若以事過王國及它都市則亦無罰命夫謂有采地

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

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為義也治讓案對文則卿妻為內子大夫妻為命婦散文則卿妻亦為命婦詳內宰疏都即大小都亦為家邑等言之云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者釋文云說解說也鄭意市者為賈民與刑人所聚之處國君爵尊體崇不當非時遊觀於市故設此法以示解說實以禁其佚遊也云國君則赦其刑人者刑人謂市人之犯大刑者即上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是也國君過市時適遇有當附刑之人則赦之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曰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案易繫辭云日中為市日中之朝即市朝也晏子所說與此經合若然此刑人通咳附五刑凡大辟以下皆赦之非唯市刑憲徇扑等但五刑既赦則憲徇扑等小刑亦赦可知此乃設法以禁國君之遊市非縱有罪也云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刑者謂罰幕帟之等云異尊卑也者明國君與夫人以下尊卑異故或施惠以為說或罰以示警也云所謂罰憲徇徇扑也者賈疏云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為輕也案依賈說則鄭意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等過市亦仍赦刑人但所赦者止屬憲徇扑等輕刑且不得徒赦必罰令出物並同於義既未協且審釋經文國君則云刑人赦夫人世子以下則云罰二文不相冢恐不當如鄭賈說江永謂即使夫人世子等遊市者出罰物義似較允也云必罰幕帟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者賈疏云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帟綬帷幕用布幄帟用繕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承塵其蓋當是於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者也江永云幕帟蓋帷皆所障蔽之物罰之以示不當遊市所以取之也若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參乘而招搖過市尤不知恥者也案江說是也幕帟蓋帷皆行道及野舍所用貴人出遊蓋必齎此諸物以行故過市時應時即罰令出此留之列次以其兼用亦取其易辦也段使憲徇扑市人出之則當令出泉買作諸物非應時所能辨足知其非矣云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謂此司市實掌王國之市而經說國君等侯國之法者明王與國君同后與夫人同王世子與諸侯世子亦同其過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市亦有赦刑人及罰幕帟之法經舉侯國互文以見義也

其市政掌其賣之市而司市也賈買也會同師役必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

其市政掌其賣賣之事市司市也價買也會同師役必疏者唐石經作市司師買師而從

從嚴可均云疏云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則經當無胥師案嚴說是也宋以來版本胥師並

作帥今從之師役謂軍旅起徒役也賈疏云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或在

畿外皆注云市則市司帥買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

從也注云市司帥買師也者與上文稱市師同以其非正官名故或曰市師或曰市司無定稱也

鄉漢則謂此即宰夫八職之二曰師三曰司若然則似市師為長而市司別為所屬士亦通云價

買也者前注同賣價猶小宰云賣買也俞樾云價者賣之段字訓賣不訓買鄭君訓價為買誤也

惟價既訓賣則不得復與賣連文而此云掌其賣價之事賈人云凡賣價者質劑焉賈師云凡國

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賣價義似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為買是

知經文本作買價當以故書為正胥師職曰察其詐偽飾行價釋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賣賣也

愿惡也後鄭亦以行賣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患禁責價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為貴賣夫賣之

與買戡然異義豈有價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賣者乎且賈師一職前云禁貴價者後云凡國

之賣價同在一簡之中乃貴價之價則訓為賣賣價之價則訓為買此其違失尤為顯然今定讀

為賣之段字其音為有其義為賣凡經言賣價者皆從故書作買價則字義正而經義亦明矣案

俞說亦通但此經賣價之文三見鄭唯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為買則此與賈人二經故書今書似

同作賣價不必作買價也云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者以會同師役皆聚大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疏掌成市之

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疏者唐石經作市司師買師而從

牛馬兵器珍異者賈疏云此質人若今市平準故掌成平市之貨賄已下之事江永云王制戎器

不粥於市此得賣兵器者弓矢佩刀服劍之類皆常用器宜不在禁限戎器其謂甲冑戈盾之類

與王制又言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者亦可粥也案江說是也但此經凡云兵器並

當分為二物兵謂五兵器則車輦用器之屬內府所謂良兵良器是也鄭賈並以兵器為即戎器

失之互詳玉府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云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者賈疏云會謂

市人會聚買賣止為平物而來買人主為平定之則有常估不得妄為貴賤也云人民奴婢也者

謂私家奴婢即大宰九職之臣妾也與凡泛言人民指平民言者異說文女部云奴奴婢古之專

人也則古者奴婢皆皇人之家沒入官者為之然此職之人民則鬻於市者蓋古私家自有鬻買

則卜之檀弓云子碩請馮庶弟之母是也至國語越語云王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

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則古舉人沒入官者亦或

轉鬻私家為奴婢矣惠士奇云價人民者掌之賈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

曰人民云珍異四時食物者唐人注同據賈師云四時之珍異是也食物珍異蓋若內饗所云珍

物之屬公羊昭三十一一年傳云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太

牢而備珍怪並與此義同賈疏云見下廛人云凡珍異之有 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滯者斂而入于廛府即果實及諸食物依四時成熟者也 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市以劑 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劑者為之券藏 疏凡賣債者質劑焉

結信而止訟之事謂就此官所治處定其質劑也賣債價亦買也詳司市注注鄭司農云質劑

月平賈也者小宰司市先鄭注義並同云質大賈劑小賈者先鄭意質劑並為平賈以市大小異

名文選左思魏都賦質劑平而交易劉逵注亦依先鄭義云玄謂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者彼先

鄭月平之說小宰注云質劑今言券書也詳彼疏云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

之物用短券者小宰注亦云長曰質短曰劑謂人畜等物重賈貴則用長券之質器用等物輕賈

賤則用短券之劑賈疏謂若人民則未成配已下牛馬未著齒已前亦得為小者也恐非鄭意又

曲禮云獻田宅者操書致王引之謂致即質古字通若然市田宅者亦用質與惠士奇云質人賣

廣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質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連逃

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有
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

罰之
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立謂淳讀如淳尸鹽之淳
疏
同其度量壹其

淳制者
惠棟云淳制管子君臣篇作淳制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上經注云量度者今處斗斛及丈尺愚謂斗斛屬量戈兵屬度管子是也詒讓案綽淳字同詳內宰疏注

犯禁者
舉而罰之者禁謂犯質劑者之禁也荀子王霸篇云質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楊注云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

案依楊說
質律蓋即此官糾禁之著為官法者也舉罰之者猶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彼注云沒其財而撻其人但此舉亦謂沒入其貨罰依鄭義為罰令出布故塵人注以質

布為此官
所罰犯質劑者之泉而司關注則以罰為撻是即司市市刑之扑罰二義不同也至罰泉在應人五布當為罰布非質布詳彼疏惠士奇云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

不中數
無廣狹不中量則渣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注云稽猶考也治也者稽考宮正注同賈疏云并取治質劑并解之故兼云治也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者賈疏云案小宰

職者
書敘孔疏引鄭易注云書契故知與彼同非上質劑之市買者也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書敘孔疏引鄭易注云書契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杜考合說文刀部云券契也

券別之書
以刀判契其券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案此謂符券之書契也書兩札各持其一則有左右故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老子云聖人執左契而不

貴於人
右契左契合之即兩札也刻其側者蓋依其取予之數刻札旁為紀墨子備城門篇云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挈契字古通十挈五

挈即刻
以紀數者亦謂之齒管子輕重乙篇云子大夫有五穀散粟者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列子說符篇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張湛注云刻處似

齒易林
大畜之未濟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此依天子巡狩禮為說內宰杜為異互詳小宰疏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此依天子巡狩禮為說內宰杜

注義同云皆當中度量者中其廣狹長短之度量云玄謂淳讀如淳戶盟之淳者賈疏云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為絲為緇不得為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淳戶盟之淳段玉裁云讀如淳戶盟者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據內宰注故書作敦今書作淳子春依禮逸經作純此經則故今書並作淳後鄭於二職並依作淳之本音純字通不煩破字故義同子春而字則仍而不改但引士虞禮以擬其音賈說非是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甸郊二甸野三甸都三月邦國其期內聽期外不

聽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疏凡治質劑者國中一甸者謂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量其所居之遠近為約期以聽之此與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遠近之期略同蓋賈讀取予之訟當就此官平決其附於刑者則當歸於士二官相與為官其官法亦相因也國中據王國都城言之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云邦國者券釋文作基云本或作券阮元云士虞禮注云古文券皆作基近人以券年字別於期會直是俗字然自廣韻已如此分別非也詒讓案說文月

部云期會也又禾部云稷復其時也引唐書曰稷三百有六旬此邦國其之正字當作稷經典通段期為之基期雖聲類相通而訓義各別儻經果作基字則鄭不宜無釋矣釋文基當本作期朝

士邦國券釋文作期是其證也蓋鄭本經文三期字本同後人妄生分別改邦國期字為券惟釋文尚存鄭本之舊今本釋文作基乃傳寫之誤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者賈疏云此經檄上

質劑與書契來訴者詒讓案司市云大治大訟小治小訟彼治與訟異鄭知此治質劑即為訟者以與朝士士治有期日同散文訟亦得謂之治公羊傳二十八八年傳云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

侯又成十六年傳云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並釋治為訟治是訟治義得通也云以

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者此官既與訟者為期俾自來聽鞠

如逾期而訟主不至則是誦詐不實故不復聽以絕其好訟且省文書之煩也云郊遠郊也者謂

距國百里以內關六鄉也賈疏云以其內有國中外交野野遠郊之外明知郊是遠郊也云野甸

稍也者司會注同此野與朝士異彼野通四等公邑則縣置亦在野內而六遂屬郊稍家邑則又屬疏依此注義則此野與朝士異彼野通四等公邑則縣置亦在野內而六遂屬郊稍家邑則又屬

都此經則距國二百里至三百里無論六遂公邑家邑並屬野而縣量之公邑則又屬都其分合迥不同也賈疏云下有都都是四百五百里明此是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可知云都小都大都者據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明通舍彼二等都也但此都與朝士之都亦異彼通該三等采地則內兼稍家邑而不及公邑此則於大小都外兼舍縣置公邑而稍家邑則屬野其界域亦不同也

虞人掌斂市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布泉也鄭司農云絛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僂謂無肆立持者

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稅之總德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疏

掌斂市絛布

布廛布者王念孫云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絛布總布質布

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案王說是也釋文云絛本或作次丁晏云絛段借字說文系部絛績所緝也非此經之義詒讓案釋文或本是也載師

先鄭注引此經亦作次布與或本正同此作絛者疑涉下總布而誤增系形江永云絛布者市之屋稅總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國中大小之肆皆是公

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廛者停貨物於此則有地稅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貨賄經布正是貨賄之稅又云官獨以廛名者舉廛以該肆也五布惟總布最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

充物市廛源而至非廛人所能盡稽故此也布即貨賄案江說是也凡商賈有屋稅廛稅又有賦大宰所謂市賦閭師所謂商賈賄者此也布即貨賄案江說是也凡商賈有屋稅廛稅又有

所齊貨物之稅此三者為九賦之市賦乃正稅也此外又有力征即九職貨賄之貢總布者以貨物稅為正而亦兼有貢故謂之總明通賦貢也市征雖亦有它物而以泉布為多故有五布即

泉府所云市之征布也管子戒篇云市正而不布蓋非周法與此經不合五布之義以江為允今從之詳後疏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絛布列肆之稅布者絛亦當作次此即市肆

之屋稅也賈疏云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丁晏云款依字當為次即思次介次之稅故先鄭

以爲列肆之稅布江永云列肆有稅猶民之廩里有稅杜子春云總當爲僂者肆長杜注同載師

先鄭注引此經作僂布亦從杜讀段玉裁云杜蓋謂爲聲之誤二字雙聲也云謂無肆立持者之

稅也者說文人部云僂僂互不齊也曲禮毋僂言鄭注云僂猶暫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僂進退上

下無列也杜以無肆立持者僂互不齊故其稅謂之僂布也江永云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

無肆立持者販夫販婦鬻賣小物暫立即去耳豈征其貨乎案江說是也云玄謂總讀如租總之

也云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擬其音耳非讀爲也租總當是組總之爲見巾車職轉寫爲從禾

詳大行人疏王與之云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貨入於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稅總而

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江永云杜鄭二說皆非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傭力於商賈者轉移執事

之人本身自有夫布不當征其稅王說得之肆長陳其貨賄辨其名實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正

是貨物之布貨有貴賤賄有輕重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案王江說是也莊存與蔣載康

莊自可說並同互詳肆長疏云賈布者賈人所罰犯賈劑者之泉也者即賈人云犯禁者舉而罰

之是也賈疏云謂犯賈劑違券罰泉也王與之云賈布賈人所稅賈劑者之布也賈人賣價之

質劑如今田宅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賈布江永云罰則當入罰布何爲別名賈布此即價質劑之

稅故云塵布也詒讓案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塵市宅也蓋凡民居在里為民宅在市為邸舍其
區域並謂之塵此塵人所斂者市中之塵布故鄭偏舉貨物邸舍為釋邸舍即市宅也詳敘官疏
江永云塵與欲異者欲是賣物之肆塵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
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於塵買者當時不能即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鬻亦須塵此塵亦是官物故
當有稅案江說固是但市肆陝隘止容販物商賈之家人或於肆外近市之地別
居者則亦當納塵布猶農民之受塵者有里布則塵固不徒儲藏貨物之舍矣
凡屠者斂其

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
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

疏凡屠者斂其皮骨筋骨入于玉府者說
文尸部云屠例也屠六畜者亦於市為

肆莊子讓王篇屠羊說曰願復反吾屠羊之肆是也凡殺牛羊等則有皮角筋骨故亦斂之與玉
府掌皮為官聯也賈疏云屠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
物者使入玉府也注云以當稅給作器物也者獐角人徵齒角羽人徵羽翮並云以當邦賦之
政令通言之賦即稅也屠者居肆有牲畜之物稅又有市塵之地稅本身又有以職之貢故使人

皮角筋骨等以當之既入則輸之玉府給作器物也此賦稅各有定限償所斂者多溢於所當賦
稅之數則亦依平價以官泉償之矣云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者賈疏云謂若羊牛有
皮角及筋骨其豕則無之類是不中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農云謂滯或作塵鄭司

官為居之貨物沈滯於塵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塵謂市中之地未有
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塵則天下之商皆說而應藏於其市矣
謂貨物渚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塵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塵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
之故曰法而不塵之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塵久則將瘦臞腐敗為買

紆民事而官不失實疏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者此與膳夫泉府為官聯也但此為
者不必珍異也賈疏云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于膳夫之府以供官食注云故書滯或作
塵者謂故書有二本一本作滯一本作塵也曾釗云泉府滯故書作瘴詩下民卒瘁釋文本又作

俾沈本作聲載師及此職序官注皆云塵故書作壇吐子春讀為塵與滯形近故滯書為譚變

作滯與塵聲近又書為塵徐養原云此經以滯為塵泉府以滯為滯塵在仙語滯在旱韻二韻

本通滯在祭韻古祭泰夫廣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如獻從獻聲讀如若是然則塵

與滯古蓋通用案徐說是也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為居之者謂如後泉府云斂市之不

並異國語晉語叔向曰假貨居賄草注云居蓋也史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漢書貨殖傳云

廢居滯於塵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者此釋故書或本作塵之用也云貨

物沈滯不可售積貯塵中者即謂之塵也民之賡物求售者或急待其直以給喪疾之費今既沈

滯則將抑賈以冀速售故官為以平賈居之使民喪疾得給而官用亦不求而備也云塵謂市中

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者即前注所謂貨而諸物耶舍也載師先鄭注云塵

肆是官之邸舍不得為空地故後鄭不從蓋不知先鄭此注義與載師注小異若空地全無舍豈

可以畜藏貨物乎引孟子曰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塵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者公孫

丑篇文先鄭以彼塵亦市中畜藏貨物之處故引以盡故書塵字之義賈疏云周則塵有征上文

塵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又云法而不塵則與此經同故先鄭引之後鄭增成其義也孟子

略同攻王制與大戴禮記王書簡管子五輔篇並有市廛而不稅之文與孟子正同王制上文又云公田藉而不稅則是般之助法故後鄭彼注及孔疏以市不稅亦是般制彼注又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廛即為地稅征自為貨物之稅後鄭引彼為證亦失之云其有貨物久滯於廛又不載師國宅無征廛征二十而一國宅不得關市廛趙引彼為證亦失之云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是也子互相釋謂以法為居取之此經斂珍異之有滯者及泉府斂市之法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是也子互相釋謂以法為居取之趙注云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案趙以法為征地稅什一之法與先鄭說異地稅十一者蓋兼據遂人上中下地皆奇受一廛為釋不知孟子之廛專屬市宅不與夫田並授若市宅之地稅則又破於載師園廛二十而一之內不得謂廛宅之征外別有地稅什一之法趙說與此經不合不足據云玄謂滯讀如沈滯之滯者後鄭從今書作滯破先鄭說說文珍異四時食物也沈滯與凝義相近段玉裁云鄭君從滯讀如沈滯不獨其音亦取其義詞也文珍異四時食物也沈滯與凝義相近段玉裁云鄭君從滯讀如沈滯不獨其音亦取其義詞也則將瘦臞腐敗者釋文云瘦本又作臞臞又作臞臞案說文尸部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腐敗宥云瘦或作臞臞賈疏述注亦作臞云老工記梓人云大胷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腐敗是以為買之呂飛鵬云疏所據注作臞釋名臞膏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臞瘦詒讓案瘦字當作臞作臞者字形相近而為詳大司徒及梓人疏云為買之入臞夫之府者明此斂珍異為以平賈買之不為當賦稅也珍異共膳羞故入膳夫之府天官斂官膳夫有府二人是有府藏也云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者說文糸部云紓緩也民貨不滯則其急紓官得珍異是不失實也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云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質利故曰平準此注義本於彼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憲表

疏

各掌其次之政令者次謂二十

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也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賈疏云刑謂市中之刑憲

徇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司市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案賈說是也禁即司市偽飾中之禁四十

入之屬此與小司寇布憲所憲刑禁通該五禁者異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此謂書揭

而事異也縣同察其詐偽飾行債惡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債賣也惡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

巧飾之令疏以察其詐偽飾行債惡者而誅罰之者此即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之事也誅謂

欺誑買者疏以司市刑憲徇扑之刑施之謂謂謂令出泉即賈人之罰布是也注鄭司農

云債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債惡明債據賣者而言故從本義為賣司市賈師為買者其轉訓也詳

司市疏云惡惡也者毛詩小雅民勞傳文小行人注同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先鄭讀行如

字說文具部云賣飾也行部云行且賣也債賣字同故先鄭亦以行且賣為釋賈疏云先鄭云

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閒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為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為行濫解之武

億云據此先鄭解行字不與飾連文是讀從飾字絕句行復惡者又為句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又云凡市偽飾之禁可證先鄭讀案先鄭釋行爲行步則與飾文義不屬其意當如武讀但於

孟注云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脆薄曰行苦者釋文行選孟反又如字孟胡剛反苦音古選
 孟即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苦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濫或曰行濫九章算
 術以牢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為行猶言以堅為脆也方言揄鋪濫也濫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為
 破以牢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為行猶言以堅為脆也方言揄鋪濫也濫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為
 曰皆謂物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即方言之慳慳為行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為行濫正謂此也
 不牢謂物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即方言之慳慳為行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為行濫正謂此也
 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孟氏胡剛反之昔正合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
 西京賦說市曰器良難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價廉相對為文後鄭之說善矣案王
 說深得注指此注舊本疑當作謂使人賣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疏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行惡物於市今本誤到其文遂失其義耳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疏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胥師賈師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上揔言之此正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者亦謂介次也賈疏云案序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
 而奠其賈者奠亦當為定鄭不釋者以冢上司市注器之賈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
 疏云以其知物價故也注云辨別也者天官敘官注同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
 也謂若糶米穀棺木而賂久雨疫病疏凡天患者與司救云凡歲時有天患義同彼注云謂裁
 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疏害也注云恒常也者說文二部云恒常也恒即恆之
 隸變云謂若糶米穀棺木而賂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者此亦訓恆為賈
 也賂即貯字見廛人注久雨則米穀貴疫病則棺木貴漢書刑法志云諺曰糶棺欲歲之疫非恒
 人欲殺之利四時之珍異亦如之疏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者此亦謂食物與賈人處
 在於人死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之物疏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者此亦謂食物與賈人處
 在於人死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之物疏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者此亦謂食物與賈人處

薦宗廟之物者賈疏云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也

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為薦宗廟舉重而言也也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疏注云債買也者司市注同復兼賣買二義詳司市

必從今書者債雖可訓賣但此經以官斥賣為言則賣在上債在下訓買為長不當云買債也詒讓案司市賈人並有賣債之文故後鄭不從故書作買復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者賈疏云斥

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案斥賣詳大宰疏徐養原云若從故書賈為買則債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債字之義云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

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者詩小雅杜云繼嗣我日鄭箋云嗣續也爾雅釋詁云嗣繼也直月謂人當一月國語晉語云臣敢煩當日章注云當日直日也直月與直日義同謂帥其屬每月相繼

續更代當直為官掌賣債之事也賈疏云賈師之下有羣賈亦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李鍾倫云屬蓋即肆長是也疏言賈師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

謂民禁偽而除詐賈彼疏謂賈民為屬於賈師諸官者故此疏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者謂道路之市及軍市所在亦從司市而治其市事也賈疏云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為官賣買也

司號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疏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屬遊也鄭司農云以疏掌憲市之禁令者此官掌市刑即司市以刑罰禁疏之事也憲亦謂表屬遊飲食羣飲食者疏縣之以示十肆之人也云禁其鬪鬪者與其疏亂者出入相陵犯者者

此掌市中亂民罷民之禁鬪鬪謂爭鬪而鬪鬪謂以暴作亂者禁暴氏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說文本部云暴疾有所趨也引申為暴戾字暴亂以暴作亂者禁暴氏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

者此禁市民之暴亂與彼為官聯也陵交之段字說文久部云凌越也云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者禁市中惰遊之民也遊游之俗詳師氏疏注云鬪鬪也者說文昭部云鬪聲也又言部云謹譁

禮

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謹言語詢詢也是謹謹同義銜枚氏云掌司驅禁嗚呼嗚于國中者

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此禁市民之驅謹亦當通駭駭呼嗚及行歌哭之等與彼為官聯也鄭

書酒誥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州長注云屬猶聚也聚羣義同謂羣聚遊於市而相共飲食也

書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放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即古屬遊

飲食之禁賈疏云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洪頤煊云管子立政

篇困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問有司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者說文

見之復無時屬遊與困屬義同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者說文

捕也戮即司市刑憲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者說文

衛扑胥云撻戮是也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者說文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疏掌巡市而察

即犯司市質人胥師賈師司競五官之禁者此官常巡行五肆之鼓司察之也云與其不物者而

搏之者此則在司市諸官市禁之外者故特舉之王應電云搏之歸於胥師注云不物衣服視

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門注同又野廬氏注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義

亦同方言云占視也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案占覘之段字詳掌次疏物猶法也不物謂不如

且刑之疏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者此即司市以刑罰去盜之事也賈疏云上司市

物謂之亂政與此不物文異而義略同此皆形迹詭異或為姦姦故搏之不掌執市之盜賊以

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起禁令當

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變為習杜說一各掌其所治之政者此官所治之地蓋即內率同師之

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製為習杜
子春云當為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疏 各掌其所治之政者此官所治之地蓋即內宰司市各
彼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委司市各

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疏度而巡其前者謂巡行肆前近市門之處司市凡
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是也鞭度亦詳彼疏云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者與司疏所憲禁令同

注云作也者大司馬考工記總目梓人注並同說文人部云坐起也作即坐之隸變云坐起禁
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者蓋謂無肆立持者索市不得乃空守其所齋之物荀子哀公篇云起禁

肆不守折即空守之義野廬氏云以幾禁行作不時者注云不時不夙則莫者也此經坐作出入
猶彼云行作三市各有定時當亦兼有不時之禁矣云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者徐養原

云襲習古字通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詳禮記表記
注引傳習作襲云謂掩捕其不正者者國語晉語韋注云襲掩也方書云掩索取也謂司其不意

而捕取之恐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疏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疏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疏
其逸失也

也此謂市人有罪而未麗於刑者故戮而罰之不歸於士 注云罰之使出布者以經於撻戮之
外別言罰之故知為罰布非市刑三罰也賈疏云即上應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

市令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亦

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疏 肆各掌其
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

令者賈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云陳其貨賄名相近者
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者此即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也 注云爾亦近也

者爾即邇之借字爾雅釋詁云邇近也燕禮特性少牢饋食禮注並云爾近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
者遠善善自相近者謂物別為肆同肆之中又辨其善惡使同實者相從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

禮記卷之三

章之與革遠之則通近之則遠即此經名實遠近之義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者與後鄭

同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總當為儂疏斂其總布者江水云塵人有款布總布塵布總布者貨

時斂之以歸塵人而塵人以入泉府也案江說是也亦詳塵入疏注杜子春云總當為儂者塵

人杜注同彼後鄭注不從子春說別釋為守斗斛鈐衡者之稅則此職義亦當與彼同今引杜說

謂此肆長各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以為後鄭從杜失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

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杜書滯為痺

當為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買

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立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

是疏掌以市之征布者即大宰九賦市賦之泉也賈疏云即上塵人執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

之說也於經例用古字者於段玉裁校改于又云售者難之俗字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案段

云賈字亦經本作難之證此即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賂之事亦與塵人為官聯也謂若國語越語

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也郊人者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案國即國中謂城郭中郊六鄉外

之餘地經言國人以疎國外注云故書滯為痺杜子春云痺當為滯者故書滯誤為痺猶塵人故

書滯或作廢也詳彼疏杜意蓋謂經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為民不急用之貨故沈滯而
不售則官為斂之漢食貨志載王莽時令衆民買五穀布帛絲絛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購者均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質取之莽制正本此經審釋彼文疑劉歆所傳周官經滯於民用滯亦
作瘴而讀為瘴瘴與周義相近杜氏之學受之於歆而此讀與漢志異則杜君不盡墨守其師說
矣鄭司農云物渴而書之物物為搯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者揭嘉靖本誤揭今據岳本正職幣
云以書揭之注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說文巾部云剪幡幟也又竹部云箋表識書也案
前箋聲義亦略同搯即前之俗集韻二仙云菓箋識也又周禮云揭而書之也蓋許君即引周禮此文
傳曰揭而書之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揭槩杙也又周禮云揭而書之也蓋許君即引周禮此文
今本作春秋傳者專寫之誤此云物揭而書之謂每物揭書其賈直於杙附著其物之側以表識
之也亦詳職金疏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者謂來買無定時急求待用若下祭祀喪紀是也漢
食貨志載王莽時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贖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先
鄭云急求即劉歆所謂欲得者也云抵故賈也者國策中山策高注云抵當也謂依故買入時相
常之賈直予買者凡貨滯不售而官取之其賈必賤民買之官仍依其故賈者不欲取其贏以病
民若本賈貴而今賤則民不必從官買矣賈疏謂假令官前買時貴後或賤今依故買與之即損
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抵此不足以破先鄭之義也但此文云各從其抵與下經從其主從其有
司文例正同故後鄭不從先鄭而謂抵即主有司耳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謂治三等采邑之官
即公羊定十一年傳所謂采天官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故此則別治各邑之大夫宰云乃施則子都
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謂采邑之君立兩卿五大夫此主則別治各邑之大夫與五大夫異
故云別治大夫也云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者賈疏云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
計買者得主及有司然後賣之須封符信然後於理無害故後鄭不破之也案賈說非也此謂欲
買官物者必從其所屬主有司為封符信致之泉府泉府乃以物予之所以防檢猾商用賤直販
官物而貴賣之以病民也後鄭亦同此義云立謂抵實抵字根本也者段玉裁云實抵字者猶直媒
氏云純實紆字也才聲誤為屯聲從木誤為從手其理一也說文云抵木根也非解老曰直根
者書之所謂抵也木之所以建生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賈疏云鄭欲解抵與主有司為

一故云主有司是也江永云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有司其為公邑稍縣都做鄉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

難乎其為買矣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除賁也以祭凡除者亦以

所斂市之滯物轉賣與民也注鄭司農云除賁也者說文貝部云賁賁買也賁貨也案此經以凡除者與凡民之貨者並言除即所謂賁賁買貨即所謂賁也除者先賁物而後償直是雖賁而仍

買故許兼云賁賁買者先賁泉物而後償以泉物則是徒賁故許唯云賁也凡除從官買物而約期以付賁不得過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賁則從官借物而約期以償物得過旬日三月而有息

此其事異而所以利民則一也云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者明惟此二事得從官賁買物它小事不得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賁但除之顏

注云但空也徒也言空除與之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有司其

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賁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立謂以國服為

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疏凡民之貨者與其有

以市之征布及所斂市之滯物貸民以治產業也左文十四年傳云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

衆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彼貸公財者公有司主之疑即此泉府之屬賈疏云貸者即今

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辨而授之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為之息者息即小宰注

所謂貸子管子輕重丁篇云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史記孟

嘗君傳云使人出錢於薛除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云息猶利也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賈疏云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

此貨者即謂貸前所收市中不售之物故須別物定置也辨即所謂別其物與司市賈師辨物義同江永云辨者辨其人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為游惰是可貸者也否則貨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貸泉非貸幣於民用之物案江謂貸專為貸泉亦得通後注云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則鄭亦謂兼貸泉矣但經云辨而授之固當辨其人然亦當泉府與其有司辨所貸泉物多寡以定出息之數慮償者或有抵冒也鄭江二義相兼乃備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者廣雅釋詁云貸借也說文貝部云貸施也貳從人求物也依許說則從人未段字當作貳以物段予人字當作貸二字小異經與多通用廣韻二十五德云貳謂從官借本賈也義本此注字正作貳先鄭謂民欲行賈而無本則從官借泉為本以賈也金榜云先鄭說是也泉府市官皆抽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敘市之滯貨同義二者職云掌粟野之槲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昏頰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合出息為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槲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昏頰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合出息為其無所取贏民也蓋二鄭說不同而謂從官貸則一漢志王莽法亦同此民對有司為文金釋甚瑋知非民間自相稱賈者民自貸一泉物其事猥細不必泉府與有司辨而授之也云故有息使民弗利者貸泉行賈與上供喪祭異法當內息使民勿專以此為利也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者先鄭蓋釋國服與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義同必以所出為息者取其易得且官不失利也云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者謂以諸物償還所貸泉之外更入其贏為息也云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者爾雅釋詁云服事也於國服事即九職農圃等事稅云服者若書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賈疏云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為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為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已下是也金榜云後鄭說是也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為差是謂以國服為之息云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券出息五百者賈疏云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券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券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泉券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廩者略舉以言之也金榜云

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案金說是也後鄭據載師稅法等衰釋此經國服義自不
可易但又牽傳受田為釋則非也儻如其說則同此稱責出息而旬稍縣都之民必重於郊里遠
郊之民亦必重於近郊果何說乎且國宅無征則貸泉亦當無息更不可通矣蓋貸息輕重不能
一率自當隨民間所便但其等衰約區五等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
五以此為限明不得逾溢耳與分地差征之法固絕不相蒙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
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漢食貨志云王莽時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即其事也又王莽傳云令市官收賤賣貴除貸子民收息百月三以亦參
用此經賒貸之法而責息則增二倍非古法也賈疏云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
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後科唯據所贏多少假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為市征受藏受
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疏**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為市征受藏受

之賦用取具焉義同賈疏云言事謂有司為國家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
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金榜云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
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云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者此正市布之歲會亦市
官之官成也王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
質於天子彼注以市為司市案此經司市無會計之文唯此職有歲終出入之會疑此官為司市
之屬此歲會即上於司市以從司會而質於王者與賈疏云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塵人斂
取紬布已下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納入也者公羊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辭也說文
口部云內入也納內之借字凡此經通例內外字作內出內字則借納為之詳鍾師疏云入餘於
職幣者以鐵幣掌式法以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是掌幣餘之官故知入其餘即入
於彼也賈疏云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職幣別出與人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為鑿**疏**以啓門昏則授鑿以閉門也墨子號令

簡云昏諸門亭皆閉之晨見掌文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亂復上籥此即授管鍵啓閉門之法買疏云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以閉門國門則王城十二門者也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

者段玉裁以讀爲爲讀如之謂近是鍵者鍵之借字古書鍵字常見而先鄭以蹇擬其音者杜鄭注例習見之字亦閒有發讀也賈疏謂讀爲蹇取蹇澀之意則緣誤本爲說認云管謂籥也者月

令孟冬脩鍵閉慎管籥注云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鑲內以搏取其鍵也又檀弓疏云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案鄭孔以月令鍵閉爲二物管籥爲一

物左傳三十三年傳秦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注亦釋管爲籥鬼谷子內鍵籥云以變求內者若管取鍵與鍵通是管所以取鍵出之而管非即鍵檀弓注云管鍵也又以管鍵爲

一者蓋鑲匙入牝以開鑲須人牝以閉其物雖異以同是杜之類故名亦得通若對文則異此及月令是也云鍵謂牝者月令注云鍵牝閉牝也孔疏云凡鑲器入者謂之牝受者謂之牝若禽

獸牝牡然而何膚云鍵是門扇之後須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牡亡謂失其鑲須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

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案依孔說則鍵即今銅鐵鎖之須依何說則鍵爲木鎖即今之門槩其字正作鍵說交木部云鍵咥門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鍵不可以閉藏顏氏家訓

引月令章句云鍵關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關關下杜也此關與鍵爲一物與古書凡言籥爲管者不同方言云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鍵自關而

西謂之鑰此鑰鍵亦關鍵之段字非謂鎖也金鎖與木鎖器異而其用以開閉則同此經注所云則皆金鎖與月令同也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疏幾出入不物者者

正及司關疏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稽注同賈疏云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視異言閤人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

鄭以不物衣服之等解之云正讀爲征者正征聲類同詳小宰疏鄭知此正當爲征者以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門關職事略同明此正即征字與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

之義不相涉也云征稅也者大司徒注同賈疏云下文云國凶札無闕門之征而遺人以門闕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

征稅故讀從征稅之字也江永云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闕之征而遺人以門闕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

門闕皆有征明矣文十一年左傳宋公以門賞訖班使食其征謂之司門所云飾之禁在商者十有

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謂於法不合販鬻則商所不資操者即司門所云飾之禁在商者十有

二是也云舉之沒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老財所謂門闕之委積也死政之疏注云財

入官者司市注同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老財所謂門闕之委積也死政之疏注云財

關之委積也者據遺人文彼注云門闕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贏廩也云死政之老死國事

者之父母也者明與外妻酒正稿人諸職鑿者老兼養國老庶老者異也死國事謂凡勤勞王事

而死者月令云立冬之日天子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鄭彼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

若公叔禹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管子入國篇云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

資於上而祠之據此則凡勤勞上事而死者並得為死事鄭月令注惟云死戰事者舉其重者言

之耳老鄭謂其父母吳子廩士篇云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願炎武云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是也案顧說是也此死政之老或兼

養之然則大謂之性凡不繫於滌者亦於門變之與散祭祀同也注云監門門徒者毛詩小雅
節南山傳云監視也孟子萬章篇抱關擊柝趙注云監門之職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抱關

擊柝揚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案史記信陵君傳云魏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又云盧乃
夷門抱關者也是抱關即監門荀子重舉之楊涼遂分為二非是凡門徒主守視國門故謂之監

每門從官司門竹徒四十人又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疏凡歲時之門者賈疏云若
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

之事案賈引左傳大水用牲於門即豐人祭門用瓢齋是也此外尚有祭法王立七祀三曰國門
是門之正祭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據鄭彼注為攘四方之神非祭國門月令孟冬又有

大司祠于公社及門閭彼蓋秦法非周制也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者餘與大宰幣餘之賦
戰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義同謂祭門有餘財則此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告於王而止

官受而餘之猶司書云受其幣泉府云納其餘也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告於王而止
客以疏引蒼頡篇云詣至也蓋造訓為詣詣則有所至故造亦訓至矣云告告於王而止客以

俟逆者賈疏云謂四方諸侯來朝親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
遣人往迎故云止客以俟逆也詒讓案止客者止客於館以待也凡門皆有容館與郊國同必止

客俟逆者恐倉卒逆者不至於禮有闕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門尹除
門草注云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此經不言除門者亦文不具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
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

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疏出入之是國貨之節即司市之璽節也凡商之貨本出於市自內出
門參相聯以檢猾商疏出入之是國貨之節即司市之璽節也凡商之貨本出於市自內出

者齋司市之璽節由門而達關由外入者齋邦司市之璽節由關達門以至於王國之市其出
入不越國畿者亦各齋璽節達於所至鄉邑之吏此司市通王國及邦國之司市言之賈疏謂鄭

禮一册版

先從邦國司市辭之誤云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審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

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者賈疏云將送商人而執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

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勳而過其自內出者

義亦然云參相聯以檢猾商者賈述注聯作連阮元云注當本用連此改聯非案阮校是也凡經

例作詳注列作連經云聯門市者即大宰之官聯小行人注云門關者與市聯事是也彼注聯亦

當作連詳大宰疏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李注云檢猶察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稽黠惡也

賈疏云司市與關及門三處相連恐茲猾商人或以多為少或隱而不出而避稅故相連以檢括

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機關但無稅法故不言耳惠士奇云管子問篇曰市

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矣之險隘也而外財之門戶也為入之道行也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

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

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

征塵者貨賄之稅與所止也關疏司貨賄之出入者

師氏注云司猶察也謂凡民畜貨賄出入關門者皆察之賈疏云司主也主貨賄出入非經義云

掌其治禁者治謂求請辭訟禁謂刑禁黃以周云王制所謂關執禁以嚴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

云與其征塵者惠士奇云管子幼官篇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問官關市之

征也詒讓案管子所言足證關市有賦但百取一二則與此經法未必合耳注云征塵者貨賄

之稅與所止也管子所言足證關市有賦但百取一二則與此經法未必合耳注云征塵者貨賄

猶塵人之塵布注云塵布者貨賄諸物耶舍之稅是也二者通為大宰九賦之關賦互詳塵人疏

江永云此征塵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塵者貨賄停閣耶舍之稅也若不停閣則無塵布案疏

江說是也賈疏謂征即稅塵即耶舍一事雙言失之云關下亦有耶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塵

疏云案上文塵人有塵布鄭云塵耶舍此關旁亦有耶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塵

也江永云關上宜無塵而亦有塵者謂貨物多暫有停閣以待有司之稽察凡貨不出於關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塵詰讓案即容舍者明關上兼有容舍不徒商賈之舍也

者舉其貨罰其人 稅者關沒其財而捷其人 **疏** 凡貨不出於關者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

稅者者辟與避同謂私從關旁它道而越關以辟征稅也云則沒其財而捷其人者司市注云

是捷即為罰也案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塵人注以彼罰為罰泉與此文同而義異者鄭以經

云罰其人不云罰財故與彼注不同也賈疏云案上憲刑之等皆是捷但舉其貨已是罰物故知

罰其人是捷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商或取貨於民間無靈節者至關關為之靈節

文疏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者明不徒有靈節兼有傳也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

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閒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靈節故因向關外則便於關取節而出

若在城內民間賚貨者司門為靈節以出之授節者期授傳與之云其有靈節亦為之傳者謂其

本由王市而出已有司市之靈節者司關仍為之傳以出之若徒有靈節而無傳仍不得行也云

傳如今移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謂符也漢書文帝紀云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

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版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釋名釋書契云過

所過下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也轉移所求執以為信也案今本釋名外正不可讀今依畢沅

校正劉云過所即此注所云移過所文書也唐六典李林甫注亦云古書帛為繡刻木為契二物

通謂之傳傳如今過所則唐時尚有過所之稱蓋凡傳必有文書即掌節注云說所齊操及所適

國凶札則無關門

之征猶幾

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魯秋傳曰札瘥天昏

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疏類無任是同司門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注鄭司農云凶謂

凶年饑荒也者饑宋本嘉靖本作飢非說文凶部云凶惡也此凶札即大司徒之大荒大札凶荒

穀不收謂之饑此凶年通謂饑荒不必如墨子三穀不收之說也云札謂疾疫死亡也者諸夫注

云札讀為緩奈札古文假借字呂忱字林乃有社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孔

疏引賈逵注同此引以登札為疾疫之義然彼札瘥對文故有大死小疫之異此札總為疾疫死

亡不別大小故文通也云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者此亦釋征為租稅也玉藻云年不

順成關梁不租凶札弛出入關門之征所以矜其災也云猶幾謂無租稅猶奇察不得令姦人出

入者姦釋文作姦即姦之俗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職異言注云禮奇察廣雅釋詁云何幾

問也幾讀奇河字並通用奇洋宮正誠儀禮通解引尚書大傳云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

旅皆說而面出於其塗者公孫丑篇文今本幾作幾行旅作旅塗作路案塗俗字當作塗趙注云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譏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

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

征馬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案孟子關幾而不征之說

王制及大戴禮記王言篇國語齊語管子小匡篇荀子王制篇說並同依後鄭王制注說則彼為

殷制故王制與公田藉而不稅之文並舉趙岐亦以孟子所云非周公之制且彼以不征為常法

不關凶札先鄭引之者明無征為恤行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害謂朝聘者也叩關猶

旅耳實則彼文與此經本不相應也

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疏凡四方之賓客故關則為之告者賈疏云故猶至也幾外賓至關尹以告行禮以節逆之

關人止容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也注讓案大尊鄭注云古者郊關皆有館焉蓋賓客至關則止於館俟關人告王遣勞而後入也注云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為大賓小賓聘者為大

客小客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聘禮使者至謁關人此經亦據云賓客關則為之告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云叩關猶謂關人也者叩敏之俗宋岳本叢本及注疏本並

作敏今從宋娶州本建本互注本嘉靖本與賈疏同與同注亦作叩疑漢時已有此字注例用今字不必與經同也說文支部云敏擊也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鄭彼注云謁告也案此謂賓至關

先告每司關下士下士來告司關上士上士為之告王關人即司關通長屬言之故稱人周書大聚篇云遺旅來至關人易資亦與禮經同說文敏訓擊本與謁異以聘禮所云事與此同故用

以況義云鄭司慶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禮以節逆之者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觀矣道蕭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矣王曰何故對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章注云秩官周常官篇名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理吏也逆迎也

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賈疏云引之者國語云關尹以告則此經司關為之告一也行理以節逆之者諺關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迎之也朝匡衷云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

侯謂之關尹疏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疏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其職掌一也

以通疏內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疏明非朝聘凡外內臣民以常事往來亦為節傳出之內之也此節謂旌節與上達貨賄用暨節具凡外內臣民至關無節者此官為之旌節

及傳出內之其有旌節者此官亦為之傳以輔之與送貨賄節異而事同也賈疏云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有內之送令則以節

傳出之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云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者貢獻謂邦國所貢獻文書謂內外文報皆尋常往來之事云環人之職所送迎通

九

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者賈疏云案秋官環人職云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節節達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邦節者珍圭牙璋琥圭琬圭也王有命則疏掌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者段玉裁云說文曰部曰日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曰守都鄙者用角曰使山邦者用虎曰土邦者用人曰澤邦者用龍曰門關者用符曰貨賄用璽曰道路用旌曰案許所據掌節小行人二職字作日蓋故書本爾詒讓案說文竹部云節竹約也符節字當作日經與皆借節為之許所據疑是故書或本用正字也賈疏云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

此王國文單書邦也江永云此經為下文諸節提綱玉角虎人龍固邦節而符璽旌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下文所云是也案江謂邦節象為下諸節為自得之但邦節自當有玉所用瑞

節珍圭之等經不言者以文已具與瑞此官與彼為官聯詳略足互相備也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珍圭也者賈疏云皆約與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徽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

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珍圭以易行以除惡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璧羨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詒讓案珍圭以下四者天子所

用之玉節也亦謂之瑞節調人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云瑞節玉節之珍圭也是也凡節並掌於掌節而玉節又象掌於典瑞經凡言瑞者不兼金竹之節言節者得兼玉節之瑞左文

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此即圭璋亦得為節之瑞證鄭以經不見王使人所用之節故補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

使者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皆云王使之瑞節也江水單子述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為信將其逆賓之命

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路為信也豈有王使諸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屢門闕哉云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敘官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王使傳命於四方慮

人亦不信又各以其節輔助之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夫王子弟於其國中公卿大

亦所以絕矯趣而昭明信也

據漢舊儀說秦以前民以金玉銀銅犀象為璽即後之璽節明此角節亦用犀也云其制未聞者賈疏云以其邦國之玉節可約以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者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

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祭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

函疏凡邦國之使節者此辨侯國使臣出竟之節也凡國使往來必有節乃得達孫子九地篇云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節符義同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者說文口部

引國並作邦義同三節蓋亦以命數為小大如玉節而形制不同云昔金也者別於後符節旌節用竹也云以英蕩輔之者蕩乾隆石經作蕩從干義也詳後嚴可均云朱申句解本蕩作蕩通典

卷五十七引作蕩馮登府云釋文但作蕩古以竹八脚字通注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使節據邦國之君使臣聘而言賈疏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

或於諸侯故並言之也江永云此即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是也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為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

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案江說非鄭義也云土平地也者賈疏云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者釋三節取

此為象之意山國澤國即管子山至數篇所謂有山處之國有汎下多水之國是也云以金為節鑄象焉者謂鑄虎人龍之象於節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者明三等之節

各鑄國所多之物以象之欲其視而可識信驗明白也云今漢有銅虎符者證三節用金為之節即銅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干注亦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與鄭義同賈疏云案太史公本

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道使者至郡國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

晏白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杜子春云蕩當為祭

謂以函器盛此節者段玉裁云說文巾部帑金幣所藏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湯漢反

布之府引申為函器吳越春秋廿壹九職即此字云或曰英蕩畫函者賈疏云其函猶是蕩但以

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法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鞏陽

衍蓋使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段玉裁云帑言英者謂畫也

不實謂之英故凡華節謂之英節風重吳魯頌朱英皆是也丁晏云詩二不重英傳謂有英節鄭

箋謂畫飾故又以英蕩為畫函續漢百官志劉注引干注云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

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惠士奇云干說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

者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詒讓案干釋蕩為竹箭者蓋

讀蕩為蕩也爾雅釋蛇云蕩竹郭注云竹別名畫為貢孔疏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寸曰蕩孫

云竹蘭節者曰蕩說文竹部云蕩大竹也陳祥道亦以蕩為竹函即本干說此以英蕩輔節下又

昭二十九年之龍輔杜注本不謂即龍節孔疏乃云謂鑄金為龍以玉門關用符節貨賄用

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

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

家徒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

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

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疏門關用符節者以下辨玉國人民通行幾內

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疏外之節也注云門關司門司關也者賈疏

云以其人之出入必由門由關而授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授故知主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

節司關亦謂之國貨之節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謂以其授節非官不可言路即送人徑吟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知旌節是鄉遂大夫

用旌節故知用旌節者是鄉遂大夫也又布憲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正

禁行夫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凡道路之事悉用旌節故秋官環人又謂之路節據鄭說殆皆受節於鄉遂大夫與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

為之節者賈疏云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城中先由門則司門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則由關司關授之節也若邦國之民來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

不由門亦云由門者因于國之民出由門故其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門為之節者賈疏云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片璽節明是王之司市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商徒從邦國來即邦國司

市為節故上司關注云貨賄高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即案其節是邦國之璽節也語讓案小行人有門關注云貨賄而無貨賄用璽節彼注云其有商者送之以符節如門關亦所以異

於畿內也依彼注及司關注義是凡商自侯國入王畿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符節以達之蓋邦國通貨賄雖同用符節然亦國往來及從己國至它侯國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符節以達之蓋邦國通貨賄雖同用符節然亦

有璽節之法式存於其國故商自侯國入王畿者仍得用璽節從王國之制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知徵令有節者見釋大夫云國有大故以旌節

輔令則達之注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不得通是徵令有節而行之事又知家徙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徙於他國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是家徙有節也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者時事

謂歲時常事賈疏云時事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者關內當都當邑當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

市或資於民家焉者明璽節容有非司市所授者即司關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是也賈疏云司市本出璽節授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

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者明有地治之官皆行

受旌節不徒鄉遂大夫也如凡徵令及家徙在公邑及都鄙則亦其吏授以旌節其小都大都之

主則自用角節不用旌節也鄉遂為溝洫法公邑采地為井田法田制不同而皆有五涂賈疏謂

公邑為溝洫法非也詳匠人疏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符信也漢制以

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黃以用云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符信也漢制以

口籍於門之年名字吻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司馬門續漢書百官志云凡居宮中者皆有

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與崔說用竹不同未知孰是鄭必舉宮中諸官詔符為之近所謂竹使符者非宮中所

縣宮門為符驗與此經門關所用略同也說文所說符則剖竹為之近所謂竹使符者非宮中所

用鄭小行人注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案鄭不以此符節為竹使符而於管節乃援彼為況

蓋以管節亦竹所為故以竹使符況之實則符管兩節皆全竹不半分與漢竹使符咸不相似鄭

釋兩節亦並不取折竹之義也陳祥道則謂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此又隱據漢竹使符以釋

符節與鄭義異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楊注云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

竹為之制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案楊氏亦謂符節剖全竹為之陳義疑却本於彼但

荀子符節似通舉瑞節言之非必專指門關之節楊說亦恐未允也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者司

市注義同秦以前官私印得通稱璽漢因秦制璽為天子印之專稱私印稱印章不得稱璽詳司

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案李崔所言皆秦漢節之制也古玉節為圭璋金節符節為符璽節為印
 章形制不一亦不皆以竹為之惟旌節與漢節形制相近而度較短司常云析羽為旌旌節蓋即
 以竹為種又析羽綴種以為節其異於九旗者無緣旒也漢節即放古旌節為之故鄭舉以相況
 古旌節綴羽蓋亦兼有旒若漢節之有旒孔廣森云桓十六年左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
 旌舟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旒而先明急子以白旒為節所謂旌節也案孔說得之毛詩邦風二子
 乘舟以先衛壽子事云竊其節而先往孔疏亦謂以白旒為節是也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
 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者釋文云郵作調誤漢書主父假傳顏注云程也王聘珍
 云漢舊儀云秦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續漢書與服志云驛馬三十
 里置劉昭注云東晉有郵驛其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吉至州郡此
 皆郵行有程之證云以防容竊有所通也者慮送行者或容竊人法不得通者置以節遞之故
 以道里日時著為程品使逾期則不得通易以檢察也云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者法式謂玉
 角虎龍以下等差異同之式藏於掌節取國都鄙及諸官府之授節者皆依法式自為之大行人
 云十有一歲達瑞節亦齋掌節所藏之法式往至邦國齊等之也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之以傳者節為信耳 疏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傳說所齋操及所適 疏誤賈疏云此經據上經門闈節有節非有傳輔成信喻或有節無傳
 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案賈知此節謂門闈諸節者以司闈云凡所達
 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又上文虎人龍三節云以英蕩輔之則不必更以傳輔之明此節內無彼
 三節矣 注云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者遠行謂郊畿以外達於都鄙邦國必有
 節乃得出也云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者傳即文書故得說所齋操及所適
 齋操謂貨幣車馬之屬所適謂所至國地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疏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節以為信無此等文字故復以傳輔助之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疏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謂門闈及有地治之吏幾察得之也 注云國土內之者賈疏云見比長云無授無節國土內之故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終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遂人掌邦之野

郊外曰野此野

疏

注云郊外曰野者句師注同謂遠郊百里外也云此野謂

遂自遂至都通稱野也賈疏云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案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

為鄗五鄗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

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鄗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鄰司農云田野之居其

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

名者示相變有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疏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者此

縣鄙即遂之屬別與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為公邑者異賈疏云遂人以土地

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謂田在百里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即遂縣鄙已下是也云皆有地

域溝樹之者地域謂遂邑之疆界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是也溝樹

以為阻固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是也亦兼有田野之溝下文五溝是也云使各掌其

政令刑禁者賈疏云五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幸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民

而授之田野者謂四時小案比以任民授田也賈疏云稽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

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之云簡其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輦用器等下文有時器

遂大夫有稼器皆是詳玉府疏鄉師云稽其鄉器又云鄉共吉凶灋樂之器此官掌遂則亦稽遂

器也者天官叙官體國經野注云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司市注云經界也國語楚語謂制分
 界也者天官叙官體國經野注云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司市注云經界也國語楚語謂制分
 矣云鄰里鄴鄗縣遂猶股肱至於手梅毛脈蓋縣鄙疊踰若形體之分列故天官注即釋體為分
 自五家為比種至五州而為鄉猶自鄰積而成遂也大小相包六遂亦通受地七萬五千家其數
 與鄉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者以六遂在遠郊外故云田
 野之居比伍之名即謂鄰里等五五相比之名先鄭亦止謂比伍名與國中六鄉異而云異制者
 設文偶不審耳實不謂制異也賈疏乃謂先鄭以六遂之內夫一廬田百晦及上地有萊五十晦
 并下劑致吐等為制異不知廬及田萊等者與比伍之名無涉先鄭意本不如此也云立謂異其
 名者示相變耳者後鄭以先鄭云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嫌名異制亦異故更釋之明鄉遂但異
 名以示相變制實不異也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明六遂七萬五千家亦家出一人
 為六軍之副是軍制遂與鄉亦不異不徒居之比任也賈疏云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
 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田制與
 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三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
 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吐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
 案六鄉上地亦當有萊與六遂同賈說非詳後賈大司馬凡治野以下劑致吐以田里安吐
 疏又謂公邑出軍之法亦與鄉遂同其說亦非詳彼疏

以樂昏擾吐以土宜教吐稼穡以興耨利吐以時器勸吐以彊予任吐以土均平政

變民言吐異外內也吐猶猶情情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
 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鍾之屬彊予謂民
 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疏凡治野者以下八事皆治野民之
 鄭大夫讀耨為藉杜子春讀耨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疏法即遂官之官法也云以下劑致

作萌者宋本釋文出致氓則此章七吐字陸並作氓說文未部勸字注引周禮曰呂與勸利萌字又
經者作吐詩氓之蚩蚩石經亦作吐避氓為亡民也詩禮作吐自唐石經始所當更正又云吐字
器投諸台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
今周禮遂人吐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宋本周禮音義詩術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皆作氓然則
唐初周禮本作氓後改為吐實則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為氓丁晏廣雅釋詁云吐癡也古氓吐度
篇其人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說文田部吐田民也从田亡聲廣雅釋詁云吐癡也古氓吐度
民聲近通用五經文字田部吐莫鄧反又音盲張參此書作於大庠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
有吐字矣周頌侯強侯以箋引周禮以強予在民與吐古通用詒讓案此經之吐為野民與說
文吐訓曰民正合說文民部又有氓字云民也讀若盲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
為之氓矣此與旅師新配之義亦合則吐氓二字並可通但據宋本釋文則此經注諸配字並當
作氓今本作吐自是後人所改若說文引作萌則是假借字疑漢時自有此別本鄭注之本未必
與前同也云以田里安配者賈疏云田則為百晦之田里則王晦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配也
云以土宜教吐稼穡者大司徒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又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
其種以教稼穡禮疏凡草人所掌是也云以灋子任配者者灋釋文作罷宋建隆本同並誤民有
餘力以治田謂之強予亦在民之餘法也云以土均平政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
制天下之地征此官掌六遂以外之地征亦以土均之灋平之注云變民言配異外戶也配
猶情情無知貌也者吐亦當作氓釋文云情本又作憊賈疏云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
民才言配此變戶言配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只也吐者情情皆無知之况也
案賈本亦作情吐氓情一聲之轉說文讀氓若盲蓋亦以聲氣義賈字大政下篇亦云民之為言
噴也萌之為言盲也賈子以盲詰萌與許以盲誑氓正同此注情當從陸氏載別本作憊為正說
文心部云情不明也爾雅釋訓云憊憊洄洄情也彼釋文亦云憊字或作憊鄭以憊釋氓而訓為
無知貌與該文爾雅訓義及廣雅吐癡賈子萌盲之語並通又案民為兆民四民之通名配氓字

通並為田野農民之專稱故說文訓阡為田民田必在野故國策秦策高注云野民曰氓孟子滕

外蒼云邊人曰阡墨子尚賢上篇云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四鄙即邊邑在甸外者也又古制凡

旅師並氓民錯出旅師云以質劑致民即此經以下劑致氓也毛詩衛風氓傳及說文亦以民訓

之義會聚則可會計故又引申為會計之會也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賈疏云即此下文會聚

一廬以下是也云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即小司徒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下地為率減於六鄉也賈疏云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為正卒已下皆為羨卒此六鄉之中心家一

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案惠說是也劑即徒役之凡要以所任之多

與大司徒致萬民小司徒致民義同彼致民先鄭注訓為徵召會聚是也下劑致氓謂依下等役

勸義同謂勸成其昏姻使之相愛樂也云如媒氏會男女者媒氏職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遂官亦

昏姻相樂則民和順故云擾民賈疏謂順民意失之云時器鑄作未和錢鍾之屬者詩周頌大工

又謂之稼器考工記段氏為鐘器亦即此也云強子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徐夫然者詩周頌

民今時備貸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疏云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

能佐助他事者也案據注及詩箋疏說蓋謂凡民一夫受百畝之田其強有餘力者則不以百畝

為限當於百畝之外復予之田若餘夫受田之比也若然則授田有逾常制於經亦別無可徵未
知培否竊疑予當為治田之人有餘力官勸其相佐助而耕者馬瑞辰謂此疆予即遂師之巡

其稼穡而移用其民其說近是馬氏又謂此予亦即詩之侯以予以古通用予即謂備賃也莊有

可說同此與鄭釋詩禮義並不同而亦可通者然疆謂農民自相助予殆即用予即謂備賃也莊有

語晉語所謂隸農者或亦任民之一端與又案詩箋宋本疆作強疑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強詳

草人疏云政讀為征者詳小宰疏云土均掌均平其稅者土均云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

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案六遂及公邑之稅均人均之邦國都鄙

之稅土均均之但均人與土均官異而用大司徒均之法故鄭通言之非謂土均均之邦國都鄙

送也云鄭大夫讀勸為藉杜子春讀勸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者里宰云以歲時合耦于勸司

農子春注義與此同孟子滕文公篇云助者藉也案大夫子春並據里宰合耦為說勸藉助聲義

並相近而勸助得聲於義尤切故杜讀為助後鄭亦從之也段玉裁云此可不易其字直云勸

藉也助也合於詰訓之法說文未部勸字下曰殷人七十而勸勸耕稅也從未助聲引周禮呂與

勸利萌精字下曰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勸然則藉藉一字也許君以精訓勸勝於杜鄭之易字

許先再商人七十而勸釋之曰藉稅也魯此發明孟子之義孟子言稅法也後引周禮者周禮之

與勸不言稅但謂民人自相借力以助故書曰以治田與民自相借以耦耕事異而義同也謂起民人令相

大夫說同故引此文為證官借民力以治田與民自相借以耦耕事異而義同也謂起民人令相

佐助亦杜說里宰注可證賈以為後鄭說與釋勸言云與起也又小爾雅廣詁云助佐也故杜
釋為起民人相佐助也江永云此即後鄭說與釋勸言云與起也又小爾雅廣詁云助佐也故杜
也若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以治稼穡越其耕耨此當在農時器勸之惠散其利至秋而斂之者
斂之粟歷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與室如器勸之惠散其利至秋而斂之者
稱之息至秋而斂僅足以償會乘時而又舍置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比戶如此哉故令
野有勸粟之法豫為之儲旅師聚之又穀屋粟閒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頌而秋斂并不令其出
息於是農人無半歲之儲田功無虛廢之患而餘是旅師春頌出粟以散利之此大有利於田賦之
事故此職釋言以與勸利肥在時器勸之先正是旅師春頌出粟以散利之此大有利於田賦之

足雖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得腹而乘未矣案依江說則此曠當如旅師注縣官徵聚辨其野

物曰與之義與勸利吐亦與彼職與積散利文相應於義似較長也互詳里宰旅師疏

之士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

一廛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除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

田一廛謂百晦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

一廛雖上地猶有菜皆所以備荒也毛荈疏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者此六遂

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受地之制也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言

六鄉亦為溝洫也實則三等田菜之制鄉亦當與遂同其大司徒注云鄉之法則以不易一易

再易為三等而不易之田家百晦無菜與此少異載師縣師及此注又以三等田菜為都鄙之制

非也賈疏云此據在六遂之中為野故以野言之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

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云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者沈彤云大司徒之頒田於都

鄙也而菜百晦即一易之晦數也下地田百晦而菜二百晦即再易之晦數也唯上地田百晦而菜

五十晦乃與不易之晦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徒馬之職上地食者半謂歲種二百晦

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晦

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晦者一也歲種二百晦之半三百晦之一固皆百晦也三分百

五十晦而歲種其二亦易嘗饒於不易之晦數哉抑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分百

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

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王鳴盛云載師疏鄭志荅張逸六遂之民上地家

之法百晦菜五十晦中地田百晦菜百晦下地田百晦菜二百晦相通三夫六百五十晦又三分去一

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
 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賦可得十五萬人注云萊謂休不
 耕者者縣師注義同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者戶以一夫一婦為率所謂夫家也其
 所賦之田百晦即謂之夫云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者此據漢書食貨志云農民戶
 一人已受田其家乘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釋經餘夫一人亦受此謂一家之中正夫止一人正
 夫之外若有子弟任耕種者口數羨多是為餘夫凡餘夫一人亦受此謂一家之中正夫止一人正
 夫與正夫等也後鄭亦同此義故載師注亦引漢志為釋孟子滕文公篇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不
 云亦受百晦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及後漢書劉龍傳李注引春秋井田記並云一夫一婦受田百
 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與孟子說同賈載
 師疏謂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故受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以調停孟子
 及二鄭之說今案孟子趙注云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育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受田
 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之闕也趙說較二鄭及班志為長陳祥
 道申趙說云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晦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又以百晦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
 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晦之田如
 正農夫也王鳴盛云陳解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晦萊十二晦半中地田二十五晦萊亦二十五
 晦下地田二十五晦萊五十晦也莊存與云餘夫亦如之者據餘夫應受之地而亦配以萊也若
 云別有田有慮則與正農無異何為餘夫案陳王莊三說並足申趙義方苞錫金鶚說亦同
 但餘夫之名與正夫皆起於一夫一婦凡十五以上未授室者小司徒通謂之餘子而不得為餘
 夫參校漢志及鄭何說餘夫實專據已授室之子弟言之蓋一家五口除母妻外男子止有三人
 本身已受田父老既任耕子少又未授室必子已長及有壯弟乃為餘夫漢志乘男亦不外此
 趙氏兼舉老小說殊未審又此餘夫之田當與正夫同以率輸稅趙氏據王制夫圭田無征之文
 謂餘夫與圭田皆不出征賦則非王制義尤不足據國語魯語章注又云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
 者受五十畝此蓋以二十者為餘夫與賈說同而受田之數復異亦非也又案小司徒計口授田
 之法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依漢志及先鄭趙邠卿說則無論上中下地皆家一

人受正田其餘男子任耕者悉為餘夫別受田是餘夫即在七人六人五人之內而受田則在正田之外也依何劭公說則以五口為一家蓋舉下地為率五口之外衆男乃為餘夫以是推之似上地家七口中地家六口其餘夫亦必在七口六口之外二說少異金鶚云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六人正合子弟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田詩所謂侯亞侯旅是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即餘夫也羨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案金謂餘夫即羨卒在家七人之內是也但羨卒雖不受百畝之正田而得受二十五畝之餘田蓋羨卒者別於正卒之言餘夫者亦必二十以上有室而後受餘田又必年三十受兵而家以一人為斷正夫亦然則所謂餘夫者亦必二十以上有室而後受餘田又必年三十受為戶而後得為正夫受正田可知矣若然經餘夫當有二一為二十九以下有室而未任受兵者一為家已有一人為正卒年三十以上不別為戶者二者皆當從父兄之為正卒者為戶則必在五入六人七人之內可知何說五口通父母妻子餘夫在其外亦謂子幼不得為餘夫耳若子長至二十已有室與羨卒竭作之列豈得因其在五口之內而不授以二十五畝之田乎然則何說與先鄭說亦可互通不容泥也互詳載師疏云廬居也者說文廣部云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方言云廬尻也東齊澠岱之間或曰廬毛詩魏風伐檀傳云一夫之居曰廬案先鄭所謂廬者謂夫受田百畝於中為居所謂二畝半為廬舍者也依後鄭義則六途無公田又不從廬舍二畝半之說詳匠人疏云楊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漢書揚雄傳述雄自序云揚氏漢元鼎間避仇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軒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漢書揚雄傳述雄自序云揚氏漢元鼎間避壇即廬字先鄭蓋謂此經夫一廬謂田中之居揚雄有田一廬虛謂田百畝二者雖異然亦以古制田百畝而中有廬因謂百畝之田為一廬義足相證故舉以為況也云立謂廬城邑之居者破先鄭居在田中之說知廬在城邑者即載師云以廬里任國中之地是也但此廬里不在國城之中城邑者泛指六遂之城邑言之孟子滕文公篇許行曰願受一廬而為氓蓋凡受宅者皆一廬矣互詳叙官及載師疏賈疏云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廬田百畝百畝與一廬別言之則此廬與廬人皆謂廬綿於其中則此乃是廬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為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廬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廬表稅也云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春詳載師疏云

子桑下無麻字呂飛鵬云此及載師閭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詒讓案載師注引亦無麻此疑後鄭所加引此者證塵即五畝之宅破先鄭百畝

之居之說也荀子大略篇亦云故家五畝七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與孟子義同後鄭意五畝之宅皆在城邑中孟子趙注則據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為說後鄭所不取詳

匠人疏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塵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者賈疏云經餘夫亦如之則除夫皆有田有塵是餘夫奇別更受塵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塵也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塵上地又

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李鍾倫云鄭以六鄉餘夫亦如之又無萊五十畝此法見於司徒而司徒

以六鄉故以為鄉之法何也案李說是也鄭謂此上田有萊等為甸稍縣都之通制故云饒遠縣師

注云鄉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亦以郊外之遠對鄉內之近言之然三等田萊之法鄉遂

鄉之制與大司徒經文及小司徒注義並相戾詳載師疏又案後鄭以經云亦如之案上塵

田為文故謂餘夫奇受一塵然春秋孟子漢志及先鄭何趙諸儒說並止謂餘夫受田不云受塵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君子之為弟也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廬注云田無廬也則子弟不得與

父兄同受塵明矣經云如者亦止謂田萊耳後鄭殆誤會非經義也云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

為不毛出三夫之布者亦證塵在城邑也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稅民城郭中宅不樹者

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案莽制即放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法為之 凡治野夫

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鄩之田千夫二鄩之田萬夫四縣之田

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海圖

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郡鄙遂人盡主其地

疏

凡治野者王念孫云野下原有

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余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

文不同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噶噶箋及魯頌駉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

噶噶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野外野人之田案王說是也此記六遂治溝洫以制地之制也六鄉之

制亦同惟都鄙公邑制斥田與此異云夫開有遂遂上有徑者賈疏云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

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程瑤田云遂人之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也

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舉或數之證也注云十夫二鄰之田者以下並

以家授田一夫計之明授田與制邑夫家數必相應故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上文一夫受田百晦是一夫即一家所受六遂五家為鄰二鄰為隣則有

十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是也居同邑耕同野故十夫為二鄰之田凡十夫為田千晦不成方其

長十萬步云百夫一鄰之田者百家為鄰其邑百室受田百夫故云一鄰之田凡百夫為田萬

方十萬步云千夫二鄰之田者五百家為鄰二鄰為聯則有千家論語所謂千室之邑是也千室

受田千夫故千夫為二鄰之田凡千夫為田十萬晦亦不成方其長千萬步云萬夫四縣之田者

二千五百家為縣其邑萬室受田萬夫故云四縣之田凡萬夫為田百萬晦方千萬步此並據遂

人治六遂而言若鄰之田制與遂同則十夫為二比之田百夫為一族之田千夫為二黨之田萬

夫為四州之田故詩周頌良耜云以開百室鄭箋云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開而耕入必

共族中而居百室之田即百夫故得其一洫也云遂溝洫皆所以通水於川也者即司險所謂

五溝也匠人注云遂者夫開小溝說文水部云溝水瀆廣四尺深四尺洫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又《部》云《水流洫會也方百里為《廣》二尋深二仞又川部云川貫穿通流水

也虞書曰濬《洫》《距川言深》《之水會為川也案洫即《借》字遂亦作術月令審端徑術注

云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洫字又作滅毛詩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滅傳云滅成溝也此五者散文

通謂之溝亦謂之洫左襄十年傳鄭子駟為田洫又三十一傳云田有封洫杜注云洫田畔溝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同從注云溝並為除水壅是也說語學而追此云滅溝六尺以

也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司徒注云溝洫為除水害是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兩度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為溝通水流水即小司徒注云溝洫為除水害是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兩度六尺以一尺耕伐也水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程瑤田云禹之治水也濬洫洫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為二二為三為四為五為六為七為八為九為十為十一為十二為十三為十四為十五為十六為十七為十八為十九為二十為二十一為二十二為二十三為二十四為二十五為二十六為二十七為二十八為二十九為三十為三十一為三十二為三十三為三十四為三十五為三十六為三十七為三十八為三十九為四十為四十一為四十二為四十三為四十四為四十五為四十六為四十七為四十八為四十九為五十為五十一為五十二為五十三為五十四為五十五為五十六為五十七為五十八為五十九為六十為六十一為六十二為六十三為六十四為六十五為六十六為六十七為六十八為六十九為七十為七十一為七十二為七十三為七十四為七十五為七十六為七十七為七十八為七十九為八十為八十一為八十二為八十三為八十四為八十五為八十六為八十七為八十八為八十九為九十為九十一為九十二為九十三為九十四為九十五為九十六為九十七為九十八為九十九為一百

二尋與滄正同倍於徐也為廣三尋廣於道三之一也惟徑之度無可考以次減之徑其廣四尺
 修於遂二尺與知徑非廣二尺與遂廣同者周尺一尺校今尺不及八寸二尺止一尺六寸弱於
 度太狹不足以容牛馬以吟之廣修於溝二尺例之則徑廣六尺尙未能容大車耳詳彼疏又凡鄭所云
 於衰分不誤唯車人大車徹廣疑當作八尺則吟廣六尺尙未能容大車耳詳彼疏又凡鄭所云
 容大車乘車幾軌者必容方軌並行若必適如每軌八尺之數則方軌並行不能無鑿互之患蓋
 此注及匠人說道塗之廣凡度以軌者皆主築治之地而旨至道塗兩旁既臨溝田必非陷厓斗
 絕自當留不築治之餘地以為際固故二軌之道兩車往來足相容讓但餘地之廣既不占正軌
 之度則當隨地勢為之不可豫定尺寸故注不備論耳云都之野治與環塗同可也者明此五塗
 與五溝相並而匠人野塗則為野之大於二者小異但都之野塗不過三軌此川上之路亦三軌
 與彼畧同也其郊甸之野塗則為野之廣於川路二軌賈疏云案匠人云環塗以此川上之路亦三軌
 以為都經塗鄭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塗五軌其野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彼注亦與此
 注同皆以為都之野塗與環塗同依內則云道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
 川上之路及都之野塗皆容三軌也云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之是萬也既廣長
 云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之是萬也既廣長
 百夫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
 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
 一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洫揀而言之則萬夫矣故云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
 一同者同方百里里有九夫一同有九萬夫此云萬夫有川以九乘之與一同夫里之數正相等
 但溝洫之法溝洫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深尺謂之畝以至方百里為同詞閒廣二尋深二仞
 彼井田法溝洫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深尺謂之畝以至方百里為同詞閒廣二尋深二仞
 遂從溝橫洫從滄橫九洫而川周其外焉者賈疏云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畝其畝故以南畝
 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並
 十洫則於南畔為橫滄九洫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滄耳此川與
 匠人滄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程瑤田云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

為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稱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油油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油也油之水入油滄長十倍於油而橫承十油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滄也滄十之橫貫萬夫之中以滄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滄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滄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滄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案程說是也晦制南東各視其土宜為之南晦則賦橫遂從溝橫油從會橫川從東海則賦從遂橫溝從油橫滄從川橫五涂之從橫與五溝同鄭止圖南晦者以東海與南晦從橫正相反可以類推也至萬夫有川鄭謂九滄而川周其四旁程則謂十滄而川互其一面蓋鄭意萬夫之田縱橫皆有二川夾注其外故中止容九滄若為十滄則當羨千夫之田於數不合也然如鄭說萬夫九滄則其面近川千夫十滄遂無所入之滄若以十油之水徑注於川則五溝皆由小注大由淺注深以次灌輸斷無十滄越滄而注川之理至萬夫之川一面為之已足承十滄之水若四周為川則九滄之澗而誤益甚矣又案遂人之溝油以十積數為鄉遂不井之田溝油之制匠人之溝油以八積數為鄆井田溝油之制其形體之異互詳匠人疏又案遂從在夫閒長竟一夫凡六十丈也溝橫承十遂其長十倍於遂竟十夫凡六百丈加以十遂二丈十徑四丈通六百零六丈為一溝之長油從與十溝為方積百夫長亦竟十夫六百丈加以十溝四丈十餘六丈通六百一丈為一油之長滄橫承十油其長十倍於油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油十餘其十六丈又加百遂以十滄六十道共三千二百丈又加百溝百畝共百丈通六千一百三十二丈為一川之長川竟百夫六千丈即三十里少半里也云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者此言六遂授地之法亦據王制三分去一之率通計之也鄉遂皆為不井之地故同用此法其都鄙制井田則所去不止三分之一詳小司徒載師疏云以至子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

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公邑之中為溝洫之法與鄉遂同遂入盡主之可知也案公邑亦當為井田賈依鄭說謂公邑為溝洫誤也經言以達于畿者明道路四達無阻耳非謂遂人溝洫之制達於五百里之壘地也詳匠人疏

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衛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殺師職云以疏其六畜車輦者謂四時小案

比也蓋亦以國比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者猶小司徒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者猶小司徒云以稽國

鄉略同據鄉大夫經舍征之法老幼廢疾之外尚有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屬經不具言故更以其施舍者通咳之鄉師國比之法又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遂師亦然此及小司徒並

不云可任者亦文不具也注云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為弛者小司徒注義並同凡經云施舍者注並讀為弛舍詳小宰疏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九職見大宰此即大司徒注義並

之地職是也賈疏云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遣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衛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者說文支部云攷分也頒即必之借字象胥注云作使也鄭意經作事即大

司徒之土事小司徒之地事是也農牧衛虞亦約舉九職之三與載師地職注義同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謂經云職事即是分職使民為其事職事相貫而載師則以地職與

地事分舉明是互文見義實無二事也賈疏謂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地事與貢賦相互非鄭悞也云貢九貢也者據閭師任民之貢有九亦即大司徒之地貢是也九貢

即大宰九職所出而彼職之九貢則與土均之地貢並為邦國貢與此異也云賦九賦者據大宰九賦三曰邦甸之賦即六遂及公邑所出其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甸遂亦有之是則不備九賦鄭

通言之耳云政義同賈疏云即上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是也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

之民而至以遂之大

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也遂謂師田若有功作

六遂者容甸以外公邑之役亦治之賈疏云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

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賈疏云謂令縣正己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

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沈彤云野公邑官亦包之詒讓案遂吏帥民而至亦致之於司

空與鄭師大役帥民徒事同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依司常大閱云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云軍

吏載旗致彼二經帥為軍將都為大小帥都載旌注又專舉遂大夫為釋其說實不堵依鄭注司常

帥都云六鄉六遂大夫也而大司馬云帥都載旌注又專舉遂大夫為釋其說實不堵依鄭注司常

大夫當在大司馬郊野載旌中又爵為中大夫則尤不得建大旗之旗而此云遂之大旗者蓋義

取期民以旗表事故不依遂吏建旗恒法敏官注云遂人主六遂者司徒之於六鄉也鄉師時田

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六遂為六鄉之副故起野役亦同用大旗也此與司常大司馬建旗彼爵

不同詳大司徒疏賈疏云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眾今遂人掌眾與大司徒同故

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案賈說本鄉師注義未堵詳彼疏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者小宰

注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又小司徒注云役功力之事閭胥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者小宰

徒役之事通謂之役遂師大要亦云道野役是也賈疏云以其縣正所云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

事為此事故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遂之大旗熊虎者據司常九旗

熊虎為旗案此遂之大旗蓋即熊旗之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職言令亦共之皆互文見義注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野牲即九職中養所養之

鳥獸其在遂地者則遂師共之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也賈疏云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

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共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薪炭之屬者此野

職唯據祭祀所用故知薪炭之屬與遂師云入野職于王府者為貨賄異也賈疏云此官令之委

人斂之故下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宿市疏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者此贊大小司徒也賈疏

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是亦令遺人也案賈疏大司徒注義方苞蔣載康謂脩道當令野廬氏二說

相兼乃備詳彼疏又案此野道即遺人云國野之道蓋逆駭匠人野塗五軌及甸以外公邑采邑

野塗三軌凡賓客往來所出道路此官並令脩之與上文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

野田五塗異也注云委積於廬宿市者並據遺人文

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致役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綽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

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盛之輿師以斧殺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

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

葬下棺也疏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者大喪亦謂王及后之喪知不關世子者世子喪當用

聲相似疏諸侯禮不得備六綽也云及葬帥而屬六綽者謂葬載及窆時以索舉棺亦帥遂

元云陸從劉昌宗作書與注乖當從威發本作窆今本是也段玉裁云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阮

云遂分任其役也案阮段說是也此云及窆陳役猶遂帥云及遂抱殯也劉陸本蓋涉注文而誤

六遂注云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者賈疏云以其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

災則引柩以避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案孔說是也統覈諸經注蓋紼與引同為大索以麻為之柩殯於廟時則繫於轎車以備遷舉及將葬載柩於車時亦以紼舉而載之既至壙又以紼繫於轎車舉而下窆也析言之則在廟在壙舉柩之索謂之紼在道引車之索謂之引引屬於馭車之軸紼屬於轎車其用不同故大司徒注詰引為引喪車索與此紼訓舉棺索異通言之則紼引同物故既夕及禭記並以紼引通稱先鄭大史注云引六紼曲禮注孔本亦云紼引車索是也釋喪制云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縣下壙曰紼紼持也徐徐持下之也案劉釋紼為發車使前亦即以引為紼其所云縣下壙曰紼乃正是禮注之紼紼字通故喪大記注亦云紼或為率率即紼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者禮謂舉棺載於柩車既夕禮遷祖正柩後云乃載注云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械耳是也二者一升一降並當舉棺故皆用紼詳喪祝疏云用故注云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械耳是也二者一升一降並當舉棺故皆用紼詳喪祝疏云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者賈疏云案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案檀弓孔疏引何休說與鄭賈同白虎通義崩葬篇說天子之制云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二十二人御禮儀部引作千二百人義較今本為長蓋鄭據諸侯數班據王禮之大數說雖異義並得通至呂氏春秋節喪篇云世俗之行喪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此則戰國之侈制不足以證禮也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賈疏云以其經云及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暨之鄉師以斧洩焉者鄉師云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帥御廬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洩匠師鄭言此者明三官相與為官聯非遂人所專治也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遂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者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遂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屋車屬六紼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遠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合自共為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是以大司徒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也詒讓案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注即據彼文正棺謂正柩於兩楹之間詳小司徒疏啓謂啓殯朝

謂朝祖並詳婁祝疏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者鄉師大僕注義並同聲相似者謂窆封能三字聲類並相近備舊本並作塋宋本作塋借作塋備皆謂並詳鄉師疏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

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

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野與井也可食疏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者賈疏云以遂師下大夫四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

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云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者即四時小案比之事亦當以國比之法治之與鄉師同賈疏云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輦又云老

幼貴賤瘵疾此不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為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大宰九賦章注引此職文作以徵其財征疑此稅其字任之謂授職事

皆校計民數田數而為徵令也賈疏謂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未析云作役事則

聽其治訟者唐石經作上有以字各本並無案疏述經無以字以文義校之亦不當有今從宋本賈疏云役事唐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聽其治訟也江永云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

獄訟之大者遂士聽斷之注云施讀亦弛也者大司徒注義同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職而言阮元云亦下當脫為遂大夫均注云施讀亦為弛也可證云經牧制田野與井也者經訓界與

遂人經田野義同牧即井牧詳小司徒疏賈疏云但六遂制溝洫法上文所云者是今以為制界與井也又為井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鄙兼言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法故此

鄭經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案遂人兼掌甸以外公邑公邑亦制井田也
鄭賈謂公邑用溝洫法非是詳匠人疏云可會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者即遂人上中下地三等田
萊每年各有當耕之田也江永云衍沃隰皋可食者也京陵澹鹵之類不可食案江說是也爾雅
釋地云可食者曰原郭注云可種穀給食是可食即謂可耕之地通三等田萊言之非必當年所
耕也惟磽墾不可耕者乃為不可食詳大司徒疏云財征賦稅之事者小宰注云政謂賦也字或
作征又大司徒注云征稅也賈疏云征是賦稅財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稅為正
其中亦兼有口率出泉也案此財征當通九賦九職而言賈分征屬賦稅財屬
地稅固非又以賦稅為口泉亦沿大宰九賦注之誤周法無口泉詳大宰疏

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
疏注云移用其民
使轉相助救時

急事也者移逐之段字廣雅釋詁云移轉也漢書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所謂救
時急事也農事急迫之時民力有不給者則移其力之有餘者使轉相佐助即遂人所謂以彊子
任肥與大司徒移民事異也管子山國軌篇云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
斂實冬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即經所謂時事也云四時耕耨斂艾地之宜晚早不同者
賈疏云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早不同云而有天期地
澤風雨之急者天期有寒溫地澤有枯潤風雨有緩驟皆須應時以畢事也

戒共其野牲
審亦疏凡國祭祀審其誓戒者賈疏云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
司寇泄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主審其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云共其
野牲者謂受令於遂人而取六遂以外數牧所養之牲而共之委人注說野賦云其牧則遂師以
共野牲是也注云審亦聽也者亦上文聽其治訟而言說文一部云案悉也知案詳也重文審

案文案从番鄉師注云聽謂平察之爾雅
釋詁云察審也是審聽同為平察之義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
疏注
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疏注
等口率出泉以其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詒讓案野職者六遂中九職之民貢也野賦者

九賦邦甸之賦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注謂野之工商孳婦之賦遂師以入玉府彼經注雖云野賦實據九職之貢言之與此小異凡貢賦以泉穀財物為正或不出正貢賦而以他物當之若角人

羽人掌葛所征之物以當邦賦是也鄭以正貢賦穀物當入廩人泉布當入外府泉府鳥獸草木當入膳府等不必皆入玉府故兼當貢賦之物言之凡九賦皆地稅鄭賈以為口奉出泉則失之

云中玉府之用者明野職野賦不盡共玉府此官唯選其中用者入之也賈疏云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分之衆府也若然案大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入於玉府

彼入於玉府者是式貢之餘財財之美者由大府乃入玉府此徑入玉府者非財之美不堪王玩好者也案賈說非鄭意也職賦中泉穀等自入大府此官但擇中王服御器物之用者入玉府

耳賈乃謂非財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為疏賓客則巡之美者誤矣

其委積者釋文出庀其二字云又作庀段玉裁云說文有庀無庀疑庀庀一字也如妣猶作妣案段說近是此亦贊大小司徒而與野廬氏遺人為官縣也賈疏云大司徒云野脩道委積據國外

曰野在六鄉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注云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者掌固注云巡行也廣雅釋詁云脩治也道脩即遂人之令脩野道野廬氏之脩除道路蓋野廬氏脩之此官則巡行董趣

以云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者本職後注及春官世婦大胥先鄭讀並同徐養原云當以庇為正庀俗體比則庇之省文云庀具也者小爾雅廣詁文春官世婦及大胥大司馬注並同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厝共巨籠及舂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

先所以為葬望之閒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巨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舂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盤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輶屋禮記或作榘或

作輅役謂執紼者鄭司農云抱厝下車也立謂舂者疏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者宰夫注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幄帟先者與

幕人為官聯也先謂先極行至墓象張設之云及窆抱厝者抱即衰之借字說文衣部云衰衰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抱持也賈疏云及至也謂極車至壙定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

取人名歷適而後數之也云其巨籠及登車之役者即上野役此冢巨籠登車二者為文巨籠以

籠車之器以盛土也登車即市車極路此祖廟中將行共登車以載極之役人也案賈意蓋謂共役并共

又廟中警行載極屬六引當用鄉役不當使遂官其之鄭雖謂遂出極路而此注兩者執持則自

謂共登車說載之役非在道引行之役也又巨籠似亦非遂官所共賈疏說皆未精詳後及稍人

人以帳帟先是以帳帟先者大宰也詒讓案帳帟雖幕人所掌然但主其張其奉而致之墓者仍是六遂徒役

注之事然則帥其餘司徒也者謂道野役以下諸事皆司徒使遂師為之大司徒賈謂大宰使幕人非經

庶而治其政令稍人云大喪師屬車與其役以爲葬之閒先張神坐也者幕人注云帟在極上此

別爲神坐上亦有帟也幄則在旁賈疏云謂極至曠脫載除飾極則在地未葬之閒須有凶靈

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密之承塵以爲神坐也云道野役帥以

至冢人云以爵等爲巨封之度又云及曠以度爲巨隄小宗伯注云囊謂葬穿曠也復土詳小司

徒疏賈疏云囊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曠上土反復而爲巨隄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其器

曰籠者說文竹部云籠舉土器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負籠土高注云籠受土籠也云登車極路也

者據巾車云小喪共僂路即此登車也曠極古今字互詳巾車疏難記孔疏云凡在路載極天子
云車載極車周禮謂之登車是士用登車也難記云大夫載以輜車輜車則登車也是大夫用登
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云極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登因取名焉者賈疏云謂在廟廟中
遂匠納車於階閒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即柳也四輪迫地而行即輜車以二軸而貫四輪
即許氏說文云無輻卻而載之也詒讓案登車之制既夕記注云其車之壘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

謂之麻鹿墨子備蛾傳篇有下屨車又備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云以屨鹿卷收屨鹿即鹿盧語

之轉耳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柳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闕為鹿

盧下棺以禭繞天子六粹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先鄭此注疑即讀抱為桴屨下車或即指抱引

分徐廣注歷也戰國策燕策新序雜事作屨室蓋古字通用惠士奇云屨當作秣說文秣穉疏

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綽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密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校錄遂師執紼

數之名曰抱秣借為屨歷屨皆以秣得聲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王充

謂太王宜父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為屨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合觀眾說則適秣之義明

矣孔廣森云魏書蔣濟傳云船本屨適數百里中屨適猶屨適屨密均布之謂屨者執紼人名籍

取適歷之義以為稱也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要則抱屨案孔說是也此經

周書世俘篇云誠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誠屨亦即校數俘誠之籍可與此經互證又

月令季冬命宰屨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注云歷猶次也郊

特牲云簡其車賦而屨其卒伍注云簡屨謂算具陳列之也此屨與彼屨聲義並同蓋因簡歷人

役遂稱其簿書為屨猶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即簡閱稽計士卒之簿書也云遂人主陳之者

賈疏云案上遂人云及逐陳役是也云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者賈疏云但執紼之人背碑負引而

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謂

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屨也

疏軍旅田獵平野民者即遂人云師田作野民此官帥而平之云比敘其

正其行列伍也鄭

司農云比叙為庀

正其行列伍也者大司馬中冬教大閱云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即田獵平民之事彼注亦訓

注同此比為校比之義不當為庇故後鄭不從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

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疏亦為地功

所以為疏各掌其遂之政令者賈疏云此一經與遂師職意同但互見其義耳治訟讓案以下至

功業疏鄰長皆六遂之吏與鄰吏鄉大夫至比長地治不同而職掌相等鄉吏職詳而此略

者亦以其可互推文不具也注云施讀亦為弛者亦家遂人遂師而言詳小司徒疏云功事九

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者賈疏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任之使有功者也詒

讓案大宰九職大府謂之九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

功故知功事即九職之事夫亦施焉一疏一即此官之官成官計也注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

戒禁遂大疏夫亦施焉一即此官之官成官計也注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

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者據鄉大夫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此官與

彼職事同而文異故鄭意此邑兼舍都鄙四井之邑而言公邑謂六遂以外甸稍縣置四等公邑

即載師注所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是也采邑亦即

載師之家邑小都大都之吏是也賈疏云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

不言遂之吏變云為邑則遂中可以兼公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

簡稼器脩稼政

簡猶閱也稼器耒耜其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

疏

注云簡御閱也者小宰注同云稼器未相茲其之屬者茲其宋婺州本作穀其賈疏作穀基案雜氏注亦作茲其賈本及宋本似並非是月令季冬脩耒耜具田器鄭彼注云田器鑑其之屬此脩

稼器蓋通彼耒耜田器備脩之國語魯語草注云耜茲其也說文木部云耜斫也亦謂之鉞鉞孟子公釋器云鉞鉞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鉞茲其也說文木部云耜斫也亦謂之鉞鉞孟子公

孫丑篇雖有說基不如待時趙注云鉞基田器耒耜之屬案茲鑑其基鑿字並通依月令注茲其與耒耜異趙岐說非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耜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曰徑相視也案彼上文云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亦是命田官脩稼政之事故引以為證 三

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與阡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

舉吏治有功者而 疏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者亦謂每三年正月太案大比而興遂民詳小

察勅其餘以職事 疏 司徒鄉大夫疏賈疏云三歲大比已下若鄉大夫三歲大比與賢者能者

其義同變之耳吏則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鄰長云明其有功者者此六遂之官計也大比與大計

事相因故與阡之時兼察吏也云屬其地治者地治猶大司徒云有地治者蜡氏云有地之吏

即上為邑者是也 注云與阡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者此亦變民言阡也經注阡字亦

並當作氓詳遂人疏此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遂序以興遂之賢能如鄉大夫賓與六鄉賢能之禮

王制說大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注亦謂遂大夫掌之為習禮於遂之學是也又

案六遂與六鄉治教相偃此遂大夫與阡即用鄉飲酒之禮其屬縣正如州長則縣亦當有春秋

以禮會民射於縣學鄙師如黨正則鄙亦當有國索鬼神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經唯於此職著

與阡之與者文不具也凡遂學降於鄉學一等與州黨之學同為無室之序詳州長疏賈疏云此

文不具故鄭就鄉大夫解之彼以鄉飲酒與賢能者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

府內史貳之此職亦然也云與猶舉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又因舉吏治

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者國語周語云尊貴明賢草注云明顯也此明其有功亦謂舉而顯

異之與八統達吏義同勅亦敕之借字詳六宰疏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疏 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

勅督田事是勅有戒督之義其餘謂所明之外凡無功無過者也賈疏云謂當與舉之時因舉凡治民之吏鄰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勅之以職事使之不慢也

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也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大夫家果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

疏功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六達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亦如大宰注大有功不徒與又賞之大無功不徒廢又誅之注云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云

夫家眾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賈疏云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義爾

案遂師云夫家眾寡六畜車輦此遂大夫亦云夫家眾寡以教稼穡節長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越其耕耨節據而言故以四事當此四達黃度云四達謂達之於四疆案鄭訓達為通是也

而以夫家眾寡等充四達之數則未安四達之義似當以黃說為長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合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闕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

樂生不利衣食鵠冠子道端篇云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皆此經四達之靖語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

罰之徵徵召也疏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賈疏云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也云以頒田里者亦依遂人上中下地三等之法願授之也云以分職事者荀子王

霸篇云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所謂分其職事也賈疏云即九職之功事也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者釋文趨作趣云本又作趨案陸本是也說文趨部云趨走也趨疾也趨趨

聲近經典亦多通用經例凡趨走字作趨催促字作趨與說文正同職要云趨其事字亦作趨可證賈長里宰並云趨其耕耨益皆傳寫論提稼事即耕耨謂疾督其田事而課其勤惰以為賞罰

也注云徵徵召也者司市注義同云此案比者謂案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戶比民漢制以八月案比所謂小案比也詳小司徒疏

帥而至治其政令

司農云謂轉相佐助

疏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者賈疏云言將事未至之時預徵召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

伐及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注云移執事移用其民者王安石云若送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詒讓案此與大宰九職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異而義同方

苞云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節長里宰耳案方說亦通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者亦與遂師後鄭注義同既

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疏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者此縣吏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經結上文功役之事事訖乃稽考其功多少當計會其事之可

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祭祀祭

疏

注云祭祀祭祭也者賈疏云鄙與六鄉黨同黨祭祭故知此鄙所祭祀謂祭祭也

凡

作民則掌其戒令

作民謂起役也

疏

注云作民謂起役也者賈疏云作起也鄙師在遂與六鄉黨正相等黨正云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邊治其政事與

此作民事同起役即師田行役之事也賈疏云案下節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文每云野役故知此作民亦是起役事也

以時數其眾庶

而察其媿惡而誅賞

時四

疏

以時數其眾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者媿古美字詳大司徒疏云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亦應

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注云時四時也者宮正注同蔣載康云據黨正四孟讀法聚民也詒讓案鄭意周法一歲四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護案鄭意周法一歲四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疏

此正鄙之歲會亦鄙吏之官成

官計也歲終謂夏之季多詳宰夫疏

之令以知對登其夫案此其眾寡以會其吏疏與之事

長各掌其節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疏校猶也。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者亦謂四時小案比也。云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者賈疏

數也。云謂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醴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

州同縣正部師部長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注云校猶數也者明與縣正

數眾庶義同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段借為校數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裴氏集解引如淳云校數也。又漢書嚴助傳顏注云校計也。廉人注云數猶計也是校數。若作

同訓計凡全經云校比者義並同。夏官釋文謂比校字當從手。劦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若作

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疏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者兵革猶兵甲國語齊語定三革草注云甲冑盾

也。賈疏云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注云簡器簡稼器也

者賈疏云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云兵器亦存焉者以

長為遂人之屬其在遂又與六鄉族師職導相等遂人與遂大夫共簡其兵器則知此簡器亦當兼

有兵器也。但遂人族師兵器並當分為二。鄭則謂即戎器義尚未埒耳。兵器詳玉府疏。惠士奇云

卒竭作兵器亦民間自共與大師異也。六遂副六鄉亦出軍而不出車馬兵甲詳

小司徒疏云有司遂大夫者以鄭長即遂大夫之屬明當佐彼同簡稼器等也。

凡歲時之戒

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聽之受而行之也

疏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者趨當作趣

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等事。論讓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

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彼說井田一里八十戶里正為之長

蓋與鄭長稽秩略相礙故稽女功之事亦略同也。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

聽受也。賈疏云知非聽斷之者以鄭長中士官惟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

聽而行之也云女功絲枲之事者即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之事九嬪婦功義亦同六韜農器
篇云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管子山國軌篇亦云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
干即稽女
功之事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終

平春時大率其... 禮記卷之二十九終

長各事其... 之政令以... 禮記卷之二十九終

五〇〇五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